

北川民间故事丛书系列之一

# 片口龙门阵

石开忠

北川民间故事丛书系列之一

片口龙门阵

石开忠



片口龙门阵

PIAN KOU  
LONG MEN ZHEN

政协北川羌族自治县委员会编印

政协北川羌族自治县委员会编印

# 石大爷摆片口龙门阵



## 片口龙门阵

石开忠

# 编辑委员会

主任：王 军

副主任：赵 军 王 辉 杨晓军 兰荣军

成 员：潘向东 杨东海 郭志武 陈国富 高晓芳

责任编辑：郭志武

编 辑：李承隆 安 波 杨 玻 陈国富 高晓芳

毛熙凌 蔡 凯 王培芳 朱国华 杨华武

李云川 何国良

封面供稿：邓 伟

校 对：陈国富 高晓芳

特别鸣谢：片口乡党委 片口乡政府

印 刷：绵阳橙印品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52\*1064毫米 1/16

印 张：6.75

字 数：78千字

印 数：1-1000册

版次印次：2021年12月第1版 2021年12月第1次印刷

准 印 号：北行审新出内(2021)第010号



## 作者简介

石开忠,男,羌族,现年68岁,北川羌族自治县片口乡人,非物质文化遗产高跷狮舞传承人,现任北川羌族自治县片口古羌民俗文化遗产协会会长。

石开忠在片口读完小学,就读初中时正值文革时期,停课闹革命,那时就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同北川县川剧团王官全、周正荣、张涛顺等一起下乡跳舞去宣传毛泽东思想。文革结束后下乡锻炼,多次参加县、区、乡组织的文艺演出,并自己创作编导新剧目。

1970年,石开忠参加北川县京剧样板戏培训班,在培训结束后演出“红灯记”扮演过李玉和。1979年片口恢复业余剧团,石开忠有幸得到片口老艺人的指导学唱川戏(因片口解放前就有很多“围鼓”班子,艺人很多)后逐渐能登台表演并跟老鼓师学打司鼓。后在老艺人先后去世的情况下,石开忠就继承了这项传统民间文艺活动,并把片口的业余川剧团继承下来。

1984年片口乡组建文化站,大家推举石开忠担任副站长一职。同乡文化专干杨明熙多次在节日期间组织川剧团演出,还组织传统的高跷狮舞和龙灯队,走乡串户

## 序

到各地演出,深受群众欢迎。后来代明德接替杨明熙担任文化干部,他和石开忠一起多次在羌历年期间,组织片口高跷狮舞队到北川县城参加汇演,同时也参加一些商业性演出,如:厂庆、开业等活动。

片口是茶马古道的重要中转站,羌、藏、汉等民族融合的集聚地,是古羌文化和现代文明的结合地,素有“小成都”的美誉。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悠久,石开忠早就萌发了要把家乡这些好的东西用文字记录下来,然后传承下去的想法,“5.12”特大地震后这个念头就更加强烈了,于是石开忠就开始利用大量的业余时间,走访了很多老人和很多相关人士又反复查阅了很多资料,在片口乡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和各界人士的关心下,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现已把片口的民俗文化,挖掘了312个出来,如上九会烧火龙,三月三抢童子,6月19抬狗羞灵官,祭天耍水龙等活动,每年片口当地届时开展民俗文化活动,繁荣文艺,促进旅游。

2015年,北川羌族自治县古羌民俗文化遗产协会成立,协会推选石开忠担任会长。

片口位于北川羌族自治县最北端,地接松潘、平武羌藏区。白草河纵贯全境,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冲积平坝,白草羌的大本营白草坝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块。

片口自古以来就是羌人的聚居地,包含在传说中大禹出生地禹穴沟为中心、白草河和青片河流域所构成的“百里禁地”之内。这里也是吐蕃南下的重要通道,距唐代西川节度使韦皋所筑“鸡栖老翁城”(今禹里)120里。宋明时代,白草羌人活动频繁,朝廷专门设置石泉军、石泉守备司等加以防备。明中叶以后,白草羌人多次大规模叛乱被平定,逐渐内附,片口等地成为汉藏间重要的军事缓冲区,进而发展为汉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驿站。始建于明代晚期的片口场,直至民国时代,都是北川县域内“第一大场镇”,有“小成都”之称。全国多个省份的商人都在那里开商号,经营粮食、食盐、木料、药材、茶叶、兽皮等,当然还有盛极一时的鸦片烟土。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过境北川,红三十军李先念部曾驻扎片口,留下了大量遗迹。1949年冬,国民党二十军景嘉谟率所部溃逃片口,并最终在片口投诚。此后,土改、反右、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文革”、改革开放、5.12大地震……片口一步步从蛮荒走向文明,从闭塞走向开放,从远古走向现代。

在这片为白草河所哺育的土地上,不仅生长着珙桐、大熊猫、扭角羚等珍稀动植物,盛产荞麦、土豆、老腊肉等特色食品,羌家儿女和汉藏居民们世代生息于此,形成了独特的风俗与文化,上演了一幕幕悲欢离合和爱恨情仇。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禹生石纽、大禹治水等传说,拌合着三兄弟分家、插占为业等家族掌故,烟帮土匪、袍哥大爷、地头蛇的传奇故事,以及毒药猫、蛤蟆精、吊颈鬼等鬼怪奇谈,传播于田间地头、茶馆酒肆、夏日纳凉的阶沿和冬日的火塘边,但很少有人想到将其中有特色的故事和片口羌风民俗、宗教信仰、历史文化用文字记录下来。

石开忠先生是禹羌文化的市级传承人,是土生土长的片口人,出生于一个远近闻名的铁匠世家。他的父亲一身技艺,曾是共和国首批全国劳动模范,很多人前来向他学艺或购买各种铁制器具,故石先生从小就见识了

农、工、商等各类人物,听到了许多奇闻异事。成为乡文化专员后,他就萌发了将相关内容记录下来的想法,开始有意识地积累资料。2008年地震后,有感于诸多珍贵历史资料的毁灭和熟知地方掌故的一代人渐次凋零,他加快了资料搜集整理的步伐,几经修改,为我们奉上了这本近十万字的作品,冀望为后世留下关于片口的记忆,也期望读者诸君,特别是生于斯土、长于斯土的片口后辈们由此而认识片口,热爱片口,为她在新时代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努力!

出于对晚辈的信任,两年前,石先生将书稿托付给我。拜读之后,收获良多。作为一个片口人,幼年以来所听闻的那些故事又一一浮现眼前,而且更为清楚地知道了其来龙去脉。打算搜集更多类似著作,组成一个关于乡土文化的丛书,由我所供职的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来编辑出版,可惜一直未能如愿。在北川县政协和各界热心人士的努力下,本书得以面世,使读者朋友能一睹为快。

每一个书写者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视角,对相同历史事件的记载和风俗文化的理解往往因人而异,但它们都是后世资以了解、研究相关事项的宝贵材料。希望石先生著作的出版,能让更多的片口人、北川人拿起笔来,写出自己的乡土记忆,为桑梓留下可贵的记录,也为历史留下独特的见证!

尹 赋

2020年11月20日

(尹赋,本名尹富,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片口乡人,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编审,四川大禹研究会会长。)

# 目 录

CATALOGUE

## 一、民间习俗

1、放狗撵山	02	11、刘大娘丰都寻儿记	39
2、打薷草锣鼓	03	12、养尸地	43
3、撕玉米唱山歌	04	13、“三清庙”木头搬家	46
4、抬狗羞灵官与耍水龙祭天	05	14、郑屠夫骗鬼	50
5、说春	07	15、刘氏羌人背界碑	53
6、送财神	08	16、九口吃“白草”	55
7、踩高跷舞狮子	09	17、金德贵打启伐	58
8、上九会烧龙灯	11	18、晒金坡的来历	62
9、三月三抢童子	13	19、走妖	64
10、十月初一杀羊子	14	20、端午节钻石秋洞	67
11、跳端公打莽面火	15		
12、请坛神	16		
13、立水碗	17		
14、走阴	18		
15、抬盘	19		
16、背斗	20		

## 二、民间传说

1、小合山“赖克宝”成精	22		
2、毒药猫	25		
3、张老仙遇盗路鬼	26		
4、云华山“猫猫”吃人	27		
5、戏娃子棚子鬼喊人	29		
6、筛子背挖贝母烤“羊角火”	31		
7、吕布客看到“显道神”	33		
8、芭蕉精	34		
9、袁二贡家里猪下象	36		
10、惊尸猫	38		

## 三、片口往事

1、金银号开木厂	74
2、法国神父建教堂传教	75
3、奉教人打死五品官	77
4、“萧家苑门”人吃人	78
5、片口的张开不得	79
6、赵家同杀袁二贡	81
7、官封石泉县只能石家铸铎	83
8、国民党二十军在片口投降	86
9、片口清匪反霸	88
10、“国民党特务”在片口	92

## 后记

茶马古道老片口	96
---------	----

# 一、民间习俗



## 放狗撵山



住在高山上白草羌的祖先就是以打猎为生的，世代传承，他们的后人仍然保持着这种习惯。因他们大多居住高山，离老林很近，野兽很多，所以每家人都喂了几条撵山狗，这些狗对野兽非常敏感，一旦发现野兽就自发的去撵，有的好狗可以撵几天几夜，也有的把野兽撵到给拖回来主人才知道。所以羌人对狗很爱惜，你如果到他们家去做客，一定不要打他们的狗，如果你打了他们的狗，他们马上可以跟你翻脸，他们也信奉大山有灵性，有神保佑，所以那时，“打鹿子”和“吊鹿子”（这是对猎人的一种划分，“打鹿子”是指专门用枪打猎的，“吊鹿子”是指专门安绳子套，用弩刀打野兽的）的猎人家里都供有“梅山菩萨”，出发前都要举行“祭梅山”、打保符等仪式。

有些人是把这些法术学会了的，可以“黑山”，就是作法用黑雾把山上大多道路罩起来，只留下他安了套子或弩刀的路是亮的，这样的路叫“欠”，也就是专门给野兽留下的通道，一旦猎人和撵山狗弄出响动，野物们都会往这条“欠”上跑，所以就收获很大。他们安绳子，安刀，安榨子都是很有讲究的，一般就地取材，用藤子、树条、竹子，按照力学原理在“欠”上安好，野物一来，就遭起（被射杀或落入陷阱）。他们还把深山中的一些草药采来炼成膏药抹在弩刀上，这种药含有剧毒，见血封喉的，只要野兽一挨上，必死无疑。他们使用的枪大多是狗皮炮火，枪管里装火药、铁沙子、铁弹子，枪管尾部有一个眼放点引药，用火捻子一点就响。后来进化成枪管尾部做一个有弹簧的机脑壳，一扣动扳机鸡脑壳啄下去就把纸火炮儿打燃了，引燃了枪管内的火药，里面的砂子、弹子就飞出去了。因为撵山钻老林，露水很大，为了避免引药和纸火炮儿打湿，就用一块狗皮包在鸡脑壳上，所以就叫“狗皮炮火”。

现在保护野生动物意识增强了，没有人进山打猎了。只有在野生动物毁坏庄稼比较严重时，才放猎狗出去驱赶。

## 打薅草锣鼓



白草羌定居片口后，开辟出大量的土地。因片口地区本来就地势开阔、土地肥沃，很适合玉米、土豆、荞子等农作物生长，所以他们除放狗撵山外，主要还是靠种庄稼生活。有的大户人家有几十亩甚至上百亩土地，农忙时，就互相换工赶进度，

有时一出工做活路就是几十个人，人一多了就难免有人偷奸耍滑。所以他们就想出了留三个人在后面打锣鼓的办法来提高劳动效率，一来是鼓舞大家的积极性，二来是监督那些偷懒的人，尤其是薅草薅得慢的，如出现哪里薅不走易了（速度慢、掉队了），打锣鼓的就马上跑到哪里跟你屁股后边打，直到你把“易头”抽起来，速度撵上大家为止。他们也负责检查质量，如你薅得不好，草没有薅干净，当地叫做“留花帕子”、“猫盖屎”等，他们就在那一个地方一直打，等你返工，你把工返好了，草薅干净了，他们才把锣鼓移开到别处去打。

这里所说的打薅草锣鼓，是片口地界劳动中的一种监工鼓劲的生产方式，后来人们把它搬上舞台，逐步演变成了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艺术。薅草锣鼓的敲打牌子（曲调、节拍等定格）有“扣扣”、“长行”、“荞面”、“汤汤”等种类，有的类似于川剧中的武生出场锣鼓，很好听，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这一习俗也就有所改变，到上世纪80年代后就基本上失传了。

## 撕玉米唱山歌

片口因土地质量好，很适合玉米生长，所以每年玉米收成都很好。如遇到好年成，风调雨顺，那更是不得了，玉米包包大得很，每家都要搬几十背篋，地多的要搬上几百背篋，一背篋200多斤，堆到屋头码成了小山。

但要把它从壳壳里撕出来就成问题了，地里还有很多活路要做，又不能成天呆在屋头撕，由于大家白天都是劳累一天，晚上就很困，难免不打瞌睡。为了使大家不打瞌睡影响撕玉米的速度，就专门找些会唱山歌的人来帮到撕，边撕边唱山歌，并且还要唱些怪山歌，就是内容带点儿浑的、有点黄色味儿的那种。如：“三月杨柳发嫩苔，娘骂女儿贱奴才，为娘叫你做针线，你勤走人户懒做鞋，走到走到走出怪，两个奶奶肿起来，你不给娘说开怀，青木棒棒有你挨……”又如：“一条板凳二尺七，两人坐下就很挤，东一挤，西一挤，挤个娃儿来背起……”有的山歌由几个人对唱，一问一答，非常精彩，引起大家笑声不断，这样就没有瞌睡了。另外，有些主人家还事先就在玉米堆里放些核桃、板栗子、花生、糖果，有的还放些小钱、铜元之类，让大家在撕玉米包包时还不断有额外收获，捡到就吃，但又规定不准直接到堆子里去翻找，也不能去抢旁人面前的，大家为了能遇到更多的好东西，就得加快速度撕自己面前的玉米。可见片口山区的百姓有多智慧。



## 抬狗羞灵官与耍水龙祭天

据说炎帝神农氏逝世时，一向风调雨顺的片口地界，突然遇到大旱，九九八十一天没落一滴雨，禾苗旱死，饮水困难。灾难中，人们想起原来的炎帝神农氏，都说只有祈求炎帝神农氏才有办法消灾，可是要祈求炎帝的神灵，怎样才能找到他呢？有一个人就想起了炎帝喂的那条狗还没死，他说狗鼻子灵一定能嗅出神灵在什么方位，只有让它去请炎帝神农氏的神灵来帮助大家，求老天爷降雨解除旱情。可这只狗太老了无法走动，大家就用竹椅子、竹竿扎成轿子，让炎帝的老狗坐在上面抬着，另由一群青年后生抬着村里的各种供品跟在后边，南北方位走动，老狗朝哪一个方向嚎叫时，大家就开始朝那个方向朝拜祈求炎帝，不一会儿老天爷果真下了大雨，旱情解除了，禾苗牲畜悉数得救了。之后，一旦遇到天旱，片口百姓就用这个法子来求雨。再后来，求雨便成了一种地方风俗习惯，并且逐步演变成了一种群众文化娱乐活动，一直流传至今。



片口求雨活动有不少讲究，首先要选一只可爱的狗，给它穿上小孩的衣服，戴上绣花帽，帽沿上有银质的十八罗汉，帽后沿上接一块小披风，上挂响铃，打扮成人的模样。然后把狗放在小孩子骑玩的小竹马上固定绑好，用两根竹竿穿过小竹马，做成轿子形状。再按古俗规定选一对尚未婚配的后生小伙，抬着狗开始在村中巡游。另外，找人装扮成炎帝神农氏手下的灵官跟在抬狗的队伍后边，同时，看热闹的村民们随意地跟着表演队伍行进，走水井边，到田坝里，穿过大街小巷，小狗在锣鼓声和人们的欢笑声中挣扎着、嚎叫着，正印了民间那句歇后语，“狗坐轿子——不识抬举”。

片口因地势是9条山梁子朝向中间转经楼村来，象征着九条龙抢宝，又叫九龙治水。在很早以前，六月十九观音大师从片口上空经过，见片口大水淹没，他拂尘一指，派下9条龙将大水吸干，并将9条龙留在片口，变成了9条山梁子，保佑片口平安，后人们为了纪念观音这一善举，就在每年六月十九这天扎9条龙灯来耍，让人们朝龙灯泼水：释比口里念着咒语：“老天菩萨把眼开，撒下秧苗不得栽，巴望龙王来显灵，



大风大雨一起来。”片口的老少妇幼在释比的引导下，抬狗羞灵官。灵官紧跟其后，路过村民的家门时，人们立刻象征性地对着9条龙灯用水枪扫射或舀水来泼。泼水时边跑边喊：“下雨啦，下雨啦！”以此来感化龙神雷公为百姓解救苦难，感谢观音大师大慈大悲。

这一习俗一直持续到1946年，临近解放，因时局混乱而停办，直到2016年，片口古羌民俗协会才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重新恢复了这项古老而有趣的民俗活动。

## 说 春

每年的正月初几头，有这样一批人，手拿一张上面用毛笔画着一个牧童骑在牛背上的红纸帖子，挨家挨户走，一走进家门，就把帖子给你压在神龛上，就开始见啥说啥，当然尽说好听的、吉祥祝福的话。大意是：春天到了，福也到了，祝你全家在新的一年里百做百顺，发大财等等。人们把这种人叫“春官”。他们也不是白说了的，在你堂屋头说了，你就要给拿“礼信”钱，少者三两元，多者十元，所以一天下来有的能够收入几十元，甚至上百元。这也是一种赚钱谋生的手段，大家对几元钱也无所谓，正月间，图个吉利，图个喜庆，所以大都乐意打发。



## 送财神

片口民俗，每年腊月初三开始送财神活动。这项活动需要几个人配合，第一个是“跑报的”，穿着戏台上报童的服装戴狗尾巴帽子，手拿一枝小令旗，挨家挨户跑，每跑到你家就在街沿上一站，把手中令旗舞几下，向到大门内行个礼，单脚下跪，起身又跑第二家，要不停地跑。所以有些人家小娃儿乱跑不听话，大人就骂他们是“跑报的死了投的生”。前面跑报刚走，后面财神就跟着来了。财神又分为文财神和武财神，文财神穿长袍戴丞相帽子手拿金元宝，武财神则是身穿铠甲头戴帅盔手拿马鞭，都是按戏台上的模样化了妆的。他们也是挨家挨户走，来到你家就站在堂屋头不说话（因财神是不能乱说话的）文财神捧着金元宝，武财神把鞭比起，这时你主人家就要烧香蜡钱纸迎接财神，感谢财神到家保佑来年财源滚滚，也是要给礼信钱的。等主人家把纸烧完，财神才能走下一家，有些小娃儿看到武财神那个样子，怕把娃儿吓倒，等财神一走到阶沿上，马上把礼信给他，叫他快走。因财神不能开口说话，有些和装财神的人很熟，又有玩笑开的，在他站到堂屋头时就故意整他，叫小娃儿拿棒棒去夺他的“勾子”（屁股），不管你哪门整他，他只有阴倒起，不敢开腔。



## 踩高跷舞狮子



据传说，被阎罗王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刘氏四娘，在阳间时，心计过人，暗用大斗小秤残酷盘剥庄客，致使庄客生计艰难，饿死及逃荒的无计其数。她还大开五荤，尽做些伤天害理的恶事，冤魂屈鬼纷纷到五殿鸣冤，其情激怒上帝，上帝责令阎罗王将

刘氏四娘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最底层，让她受尽地狱轮回惩罚之苦方可解恨。之前，刘氏四娘的小儿子傅萝卜被一位得道僧人带去当和尚，法名“目莲”，若干年后也得道成仙。目莲成仙以后返家探母，希望报答亲恩。可是，向上找遍九重天，往下找遍十八层地狱，都未见亲娘踪影。于是他找到阎罗要求打开铁围城让他查看，阎罗王不允。目莲愤怒，一禅杖打开铁围城，满城恶鬼全都往外挤，目莲终于与刘氏见了面。阎罗王考虑到刘氏四娘罪孽深重，不让她转世投胎变人，罚她到阳间变狗继续赎罪，后来刘氏四娘就投胎到刘员外家变了一只狗，主人为它取名“青狮”。它浑身漆黑，有花纹，形状像狮，龇牙咧嘴，模样十分凶恶，见人咬人，见畜咬畜，尤其是见到猪更不放过。

一日，目莲和尚化缘路过刘员外家，见到了青狮，认得是自己母亲变的，就找到员外说：“我不化金，不化银，单化青狮犬去奉养。”刘员外本来就对此犬伤透脑筋，巴不得有人把它弄走，当场就答应目莲。目莲用箩筐把青狮背回家好生奉养，白天同吃，夜晚同睡，为让其母开心，目莲还经常面带微笑在青狮面前跳来跳去。后来青狮犬老死，目莲又披麻戴孝送母归山，后来就隐居深山去了。

后来，人们被目莲的孝心感动，为了纪念这位孝子，有一伙人就比照青狮犬模样做了副道具，由两人扮演，又比照目莲的模样做了个面具，叫“笑和尚”，由一个人戴上“笑和尚”在青狮面前跳，模仿目莲逗母开心的情景，用这种方式来纪念目莲和

尚。后来就演变成一种娱乐活动，耍狮子，每年正腊月都要耍耍，并挨家挨户的去耍，还要到猪圈去耍，并还要买一个笑和尚壳壳挂在猪圈墙上，避免瘟神，据说刘氏四娘变成青狮犬死后就成了瘟神，她生前最喜欢咬猪，变成瘟神后就经常去猪圈看，她一到猪圈，猪就害怕，就要生病害瘟，人们就把目莲和尚的笑相挂在此，她来一看见她的儿子老远就给她一个笑脸，就满意的离开了，猪也就不会害瘟了。



后来，这项活动就成了娱乐活动，并经过艺术化处理，发展成为一门不仅是供大家取乐的群体活动，而且是具有高度欣赏价值的表演艺术了。尤其是在片口，随着一大批外地艺人的到来，不光是在地面耍狮子，还要耍高脚狮子，就是扮狮子和笑和尚的人都用三四尺高的木头做成木脚绑在腿杆上耍，表演难度非常大。尤其是扮狮子的，前面耍脑壳的，手上举着十几斤重的狮子头还要随着翻滚不停地上下左右摇晃摆动；后面耍尾巴的，要躬着身子披撑狮子皮，由于被狮皮遮住了，眼睛看不见，全凭感觉。两个人要很好地配合才能完成在地上打滚、上石梯子、溜叉子等等高难度动作。

另外，耍狮子还时兴摆阵。传说目莲为救母亲，阎罗王给他摆下一百零八阵试探他的智慧和决心，目莲一个阵一个阵地依次打开，才救出其母刘氏。所以耍狮子也兴摆阵，几乎每户人都要摆一个阵，分文阵和武阵。所以耍狮子的队伍里不光要武功好的，还要有一定文化素质的人。文阵就是主人家给出一些难度很大的猜谜语类的文字题或数学题，由笑和尚去拆阵，必须把答案给整出来才算破阵，不然你就破不了阵，过不了关，也就拿不走礼信钱；武阵就考功夫了，要求耍狮子和笑和尚的人高度配合才能完成。如：大舜耕地、美女梳头、天鹅抱蛋、海底捞月等等，都是难度很大的，有的还很危险，都是露天表演，就地取材，莫得任何保险设备。

片口的高脚狮子表演艺术历史悠久、功夫过硬、耍得好，远近闻名。近几十年来，不管是县城或其他地方有什么重大的庆典活动，都要来请片口的高脚狮子队伍。片口的高脚狮子表演技艺现在已被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上九会烧龙灯

上九会烧龙灯是片口独有的民间习俗。因片口的地势是九根山梁子向街上伸来，以转经楼为中心，每条梁子两边都有水沟，按阴阳先生说是九龙治水。每年正月初九，是上九会也就是分龙的日子，每年上九会这天都要请阴阳先生根据当地的天气、时辰来推算出当年是哪条龙管事，哪条龙管事哪一方就会风调雨顺，收成就好。人们就根据这一形式改变，扎成假龙，用篾条编成龙头、龙身、龙尾用麻布连起在上面用颜料画成龙甲，做龙皮，用火麻做胡子，把龙头龙尾用各种颜料画好，在里面点上一枝蜡，每一节用木棒撑起，人就拿到木棒舞，这就叫耍龙灯。当时一个寨子扎一拨龙灯，哪个寨子今年该扎，扎几节，龙是什么颜色，都要在上九会之前确定下来，也是有规矩的，不得乱来。一般是过了腊月二十三就开始扎龙灯，在腊月二十九必须完成，三十晚上耍龙灯的人要先到庙子里头过夜，正月初一早晨就要在庙子里头给龙开光，开了光就可以拿出来耍了，这叫出灯。出灯时要依次去拜庙，不管你是打锣鼓的还是耍龙灯的，都要进庙朝拜，请菩萨保佑，以免出事，每支耍龙灯的队伍里都有一个“掌阴教”的人，此人要懂一些法术，负责处理在耍龙灯时出现的一些不可预料的事。每支队伍都有一个打灯帖子的人走前头，给每家每户贴上灯贴，告知是某某龙灯队伍来给你家拜年，人家就好准备迎接。这样走村窜户一直要耍到正月初九上九会晚上要烧花儿。烧花儿也是个完全原始的活动。花儿是把荆竹锯成筒筒，用硝、硫磺、木炭面面 and 铁末子（用白镵铁研成的粉末）组成，再用好酒按比例兑好，装在竹筒筒里，上面用黄泥巴封口并铸紧，在竹筒下面的节巴上钻一个小眼，放一点引药，用香一点即燃，里面就会冲出五颜六色的火花，因铁末子在高熔点下马上化成水，随火药冲出来遇到冷空气，又马上凝固从空中落下来就冷了，加上有酒，花就变





为绿色。在晚上烧龙灯时，大家都拿出来放，场面很壮观，也很好看，又伤不倒人，这也是只有片口才能看到的独特的习俗和技艺。当地有这样一个习惯，如果你去年运气不好或光爱害病等，在上九会的晚上就要去耍龙灯，等花儿烧，把霉运烧掉，那你今年一定会身体健康、财运滚滚。所以上九会这天晚上自发地来耍龙灯的人很多，争着抢着去挨花儿烧。最早耍龙灯的人不能穿上衣，只穿一个火窑裤，那时的花儿里面还兑了腊肉皮子颗颗的，冲出来落在人身上会巴到巴到地烧，抠都抠不脱，但当时的羌人就是要寻找这种刺激，越是这样，去耍龙灯的人越多，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才能把晦气去掉。

这种花儿全是土法制作，只能现做现烧，不能隔夜，是其他地方做不出来的。因它里面兑有酒和火药和铁末子，有的还兑有腊肉颗颗，时间一长把火药打湿了就烧不燃，兑的花儿就要报废。当时这种活动都是靠几个有钱的大户人家支撑着，如没有一些有经济实力的人支持，是很难办成的，这也是片口的一大文化遗产。

当晚这项活动一般要持续到半夜，当然也要看今年的花儿兑的数量多少，烧花儿的越多，耍龙灯的人就越起劲，到最后把龙灯都烧成光架架了，大家还舞得很有趣。当这项活动完全结束后，耍龙灯的就将龙灯拿到原来出灯时的庙子里放起，等到正月十五晚上再把龙灯拿出来全部烧毁，等年底腊月间又重新扎，这叫“十五倒灯”。

## 三月三抢童子

三月三抢童子是只有片口才有的习俗。片口的“三清庙”建于1561年，那时起就香火旺盛。民间传说菩萨很灵验，尤其是送子观音，只要你去求胎，是有求必应，求男必定生后代，求女必定降裙钗。年长日久，名声越来越大，来求胎的人越来越多。那时正值片口“小成都”的鼎盛时期，外地人很多，这时“三清庙”的道人就想出了一个主意，用木头刻个小人，当然是儿子，在送子娘娘神位前供奉三天，并给童子开了光，给他关系好的又没有儿子的人家送去，哪知第二年这家人硬是生了个儿子，这件事就越传越神，来找道人要童子的人越来越多，但每年真正开了光的童子又只有一个，简直无法满足需要，要（乞讨）不到就抢，所以“抢童子”这项活动就出现了。道人们因势利导，在农历三月三送子观音的生日举办庙会时把“抢童子”作为庙会的一项具体活动来办，这就更加吸引了很多外地人来片口抢童子了。据说当时还有成都、新都、金堂、中坝等地的有钱人专门请起一帮人来帮到抢。仪式开始时，由庙子里的人向送子观音菩萨前烧钱化纸，顶礼膜拜，然后把用红布包好的“童子”用香盘端出来，在菩萨面前开光。一般做有三至四个“童子”，但其中只有一个被开光。然后在庙内背向大家反手把童子一把甩出去，这时殿内外抢童子的人已站满了，个个摩拳擦掌，就等你把童子甩出来，一见甩出来了，大家马上摞上去抢。你如果人少了，就是抢到了，你也拿不出门，也要叫别人给抢走，据说当时那个场面简直无法控制，他们从殿外抢到山门，又从山门抢到猪市河坝，把山门外的庄稼踩得一塌糊涂，还出现过流血事件，把人踩伤了，在抢到高潮时，不管你从庙内甩一个什么出来都有人去抢一番，真正抢到了的，要拿人护送才走得出口。

后来抢童子这项活动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民俗文化活动。



## 十月初一杀羊子

每年的农历十月初一，是羌族人过年的日子，到那天几乎每户人都要准备杀一只羊子来庆祝羌年。片口的白草羌也不例外，他们也遵循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传统，但他们杀羊子的方法却有不同。



一是杀“跑跑羊”。就是把羊子由杀羊的人骑着让它跑，跑一段时间后，羊子全身的血管都已膨胀了，就突然一刀从羊子的“耳门”（羊子的耳朵旁边）杀进去，马上把刀抽出来，让羊子继续跑，这样羊子身上的血就从刀口处大量往外喷，有的要喷几尺高，直到羊子把血喷完了才倒地死去。

二是杀“吊吊羊”。先把羊子的两只后脚用麻绳绑起，找一棵树子，最好是树杈比较粗的那种，把绳子甩上去，这一头由人突然一拉，就把羊子吊起来了，这时羊子就拼命挣扎，等羊子板不动了，再去颈项上一刀把它杀死，用盒子把羊血也接到吃，

这两种方法都是让羊充分地活动，让身上的血液流速加快，杀了后血是全部流出来的，羊肉就非常白漂、好吃。



三是“大抹”。就是由几个人把羊子的四只腿杆逮住，按在地上从颈项上横起一刀，这叫“大抹”，几乎把羊子脑壳都全部割下来，羊子很快就死了，但羊身上的血没有流出来，肉是红的。然后把杀了的羊子用开水汤过后去毛或

直接剥皮，羊皮可用来缝“皮褂子”穿，剥了皮后砍成坨坨用毛边锅煮，也有烤全羊的，因烤全羊要有一定的设备才行，很受地理和其他条件限制，除重大节日外，一般都是煮着吃。煮好后，一家人或请一些亲戚家们在一起边喝酒吃羊肉，边唱歌跳舞，欢庆到半夜。

## 跳端公与打莽面火

羌人相信万物有灵，遇事请神灵保佑，这就出现了专门从事祭祀活动的神汉，人们称这种人叫“端公”。他们身穿羊皮褂褂，头戴花帽，脚穿草鞋，手拿羊皮鼓，作法事时，一边敲鼓一边唱，一边跳，为死人祈福，为活人消灾。后来好多羌族沙朗的动作都是沿袭跳端公来的。

跳端公的名目很多，有保全家人平安的，有为惩治儿女忤逆不孝的，也有为死者超度的，所跳的内容也就不同，根据你请他来做哪一种法事来选定种类。有些端公道行功夫很深，在做法事时可以表演“穿铤”、“舔锅铲”、“抓油锅”、“吃蜡”、“闯刀山”等硬功夫。“穿铤”就是用木炭把铁铤烧红当鞋子，端公用赤脚去穿着走。“舔锅铲”就是把锅铲子烧红，端公用舌头去舔。“抓油锅”就是用大铁锅把清油烧得滚开，端公把手伸到锅里去抓。“吃蜡”就是把一把小蜡棍点燃喂到嘴里去吃。“闯刀关”一般是为小娃儿祈福的，小娃儿多病不好引（养），就要请端公来做这种法事。找几把长砍刀，刀口一律向上排成一排，每把刀两头由两个人撑到免得刀面晃动，端公把娃儿用带子绑到背上，赤脚背起娃儿从五把或七把刀上踩过去，踩过去后，脚完好无损。总之跳端公内容五花八门。

过去跳端公还流传着一种习俗叫做“打莽面火”。当哪家人生病或出现不吉利的事，就要请端公来跳神。他们把病人叫到堂屋里抽把椅子坐在中间，也有让病情严重的病人就躺在床上的，端公就围到病人跳，并在烧香蜡钱纸时，抓一把莽面顺着蜡上的火势撒出去。因为莽面很干燥很细，一撒出去经过熊熊燃烧的香蜡钱纸上空马上就会着火，并形成长长的火舌或蘑菇状的火球、火晕，出现在病人头上，为病人去邪消灾。有的还要在每个角落都撒，把鬼邪彻底赶出去。

跳端公与打莽面火的民间习俗一直流传至今。



## 请坛神

山神在上界是小神，不能位列仙班，所以羌人就用燃烧香蜡钱纸的方式把山神请入坛中，供在家里。后来演变成用一个土陶烧的坛子，请巫婆神汉把你这家的坛神的来历，信奉什么，在哪个时候请(这个时候就是坛神的生日)等内容用黄裱纸



写好，用鸡血点了，装在坛中，把坛子放在阶沿上或家里比较僻静的地方。因坛神很小气，一不小心碰到触犯了他，他就要找到你，要你生病。如要搬家，一定要同时把坛神请到新居去。每年坛神的生日都要庆祝，如他把你家人找到了，也要请端公来跳，给坛神通白，请他原谅，这种法事就叫“请坛神”。

请坛神时，端公是化了妆的，样子很可笑，手里拿一个吹胀了的“猪尿泡”边跳边唱，并用手中的“猪尿泡”见人就打。当地因此有句俗语叫“猪尿泡打人，骚气难



闻”，那意思是你说些不关痛痒的话让人很不舒服。特别是对女的，见了就打，并说很多怪话。请坛时不分男女老少都可以乱说，端公说得越怪越好，目的是让大家感到喜庆、闹热，坛神也会因此高兴，一高兴也就原谅冒犯他的人。

由于过去封建礼教的影响，女人家大多怕羞，为避免端公骚扰，一般都很少有人去观看请坛神活动，所以片口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男不赶三遭，女不看请坛神。”

## 立水碗

立水筷子也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习俗，片口地界现在都还盛行。羌人信奉神灵，凡事都要往神怪方面去猜想。这里说的是，家中有人病了，长期吃药不好，或家里无缘无故出些祸事，就以为是神、鬼在作怪，是什么找到了，但又弄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找到了，于是就由长辈或请人在自己家中用一个大碗舀一碗水，用三根竹筷子并拢立在碗中间。不断往筷子上头浇水，口中不断说神、鬼或哪位死人的名字，直到三根筷子立在碗中不倒为止。当说到是哪个鬼神或死人名字时筷子立稳了，那就断定是被这个鬼或神找到了。就要马上去给他烧香蜡钱纸和敬酒献刀头，并把当时立水筷子所许愿承诺的东西烧给他，请他们保佑，请他们谅解。据说还很灵验，一般等烧香还愿后病人就好了。



## 走阴

走阴也是一个很久远流传下来的习俗。据说当年唐太宗梦游地府时，路过枉死城，看到枉死城中有很多被冤枉死了的人在那里受罪，但又得不到超生，因他们的尸体早已腐烂了，又回不到阳间来申冤，日长月久，就变成了游魂，四处飘荡。唐太宗醒来后，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就叫民间的巫婆神汉到阴间去查这一类人到底有多少。巫婆神汉很是为难，自己是一个大活人又怎能到阴间去？但不去又是圣命难违。大家只好聚到一起商量，最后决定让自己的魂魄去查，于是就在家里摆设香案，请四方神灵保佑，阳身睡在床上，让灵魂出窍走到阴间查案，然后把在阴间所看到的情况传回阳身，让自己用嘴巴说出来，以此交差，回报皇上。后来流传到民间，人们就把这种方式叫做“走阴”。

当然片口也不例外，也就继承了这种习俗。如哪家人死了，主要是父母及长辈，活着的人心里怀念他们，想弄清楚他们在地狱在干什么，受什么罪，活着的人能否帮他们减轻一些罪孽，也有长辈为儿女和小辈的。于是就请当地的巫婆或神汉到自己家里来，通过走阴帮助察看一下自己的亲人在干啥。巫婆神汉都是先烧香蜡钱纸作法，四方通白好了，自己就睡到床上去，不一会儿就开始杠神：双眼紧闭，手脚冰凉，如同死人般，只有心跳了。紧接着就开始用你长辈的口吻说他们在阴间干啥，受什么罪，并叫你们（儿女）要多做好事、善事，才能为他们减轻罪孽等等。

关于这一习俗，虽然对于教育子女、惩恶扬善有些好处，但从科学角度理解，这类装神弄鬼、愚弄百姓的迷信活动应当坚决禁止。



## 抬盘

抬盘这种习俗带着很大的神秘色彩，有些无法解释的现象。主要是你家里如有人失踪或不明不白死去，用其他的办法无法找到，弄不清楚死因，就要请道士来主持“抬盘”。

这项活动一般是由五个人组成，两个机手，一个写玉字簿的，一个唱盘的，再就是一道行很深的主持人。活动开始前，由道士事先准备一张比酒席上用的略小些的掌盘，里面装上细河沙，用桃树条圈成一个圈圈，圈圈的下方留一个突出的结巴，削成笔尖。然后在现场临时找两个人来作机手，就是把桃树条圈圈抬住，让结巴上的笔尖刚好挨到沙盘上的沙子。另一个人站到沙盘边，眼睛盯到沙盘上，当沙盘上出现文字（画痕）时，他就开始读，这就叫“唱盘”。这个唱盘的人是道士带来的。另一人就手拿一支毛笔和一本簿子坐在旁边，当唱盘的每读出一句，他就写下一句，这就叫写“玉字簿”。道士把法一作起来时，两个机手拉着的桃木圈就开始在沙盘上来回不停地划。这个时候两个机手神智都很清醒，但是根本无法控制手，想停住就是停不下来。道士看神祭得差不多了时，就喊开始，沙盘上就由桃木圈开始写字了，写出来的内容就是主人家要问的事。当沙盘上出现要问的在遭受不白之冤，或被人谋害死了时，唱盘的人也会沉浸在悲痛之中，声泪俱下地读出来的语句把在场的人都会感动得哭了。结束时，“玉字簿”已完整地记录了整个内容，就由道士按上面的内容去帮助死者还愿或办他生前未办完的事，替他烧钱化纸，消灾免罪，以求得活人安心。

此项活动从开始到结束都很神秘，所以有些不信邪扯怪筋的年轻人，他们就不相信，就要去当机手，看是不是真的在写字，但当他们去当了机手后都心服口服。说当时只要道士先生把法作起了，根本就由不得你，你想把手中用来写字的桃木圈拉倒不让划，但根本拉不住，它硬是要在沙盘上写出字来，后来抬盘时，有好多人都愿意当机手，因当地流传这样一个说法：“十个机手，九个短命。”



## 背斗

背斗也是一项民间习俗活动,多半在庙子里进行。是端公主持的,用一个一般作计量的木斗,里面装满苦荞壳子,放在庙子正殿中央,这项活动主要是惩罚忤逆不孝的人和惯用大斗进小秤出欺行霸市的人,事先端公带了一个神汉在那里站着,并开始烧香蜡钱纸,也要先通白,把各位神灵都通知到,就开始作法。端公又唱又跳,当然要惩罚的人也在场,但他并不知道要惩罚他,当端公把神杠起来了时,这个人也就不由自主地开始乱跳,并跑去抓住斗将它反手背在背上。这时端公带来的这个神汉也就去反手抓住斗,两人背靠着斗,就开始跳。端公就开始数落此人的罪行,教化他要改邪归正等等。这个时候此人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根本不晓得累,不停地跳,越跳越凶,但斗内的荞壳子不会洒出来,直到活动结束,端公叫他停,他才停得下来。但一停下来后,此人就耙软完了,据说要蔫好多天。所以当时如有儿女对父母不孝敬的,就在不知不觉中把他弄去背斗,以此来惩罚他。但这项活动也在一九三几年就失传了。

以上就是片口有史以来的各项主要民间习俗,有的早已失传,有的流传至今。片口人,尤其是白草羌人,世代遵循着他们优秀的传统习俗,也维持着他们的民族禁忌,如:“活人的妻,死人的墓,女娃子的奶奶,坟山上的树。这些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就这样在这块土地上世代繁衍生息,和其他民族和睦相处至今。



## 二、民间传说



## 小合山“癞疙宝”成精

片口街后边有一座山叫小合山，海拔3000多米，山上全是野杉树和高山植物。上面有大小几十个海子（就是那种高山湖泊是卡斯特地质结构），大的有一亩多地宽，小的只有大锅那样大，水深无比，常年不浑。不管你冬天去夏天去水都是绿色的，非常清澈。那里面生长很多“癞疙宝”。大的有斗筐大，小的只有酒杯大，无计其数。人们从那里经过，都不敢大声说话，更不敢大声呼喊，只要一喊，哪怕是红火大太阳天，马上就会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有时还要下“雪弹子”（即冰雹），使你根本无处躲藏，狂风暴雨简直要把人憋死，所以人们从那里经过都不敢出声。



传说在民国初年的某一天，山脚下有一位姓刘的老汉牵着牛到山上去放，由于山上水草茂盛，牛吃得很饱，加上太阳温和，刘老汉就坐在草地上打瞌睡，等他一觉醒来，牛却不见了。他找遍了周围团转，都无踪影，后回到家里把家里人都叫出去找。几天几宿找遍了山上各个地方，甚至连山那边的“鹿角顶”、“三堆灰”都去找了，但仍无踪影。后来又出现了好几件类似的事情，人们都大惑不解，不知是什么原因。第二年又有几个人在海子边神秘失踪，人们都十分惊慌，于是上报当地保甲长，要求他们要保护地方平安。于是保长就在本保内排选了十几名壮士上山去查看，但仍无一点收获。当他们靠近海子边，就会狂风大作暴雨倾盆，连眼睛都睁不起。壮士们狼狈的逃回家里和保长汇报了实情，保长也觉得十分棘手，考虑再三，也想不出什么良策，最后决定派人悄悄潜伏到海子边去弄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怪。当潜伏的人到了海子边上，看见仍是海子内水清澈透明，风平浪静，他于是决定住在海子边长期观察，看能否看到点什么。第一天过去了，没有什么发现，第二天也没有什么，到了第三天晚上大约在12点钟左右，他被一道白光照醒，睁眼一看，海子边上竟然坐着

一个白胡子老汉儿，手里拿着一个类似小镜子大小的圆球，在和对面“尖尖山”上斗光，这道白光是从那人手中的圆球中发出来的，他当时惊呆了，这深山老林里哪来的白胡子老汉儿，莫非遇到了神仙？于是他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动不动的藏在那里看。只见对面山上也有一道白光射过来，两道光在空中相遇，并持续了十来分钟，对面山上的白光抵不住了，光线渐渐弱了，最后熄灭，但小合山上的白光仍然很强。当此人正在惊叹时，白光却也渐渐变弱了，这时只见白胡子老汉儿把圆球往嘴里一放，身子一缩就出现了一只斗筐大的“癞疙宝”，一个跟斗跳进海子里去了。此人更是惊呆了，心想莫非是海子里的“癞疙宝”成精，白胡子老汉儿就是“癞疙宝”变的，之前丢失的牛和人都是被这“癞疙宝”吃了？他越想越怕，就悄悄起程连夜跑回家里。

第二天天一亮，这人就急忙去保长家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保长，保长也是大吃一惊，如真是这“癞疙宝”成了精，那小合山岂不是今后无人敢去了，当地百姓岂不是要遭灾了？他决定再派人上山去看，一来弄清楚是不是真是癞疙宝成了精，二来摸清楚海子的其它情况，以便想出解决的方法。于是决定这次派两个人去，当然前次去过的那人必须去，另外再在保内挑选了一个胆大心细的壮年人一道前往。他们上山后仍潜伏在上次那个位子观看，第二天天气晴朗，红火大太阳，万里无云，正值中午时间，突然听到一声枪响，海子边马上就狂风大作，只见海子内波涛翻滚，这时从海子中央冒出一个“癞疙宝”大如斗筐，翻身上岸，摇身一变就成了一个白胡子老头。只见他手中拿了一个既像瓢又像碗的东西，里面装豌豆，只见他左手抓起一把豌豆向空中一撒，马上空中就下起了雪弹子（冰雹），并用哨子往海子中间一吹，海子中的水就喷向天空，马上就暴雨倾盆。他越撒得快天空中的雪弹子（冰雹）就下的越密，这样持续了半个钟头，白胡子老汉把豌豆撒完了，雪弹子（冰雹）也就停了，白胡子老汉又变成“癞疙宝”回到海子里去了。这两人看得目瞪口呆半天回不过神来。幸好他们潜伏在一棵大野杉树脚下，因这棵野杉树有两个人牵手围那样大，枝叶茂盛，方圆几丈宽都能避雨，才未被雪弹子伤着。暴雨和雪弹子一停，马上又是红火大太阳。于是他俩马上收拾东西回到家里，把看到的情况向保长作了详细汇报。这次保长深信不疑，但又有什么办法来除掉这个“癞疙宝”精呢？他马上召集全保老百姓开会，商量对策。大家纷纷献计，有的说用火烧，有的说请法师去捉，有的说用耕牛做诱饵把“癞疙宝”引出来，用枪去打。大家分析来分析去，觉得请法师捉这个办法最可靠，但又到哪里去找道法高深的法师呢？最后有人提议去云华山找高僧。

云华山离片口不足一天的路程，上面住着几位高僧，他们常年隐居深山之中，

很少下山。所以要请得这些高僧,还必须找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去,经大家推荐,请本保中一位长辈和保长前往。第二天这俩人带上“礼信”出发到云华山住下,几经介绍终于找到了一位高僧,此人叫飞云僧人,年近九旬,鹤发童颜,身板硬朗,也曾为云华山周边除过几次妖精,对捉妖精很有经验。他对小合山上“癞疙宝”成精并还和对面尖尖山上斗光的事情已早有耳闻。当这俩人找到他时,他毫不推辞,满口答应,第二天便随此二人出发到小合山捉妖精去了。到了小合山脚下,当晚住在保长家里和大家商量明天上山之事。听了保长和上过山的二人讲述那“癞疙宝”精的情况后,他说要收拾那“癞疙宝”精的最好时间是五月初五,今天是四月二十八“药王会”,我把需要的东西准备好,等到五月初四,我们上山去,定能手到擒来,一宿无话。

转眼到了五月初四,大家随同这位高僧一起上山,来到海子边住下,单等第二天捉妖精。第二天天一亮,高僧就焚起香案,口念咒语,手执桃木剑开始作法。只见那海子内海水翻滚,四方狂风大作,但无暴雨和冰雹。作法半个时辰后,海子内开始冒烟并逐渐加热。一个时辰后,海水开始回落,海子内的水慢慢变少,高僧仍然不停的挥动桃木剑,口中念念有词,又过了一个时辰,海子中的水越来越少并能看见底了,最后慢慢全干了,人们惊奇的发现海子内竟有一个斗筐大的“癞疙宝”肚皮朝天仰躺在那里。只见这位高僧下到海底把“癞疙宝”翻过来用手在头上一拍,“癞疙宝”从嘴里吐出一个小酒杯大的珠子,闪闪发光,僧人拿珠子对大家说这叫蟾蜍,是味很珍贵的药材,这只“癞疙宝”也就是凭这颗珠子成精的,你们以后凡是逮到“癞疙宝”,一定看它有没有蟾蜍,有一定要取下来。所以后来人们都在五月初五(端午节)和五月十五(大端阳)这天到处去找“癞疙宝”取蟾蜍。当时就流行这样一句话“癞疙宝躲端午,躲得过初五躲不过十五”。说来也真神,这位高僧把这“癞疙宝”精一除,整个小合山上的海子全干了,几乎每个海子内都有“癞疙宝”,大的斗筐大,小的酒杯大,全部被干死了。后来人们就把此山取名为“干龙池”,海子多的山梁子叫“龙池塘”。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癞疙宝”,也没有出现过牛和人丢失的现象,人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在小合山上挖药和放牧了。

## 毒药猫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石泉县(现北川县)和松潘县接壤的地方出现一种怪病,得病的人开始是发烧,眼睛红,浑身无力,吃药不应,渐渐地就病情严重,神志不清,出现幻觉,成天卧床不起,久而久之慢慢地就死了。人死

后尸体被猫吃了,猫很快中毒,出现狂躁,发疯似地乱咬人,如人被咬了,也就很快感染上这种病毒,两眼发红狂躁。此病间歇性发作,一般不发病时只是眼睛发红,其余和正常人一样,但一发病时,就发出和猫叫一样的声音,到处乱跑,人们就把染上这种病的人称为“毒药猫”。感染了这种病菌的人,平时喜欢收藏各种动物的毛,他们把搜集来的动物毛用一个竹筒筒装起,放在枕头边,一发病了,人睡在床上,顺手在竹筒筒内抓一种动物的毛,当他抓到什么动物的毛,人的魂魄就会马上变成这种动物跑出去伤人,但病人的肉身依然还躺在床上,只是还有一丝丝气,处于休克状态。“毒药猫”变成动物,他的体型比一般的家猫要大些,叫声也要大些,叫声比真正的猫吓人得多。这种猫喜欢吃小娃儿的血,所以一旦这种猫一出现,各家都把自己的小娃儿藏起来,并派人专门看管,以免遭到“毒药猫”的伤害。如他摸到马毛,就变成一只马,其力大无穷。如人们遇到这种马,你就要反手抓住它的鬃毛骑上去,让它不停地奔跑,或给它驮比其他马重一倍的东西让它走,直到把它累趴下为止,当它一旦累趴下了,病人的肉体也就还阳了。如他摸到牛毛变成牛后,你遇到它,马上用手抓住它的鼻绳,如没有鼻绳,你要马上给它穿一根鼻绳,然后把它枷起来耕地或拉磨,并一直不松枷担,把它累的浑身大汗,实在拉不动了才放它,病人也就马上可以还阳。如这个人发了病变成动物在外面乱跑无人识破,到第七天此人就会死去。当它们变成动物后出来伤人,如咬到人了,被咬的人也会感染这种病毒,也会成“毒药猫”,也会一发病就变成各种动物,所以当时人们一旦提到这种病都十分恐惧,许多大人在小娃儿不听话或哭闹时,就用“毒药猫来了”的话来吓唬他们,小娃儿马上就会不哭闹了。这种至今都弄不清楚是什么病,为什么人一发病就会肉体在而魂魄变成各种动物。据说现在在松潘县那些边远的山沟里都还存在有“毒药猫”,但片口境内早在很多年前就没有这种病了。

## 张老仙遇盗路鬼

张老仙大名张敬秋，片口的大户人家，在上片口修有一座庄园。此人饱学诗书，中年看破红尘，成天以赌博为生，并爱豪赌，一赌就是几天几夜，钱赌完了就叫家人回去拿。那日，张老仙和几个片口的绅良一起“推牌九”，从头天上午开始到第二天晚上，一直没有下桌子，中途叫家人回去拿过几次钱，到半夜时又没有钱了，并再叫家人回去拿钱，哪知家人也陪同主人熬了几个通夜，回去后就睡着了。张老仙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最后决定亲自回去拿。当他走出上场口，就看见有一个人在走，张老仙心想，都说我是摸夜的，难道还有也和我一样赌到半夜才归家的？管他的有人同路也是好事。于是加快了脚步，想跟此人一路同行，但他始终跟不上此人，前面那人始终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两人你走得快他也走得快，你走得慢他也走得慢。张老仙于是就开口叫到：“前面那位仁兄，请等一等！”谁知喊了几声，那人也未回答，也没回过头来看。张老仙纳闷了，心想此人才怪喔，为什么他既不回头也不开腔答话？我就不信，今晚我就要追上你，看一看到底是什么人。于是他更加加快了步伐紧跟着那人，哪知不管你走得有多快，反正追不上那人。就这样不知不觉走了几个钟头，只见天空已开始发白，突然听到一声鸡叫，张老仙睁大眼睛一看，前面那人消失了，定了定神，再仔细看，前面哪里有什么人，而自己正站在平棺山的一座乱遭坟前，坟周围的杂草已被踩平，并围着坟走了一条路出来，而这坟园离自己的家门不足200米。张老仙百思不得其解，心想自己饱读诗书，从来不信鬼神，难道今晚上真的遇到鬼了？如没有遇到鬼，这条回家的路自己从小就走起，走了几十年，少说也有成千上万遍了，为什么会走错？为什么会在乱遭坟里走半夜？明明看见前面是条大路，为什么会走到乱遭坟里去？明明看得清清楚楚的前面有个人，为什么撵不上？为什么前面这个人在鸡一叫就消失了？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找不到答案，都无法解释。回家后把自己的遭遇一说便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这一睡就是几天几夜没醒，这可急坏家里所有的人，他们又是请医生又是找道士，求神许愿、吃药化水啥都搞齐了，最终张老仙醒了，第一句话就是：“我真的遇到盗路鬼了！”

## 云华山“猫猫”吃人

云华山位于片口与松潘县白羊乡接壤处，此山非常险峻，平均海拔2500米左右，山尖尖上海拔3000多米。上有大小庙宇八座，香火最兴旺的云华殿，殿内供奉云华老祖，上面住着和尚十几个，他们自给自给，开垦土地上百亩，每年粮食吃不完，赶场买东西全部到片口场，来回要两天的路程，所以一般他们都是头天来，在街上把东西买好住一晚上第二天回去。



六月十三是“云华老祖”的生日，每年六月初六到六月十三是云华山赶庙会的时间，前去朝山的香客很多，非常热闹。人们一般是头两三天就上山，把山上各个庙宇都去朝拜一遍，然后等到六月初六这一天“正会”才去云华殿朝拜。由于山上庙宇只有那么大，无法住这么多香客，所以去朝山的人都只能在各个庙宇的大殿、偏殿内打地铺吃斋饭。云华山上缺水，所以各个庙宇都在庙子的屋檐下用大野杉树挖成木槽，接“天河水”（雨水）吃。说起来也真是奇怪，这里接的“天河水”不管时间多长都不会馊臭，变质都可以吃。如遇长时间不下雨，接的“天河水”用完了，他们只有下山去背水，来回一趟要多半天时间，所以这里水非常珍贵，人们必须珍惜，尤其是外地来的香客，你不能去浪费水，更不能嫌水脏，也不能说什么。如你嫌水脏或说这种水怎么能吃，或你在水槽里撒尿等，那你马上就会肚子疼，疼得非常厉害，根本无药治疗，除非由庙里的僧人带你去菩萨面前忏悔后疼痛才会消失，所以一般上山的香客都不会说，哪怕是水槽里的水起了青苔，有沙虫子都照喝不误。但只要你不乱说，喝了这种水是百无禁忌的。还有更神的，云华殿内养了一只猫，据说此猫是“云华老祖”的童儿变的。平时它一直蹲在正殿的神台底下，两眼炯炯有神，在六月六这天它就出来执行它的特殊任务了。当香客晚上都住在大殿内时，它就从神台下走出来，两眼发光，慢慢走到它要找的人面前，两眼死死的盯着此人，个头越来越大，渐渐的就变成了一只老虎，把此人从人群中拖出来，拖到神台下“云华老祖”像前面，把此人

吃掉。它要吃的人一般都是平时忤逆不孝、虐待老人或是瞒心昧己坑蒙拐骗，专做恶事的人，所以当时片口流行一句话：“你忤逆不孝，谨防在云华山被猫猫吃掉。”

据说，片口街上曾经住着一户姓田的俩娘母，母亲田氏靠整天为别人洗衣服和晚上在家打草鞋卖来维持生计，她有一个儿子，已37岁尚未娶亲。这娃成天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在外面把钱用光了，就回来向母亲要，他母亲不给或稍微慢一点拿，他轻则骂，重则出手就打，街坊邻居都劝他不能这样对待自己的母亲，要行孝，但他就是不听，有些好心人来劝他时对他说道：“你忤逆不孝，走到云华山要被猫猫吃了！”但他不信并扬言：“老子就要到云华山去，看有没有哪个猫猫敢吃我！”在民国十六年（1928年）六月初三这天，街上一些香客有意要把这个不孝子弄到云华山去，让他见识见识。于是大家一起把他约上前往云华山去赶庙会。到了山上，头一天晚上住在上山第一个庙里，一夜风平浪静，第二天大家又往上走，夜里又住在离云华正殿还有一段距离的一个庙内，也未发生什么事，也没有看到“猫猫”，于是他就神气起来了，说你们说的那些都是骗人的，哪里有什么“猫猫”吃人的事，我在庙内住了两夜了，仍然平安无事，并开始使用他的坏习惯，本来山上缺水，他睡前偏在木槽里去洗脚，大家劝他也不听，更有甚者，晚上起来解小便就屙到水槽里。老一点的香客都看在眼里，又不敢说，心想你娃娃总要遭到报应的嘛。第三天起来也就是六月六云华庙正会时间了，大家一早出发赶到云华老祖正殿朝拜老祖，听僧人讲经，完了后大家就住在正殿内。天刚黑定，大家就看见神台上有一只猫，浑身黄中透黑，两眼炯炯有神，这时大家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只“猫猫”，只见它眨眼间跳下神台越来越大，一步一步走向人群。当人们再定眼一看时，那只猫猫已经变得有一只小牛儿那样大了，貌似老虎，两眼发出绿莹莹的光来，人们都很恐惧。只见那猫猫直接走进姓田的小伙子身边，一口将他喉管含住，拖向神台，在“云华老祖”像前神台下几口就把他吃掉了，吃掉后它又恢复了原来大小，跳上神台瞬间就不见了。这时人们才如梦初醒，都说这“云华老祖”还真灵，惩恶扬善，大快人心，太好了！

大家回来后，把这个不孝子被“猫猫”吃了一事给他母亲说了，他母亲也非常高兴，决定亲自上山去朝拜老祖，感恩菩萨显灵帮她除掉了这个孽子。当她走到山上后，看到此山环境优雅，庙内香火不断，尤其是“云华老祖”赏罚分明，决定就留在山上不回家了，找到住持再三请求，最终住持同意说：“你留在山上不能当和尚，只能当居士，就去云华庙正殿供奉云华老祖吧！”于是云华山就多了一个女居士“田居士”。

## 戏娃子棚子鬼喊人

传说片口在号称“小成都”那些年，各地的艺人尤其是川剧团队纷纷来到片口。他们到片口后，有的认真从事自己的工作，而有的却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抽大烟，最终抄烂了生活无着落，就到海拔3000多米的尖尖山上去挖贝母（一种珍贵的野生药材）卖钱糊口。

据说当时有一个围家班，班主“围打鼓”也爱抽大烟，当时片口的鸦片烟已出产得很好，烟的来源很广，抽烟的很多，很多外地人都是冲着片口赶烟场来的。抽鸦片烟很容易上瘾，一旦抽上瘾了就无法戒掉，所以这个班子很多人都抽烟，终因支大于收而班子垮掉了。班子垮掉以后，演员就各散五方自谋生路。当时就有几个唱生角的，仗着自己年轻力壮，到片口场后面的尖尖山去挖贝母，但由于他们是外地人，对大山情况不熟，上山后就一直没回来。

第二年五月份又到了挖贝母的时节，有两个本地人上山去挖贝母，他们背着面口袋和蓑衣斗篷从片口出发，走了一天来到尖尖山背后一个岩窝里住下，架上顶锅煮饭，吃完了饭，烤一会火就开始睡觉，因上老林行李很简单，只有用蓑衣铺起，衣服也不脱就睡。睡到半夜时其中的一个人听到有人喊：“伙计，你让一下把我压到了。”当他睁开眼睛一看又没有什么人，他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便又倒下去睡，当他睡着后又听到有人喊：“伙计，你把我压到了。”他又起来看，还是没有什么人，他把同路的人摇醒，问他听到什么声音没有，同路那人说



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他心想莫非自己听错了?管他的,便又倒头睡了下去,没多久天就亮了。第二天晚上,他睡下后就注意听,但一直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因他一直没有睡着,他深信是他头晚上听错了。早上起来,同路那人说:“我昨晚上睡着后有人喊让他,我还以为是你在喊哟!”到了第三天晚上睡到半夜,他们都听到有人喊他们让,但谁也没开腔。早上起来,他俩把昨晚听到的话说了一遍,都觉得奇怪,心想莫非这岩窝有什么吗?于是他俩就动手把东西抱开,把铺的揭起来看。下面是一层很厚的木叶子,把木叶子刨开,里面就有一个死人,衣服裤子完好,但人已干枯。他们从死尸衣服口袋里找出一张纸条,确认这就是去年上山挖贝母那几个川剧演员中的一个。于是他俩就把这人抬出来,在旁边挖了一个很深的坑把他埋了。

从埋后的那晚上起,他俩都再没听到有人喊他们让了。所以他们深信,那几晚喊他们让的就是那个死尸,他们听到的就是鬼喊人。后来人们就把这个岩窝叫“戏娃子棚子”,直到今天那里的地名仍叫“戏娃子棚子”。

## 筛子背挖贝母烤“羊角火”

片口街后面的大山尖尖山,海拔3000多米,它与坝底和青片乡的大山紧紧相连,山尖尖后背有一块圆形的大坪,类似筛子,所以把它叫做“筛子背”。山上盛产各种野生药材,如贝母、羌活、独活、大黄、齐叶子、细辛等。片口人一直以来就有上山挖药的习惯,每年端午节一过,或最迟过了大端午(五月十五)就要上山去挖贝母,挖完贝母以后就开始挖杂药,来去一趟一个多月可以收入几千元,所以每年都有很多人前去挖药。



记得是“玉米卖五吊”的第二年,片口有个叫何大头的人,平时爱惊风火扯的,劲也大,胆子也大,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那年过了端午节,他就约了个姓王的伙计一起到“筛子背”去挖贝母。他们准备好油、肉和面,背起蓑衣斗篷出发,第二天就走拢“筛子背”,住下后就开始挖贝母,挖了十几天,贝母也挖到有三四斤了。这天他俩从早上出去就碰到一块长得很好的贝母,挖到中午的时候,突然下起了暴雨,山上起了大雾,他们就跑到一颗大野杉树下避雨。哪知这雨越下越大,一直下了三四个钟头,他两人又冷又饿,就决定回棚子里去。走了一段时间雨也停了,前面一条明晃晃的大路,他们跟到大路走,走了近一个时辰,还没走拢棚子,他们就很纳闷:平时从这里走回棚子的路最多半个时辰,怎么今天走了近一个时辰还不见棚子的踪影,莫非走错了方向?仔细辨认,方向又是对的。他俩还是早上吃了饭的,到现在已是擦黑边上了,加上衣服被雨水打湿粘到身上,冷得发抖。饥寒交迫之下,他们决定坐下来休息一下。刚坐下不久,便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一团大火,于是他们不顾一切地向火堆跑去,跑拢就开始烤湿衣服。刚开始烤的时候觉得非常暖和,但烤了一阵时就看见火堆里的柴块子自动地向外边退去,开始是大点的柴,随后就是小点的柴,他俩觉得非常的奇怪,环顾四周并无他人,是谁把火柴头拉起走了的呢?当他们睁大眼睛仔细看

时,火柴头跟长了脚一样自动在纷纷往外边退,并且火越来越小,也就烤不热和了,渐渐地火就熄灭了。惊恐之下,他俩感觉脚下灌了铅似的动弹不得,仍然坐在那里,身上越来越冷,也就渐渐地失去了知觉。一个月后,当他们的家属找到他们时,已是两具干尸了,挖贝母的锄头和挖的贝母都还在身边,两人仍然是烤火状态。据有经验的人说,那叫烤“羊角火”,是山神在作怪,也叫走落山了。所以后来人们上大山挖药,都要带上香蜡纸钱敬山神,求他们保佑不走落山,不去烤“羊角火”,能平安地把药挖到下山。

其中的怪异现象看似神奇,实则用今天的科学观推测,这两个挖贝母烤“羊角火”的死者,可能是由于淋雨后又冷又饿引起高烧产生各种幻觉以致不治身亡的,只不过被人们口口相传变成神话罢了。

## 吕布客看到“显道神”

吕布客名叫吕正兴,安县草鞋街(今北川永安镇)人氏,经常到松潘赶烟场、担布来片口卖。当时的民谣“好吃懒做,片口卖布,天天赶场,再不走路”,就是说的他们这一伙安县商人,时间久了,人们也就记不得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卖布的,所以就叫他吕布客。

话说吕布客一年四季从事布匹买卖,那时没有公路,从安县出发全是用肩膀挑起走小路,一走就是三、四天,当然各个场镇都可以卖,但目的地始终都是片口场。那一日吕布客起了个大早,从小坝地出发,担了一挑老蓝布,爬上东岳庙梁子就已过了晌午,坐在那里把随身带的干饼子吃了,喝了几口冷水,又继续赶路。当他把布担到白草坝老桥头时,天已擦黑。那天是十几头,有点月亮,但看不太清楚,准备歇一脚再走,反正离片口场已经不远了。当他刚坐下时,就看见桥那头有一人,身高一丈左右,穿着一件白布长衫站在那里。吕布客好生奇怪,心想:“我活了几十岁了,还没见过这么的高人呢!”于是他马上担起布匹走过桥去,他要看一看这是个什么人。当他走过桥时此人也就向前走了,他急忙追上去,但此人一直在前面走,没有一点脚步声,看样子轻飘飘的,就是追不上他,始终和他保持着一丈远的距离,你快他就快,你慢他就慢,走到下场口时,吕布客实在累得不行了,当时下场口富贵桥有一座大石牌坊,他就在牌坊下的石头座子上坐着歇气。这时前面那人赫然就在眼前,身高一丈二尺许,头发棕红色,身着一件白色长袍,回过头来面目和善、略带微笑地看着吕布客。看到此人,吕布客觉得似乎在哪里见过,但就是想不起来。他想,我一定要看个究竟,弄清到底是谁。于是他又挑起布匹走,那人也开始走,还是和他保持着那样的距离,就是撵不上。等走过下街子,上了“王爷庙”坎坎,那人就走进“王爷庙”里去了,吕布客本想追进庙里去看,怎奈又担着一挑布,无法进庙。他想你既然走进了“王爷庙”,那我明天再进庙来找你也不迟。他就担着布匹住在“王爷庙”隔壁的店子里。

第二天天一亮他就到庙里去看,想找到这个人,但刚进大殿就发现这个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等他走拢一看,原来是一座泥塑的神像,前面的牌位写着“显道神”三个大字,吕布客如梦初醒,原来我昨晚看到的是真的“显道神”了。

## 芭蕉精

传说片口场刚建立不久，人们一般都住在靠山边上，街上人口还不是太多，那时候片口场镇周围团转都是原始森林，长着野杉树和一些高山植物，有人户的地方一般都种有芭蕉树。芭蕉树长得很好，有些老树已有几十年和上百年的。

当时片口的稀泥湾住着一家姓黄的人家，老两口只养了一个女儿，长的十分漂亮，年方十八岁，尚未许配人家，但在一年前得了一种怪病，成天茶不思饭不想，没有精神，人日渐消瘦，多方求医吃药都无效，这可急坏了女儿的父母，他们要不惜任何代价来医治女儿。于是四处去找人打听，哪里有好医生就到哪里去请来为女儿看。但是不管你在哪里请的医生、在哪里抓的药，吃了都不见效。黄家姑娘病情眼看一天天加重，老两口急得无计可施。

正在一筹莫展时，一个游方老道前来黄家化缘。老两口因为心里惦记着女儿，无心与老道闲谈，匆匆准备了一点饭菜交给老道叫他快走，老道拿到饭菜并没有马上离开黄家的意思。黄家老两口也非常纳闷，心想你不是来化缘的吗？怎么化到饭菜还不走呢？只见老道不慌不忙，言道：“老施主，听贫道说几句，如说得不对，你再赶我离开也不迟。”老两口心想既然如此，听听他说说也无妨，马上回屋去拿了一把椅子出来叫他坐下说话。老道坐下后说：“老施主，是否家里有什么棘手的事？不妨说与贫道听听。”老两口看这道士面目和善，不像有什么恶意，就把家里女儿害病一事从头给老道说了，老道听后便理理胡子说道：“老施主，你女儿的病不是药能医好的。”老两口听后倍感着急，忙问道士有什么方法能治好女儿。老道言道：“要治好你女儿的病，首先要弄清楚她害病的原因，我倒是有一个方法，叫你老伴去跟她交谈，要他一定要说实话，把得病的前前后后如实说出来，贫道才好想办法救她。”

老黄头听后，马上叫老伴去至女儿房中询问。开始女儿一直不开口只是哭，最后在母亲的再三劝说下，终于说出了真相：原来是从去年开始，每当夜深人静后，就有一个年轻的公子来到她的房中，开始时每夜只是与她交谈，后来发展到与她交欢，而每夜到鸡叫时那个公子就走了，她第二天起床看，房门到处都是完好无损，使她很是奇怪。但她想自己是个黄花大闺女，尚未出嫁，就发生这样的事，传出去以后怎么做？所以一直羞于开口。但自从与那人交欢后，她就成天精神恍惚，茶饭不思，所以日渐消瘦。

她母亲听后也觉事情蹊跷，他们这里方圆几里没有人家，哪来什么公子？便出来

把实情告诉老道士，老道士说：“你们地处大山之中，大山上有很多妖精，如藤精、树精，你女儿一定是被什么妖精缠住了，所以才吃药无效。”老两口听后，再三求老道士一定帮他们除掉妖精解救女儿。老道士看这老两口人也善良，又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也乐意相救。但他一时也弄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妖精把这女子缠住了，所以他必须先弄清楚是什么妖精，然后才好想出办法来除掉这个妖精。他想，要弄清楚是什么妖精，还是要靠这个女子了。于是他和黄老汉的妻子一道来到黄家女子房中，询问她那个公子今晚是否要来？她说那个公子每天晚上都要来，今夜肯定要来。于是老道从怀中取出一根红线交与她，并叫她今晚上等那个公子来了交欢时把这根红线悄悄绑在他腰杆上，其余也别说什么，等到第二天就会自见分晓。当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个公子果然又来了，那女儿在与那公子交欢时就拿出红线绑在了那人腰杆上，那人在鸡叫时又匆匆走了。

第二天，女儿把情况如实给道士说了，道士大喜，说今天定见分晓。道士吃完早饭，就在房前屋后到处查看，最终在黄老汉家的院坝下边一块芭蕉林中发现了一棵很大的芭蕉树，树的中间缠着一根红线。老道认定就是这棵芭蕉树成精了，就是它在作怪。因为这块芭蕉林就长在黄老汉的院坝边上，院坝旁边就是水井，黄家女儿长期在水井旁洗衣服，洗衣服的水就倒在芭蕉树下，日久月久，芭蕉长期接受这些就成精了，变成人来缠黄家女儿。老道士心中有数了，只等选个吉利日子来收拾这个芭蕉精。

等到第三天，老道士在院坝中央设下香案，口念咒语，慢慢的天空中就出现乌云，狂风大作。过了半个时辰，老道士口中吐出“五味真火”，直射芭蕉林中，瞬间芭蕉林中大火蔓延，熊熊大火烧了半个时辰，只见芭蕉树杆烧得冒油，树表面一层烧得金黄，并不时听到类似人呻吟的声音，渐渐地这种声音消失了。老道士说：“这个芭蕉精已被我收拾了。”并收回“五味真火”，拆了香案，对黄家父女说：“现在好了，你们可以放心大胆的生活了。”老道士说完此话后马上化作一缕烟消失了。

当天晚上，黄家女儿的房内也没人来了，以后一直没有什么公子来了，黄家女儿身体也就渐渐恢复了健康，一家三口又过上了平静幸福的生活。从此以后，所有的芭蕉树表层都变成了黄色，若有什么坚硬的东西一碰就会冒油。

## 袁二贡家里猪下象

袁二贡是片口场的首富，名叫袁继光，因有田有地，财大气粗，就拿钱捐了个“贡爷”。清朝晚期还盛行科举制度，举、贡、生、员都是闲职，考不上的，可以出钱买（也称捐），所以袁继光为了装璜门面，就出钱捐了一个“贡爷”，因他排行老二，大家就叫他“袁二贡”。

他家开烧房（酒厂），酒糟子就用来喂猪，他家还喂了很多母猪，下猪儿子来卖。记得是民国26年（1937年），袁家喂的母猪有四头要下猪儿子了，他家请了很多长工，有专门负责喂猪的，他们饲养的母猪中有一头母猪长得膘肥体壮，每年下的猪崽也长得很好，这次这只母猪也在其中，和其他母猪没有什么两样，只是肚子比其他母猪大。到了临产时，这只母猪不吃不喝，显得很暴躁，其他几只母猪都顺利的产下了小猪，只有这头母猪，预产期过了还是没动静，等到第二天下午，母猪有临产的迹象了，负责饲养的人都很紧张，一直守在猪圈的旁边，随时观察母猪的动静，但那晚上一直没有下。第二天早上母猪开始下儿子了，下了两只后，第三只下出来，大家都大吃一惊，这只猪与众不同，鼻子很长耳朵很大，个头也比一般的要大些。饲养的人也很奇怪，这只母猪已下过四五胎了，每次下的猪儿子都长得很好，从未看过这样的猪儿子，于是马上跑去把主人家找来看，袁二贡当时正在烧鸦片，听说他家母猪下了



个怪物，急忙丢了烟枪跑到猪圈边来看，但他也认不出是什么，只是叫长工好好饲养也就走了。饲养员也不知道这是只什么动物，因其余的猪儿子生下后，马上就吃母猪的奶了，但这个东西因鼻子太长无法吃到母猪的奶，就满圈乱跑，饲养员也干着急没有办法。这时片口街上的人知道了袁二贡家里的猪下了只怪物，一传

十、十传百，都跑到袁家来看稀奇。人越来越多，都跑到猪圈边上围起，随着围观者的增多，嘈杂声也越来越大，圈内的猪就越烦躁，越满圈跑，再加上这只不知名的怪物又没有吃到奶，所以渐渐地就没有力气了，最后到中午时分，这只动物也就在圈内奄奄一息了。饲养员又跑去报告主人家，袁二贡叫饲养员把它抱出放到人少的地方去，但饲养员不知道这是什么动物，该怎样饲养，所以虽然把它抱了出来，也无法给它喂食，只有干瞪眼把它看倒起。等了一个钟头后，这只动物就死了。等到这只怪物都死定了，这时在围观的人群中才有位生意人打扮的老者说他见过这种长鼻子动物叫大象，并说他们老家也出现过这样的事，当时民间还流传着“马下麒麟，猪下象”的说法，说一般猪下的象不会吃猪奶，当它下出来后，要饲养的人把它洗干净，用铍铁片在它身上划，越划越肯长，铍铁划出的一道道血印子会马上长好，在十二个小时内不停地划，它很快就能长到小牛儿子那么大，也就能自己吃草，这样就不会死了。

可惜当时在场的人不知道这些，也不知道这母猪生下来的是只象，所以至使一个珍贵的动物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夭折了。

## 惊尸猫

这也是一个流传民间很久的故事，相传在清朝中期，片口场上街有一户大户人家，家境很好，有上百亩田地，还请了20多个长短工。这家主事的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妇人，她德高望重，家里儿孙满堂，她一生中积德行善，最爱做好事帮助穷人。她家里喂了一只黑猫，老妇人十分疼爱此猫，白天与她同吃同行，晚上与她同睡，几乎是寸步不离。那一年刚过八月十五，老妇人突然害病，几经医生诊断，终因服药无效而死去，全家悲痛万分，设灵堂将老妇人的遗体装进棺材放在灵堂正中，为了方便众儿孙前来观容，所以棺木并未盖上盖子。就成天香火不断，并请来僧人、道士前来诵经念斋，到第三天晚上，大家正在灵前哀悼，忽然看到一只黑猫跳进棺材内大声哀叫，就在这只猫哀叫过后，人们就听到棺材内发出了细微的呻吟声，大家都感到奇怪，仔细听，那声音确实是从棺材内发出来的，于是大家赶忙跑到棺材边去看，这一看大家都惊呆了，只见那老妇人已微微睁开了眼睛，那只黑猫正趴在老妇人的胸口上，这时众儿孙悲喜交加，赶快把老妇人扶起来，并马上去熬了一碗姜汤给她喂下，把她扶出了棺材，扶到床上休息，第二天老妇人竟能下床走路了，就这样老妇人奇迹般地又活了十几年。

事后，老妇人回忆说她当时已走进了阎罗殿，并走到三殿，那里的阎君是包文正包青天，她向阎君包青天诉说她在阳间的所作所为，家里的儿孙还盼着她回去，这包青天本是个好官，日管阳来夜管阴，他明察秋毫，就同意要放她还阳，但说你已死去三天，尸体已经僵硬了，需要有一个活的有热气的动物引渡一下才能还阳。这时她养的那只猫，由于平时就和她形影不离，她死后此猫好像也十分悲痛，就跳到棺材里来伏在她胸口上，恰巧猫的热气暖和她的心脏，使她很快还阳了。后来人们就把这种猫叫做“惊尸猫”，人们也就把家里死了的人不马上埋葬，要在家里放三天，装在棺材里也不盖棺材盖子，直到要埋那天出丧那时才把棺材盖严，如一死装进棺材就把盖子盖严，如遇死者还阳时就出不来。

据说，阎罗殿因包文正在三殿当阎君时放回还阳的人太多，阎王爷已把他换到五殿去当阎君了。等死者走到五殿时，至少要五天或七天，那时死者的肉身已经腐烂，包大人就是有心让他还阳，他也无法再活转来了，所以至今再也没有出现过“惊尸猫”，也没有听说过有人死后还能还阳了。

## 刘大娘丰都寻儿记

片口中街有一户刘姓人家，父辈开药铺，手艺很好，方圆几百里有人患了疑难杂症，都会把病人抬来请他治疗。他家很富有，只养了一个儿子，儿子从小读私塾，成绩很好，成年后就在成都读大学，大学毕业又到欧洲留洋，留学回来他不想在外谋差事，仍回家继承父业开药铺。因为他见多识广，曾漂洋过海到过法国，所以此人在当地就算是个名人了。

那时片口商贸非常繁荣，号称“小成都”，市面卖的东西成都有的片口就有，很多外国货在片口市场上都能买到，所以当地居民凡是要购买外国商品，都要请他帮到认商标和产品说明，在当地人的眼里，他简直就是个百事通，没有他不晓得的事。他本家有一个叔婶，因中年死了丈夫，独自抚养一个儿子，此儿长得白白胖胖，一表人才，对娘很是孝顺，刘氏大娘也为这个儿子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平时就靠帮别人干家务和洗衣服来供养儿子读书，当儿子读完片口的私塾后，正准备出去到成都继续读书时，突然一场大病，刘家尽力医治，但仍然无效，最终在一周后死亡，当年年仅18岁。

刘大娘悲痛欲绝，成天思念儿子。一天，偶遇本家侄子，知道他饱读诗书，通晓事理，就找侄子诉说想儿之苦。侄子告诉她：“听说人死后全部都要到丰都报到，丰都县号称鬼城，你若实在舍不得儿子，可以到丰都去找一找，看是否能和儿子见上一面。”刘大娘听后，当时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到丰都去寻儿。但她一个妇道人家，平时连东岳庙都没有出过，更不说走这门远到丰都，听大侄子说到丰都还要漂洋过海，并非易事，但她思儿心切，所以下定决心，不管有多难一定要去。

于是她就八方打听，有没有人去过丰都，到丰都是不是真的能见





到自己的儿子。有一日她正在街上闲逛,听到一伙人在茶馆议论,有个人说片口街上有个从丰都来的叫杨大爷的神秘人物,他可以把这些想去丰都看死去的亲人的人带到丰都去,并保证能让他们见到自己的亲人。刘大娘听说后非常激动,并马上向这些人打听这个杨大爷的下落,怎样才能找到他。后又听这些人说杨大爷实际就是丰都县城城门上的“鬼头”,他对丰都鬼城的一切十分熟悉,凡是死去的人到丰都报到时,都要经过这座城门,到了丰都后在哪层地狱受什么罪他都清楚。因丰都城里边一半是阴人,一半是阳人,所以杨大爷就利用他的特殊身份,经常出来找一些外水,按他的说法,这也是给死去亲人的家庭做一些好事,减轻活人的思念之苦。还说知道了“杨大爷”这次来片口只能带两个人去,刘大娘听后就决心要找到这个人,不管怎样一定要叫他带她去丰都看自己的儿子。于是托人几经周折,最终和杨大爷见了面。杨大爷说,你实在要去,那就得一切都听我的,并答应三个条件,一是从今天开始就要吃素直到出发前,二是路上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能“开腔”(说话),三是此次到丰都的费用是三个硬银元。刘大娘听后满口答应,并当场就给了杨大爷三个硬银元,并和他约好四月初二出发。

转眼到了四月初二,杨大爷准时来到,到了下午七点钟左右,杨大爷就对刘大娘他们说,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这里离丰都很远,要漂洋过海,出发时你们拉着我的后边衣服,并要把眼睛闭上,不能说话,我叫你们走你们就走,我叫你们停,你们

就停,但千万不能把眼睛睁开,拉着我衣服的手也不能松。一一交代清楚后,他们就开始上路,只听杨大爷叫他们拉紧他的长衫子后摆,把眼睛闭上,说了一声“走”,顿时间,他们只觉得两脚突然离地,耳边只听到风声呼呼直响,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坡。到了下半夜,他们感到人走到水面上,脚下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就这样走了几个时辰,到鸡叫的时候,杨大爷说了一声“停”,他们马上就停了下去,并叫他们睁开眼睛,说到了丰都了。他们睁开眼睛一看,“鬼城”两个大字就在城门上,城门外有一座很高的石头雕像,上面的头像三分像鬼七分像人,并觉得很面熟,事后才知道,这座雕像就是给他们带路的“杨大爷”。这时杨大爷把他们安排在旅店休息,对刘大娘说:“我先去看一下你儿子在哪个殿内,好安排你们母子见面。”刘大娘就在旅店休息,到了傍晚时分,杨大爷来了,对刘大娘说,今天不能见到你的儿子了,因你的儿子在阳间做的恶事不多,到阴间罪过不大,现已被阎罗重用,在给阎罗当差,今天被派出去了,所以要等到明天回来,再安排你们母子见面。刘氏无奈,因在片口时就和“杨大爷”约法三章,只能等到第二天再说。

到了第二天,杨大爷就先带刘大娘去看她儿子,并叫她多带一套衣服,来到阴曹地府。刘大娘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只见地狱内有磨子推、锯子锯、上刀山、下油锅、坐血河、对窝冲等等刑罚,根据死者在阳间做的恶事善事多少来决定其到地狱该受什么罪,那情形简直惨不忍睹。刘氏看得心惊肉跳,紧紧抓住杨大爷的手,杨大爷叫她不要害怕,说在地狱内这样的情形多得很。他们走过了这几个殿,来到了一个很宽敞的大房子内,杨大爷说这就是你儿子居住的地方,并将随身带的衣服用个草人穿上立在那里,对刘大娘说:你和我就藏在这个屋角的大柜子后边,等一会儿你儿子回来了,看他喊不喊你,你见了你儿子是一定不要先开口喊他,不管他怎样做,你都不要出声,刘大娘满口答应。等了一会儿,只见来了一个人,骑了一匹高头大马,那马和阳间的马略大一些,长得膘肥体壮,那人穿了一身黑缎子的紧身短打衫,外披一件大红披肩,腰系一把宝剑,威风凛凛,走到屋前下了马,就直接走进了屋。在门外时就有人告诉他,说你妈来看你了。只见那青年人说道我没有妈,那人说就是你阳间的妈,那青年答道阳间那个妈,她根本不是我妈,而是她头世欠了我很大一笔账,我是去收账的,可惜我应收的帐还没有收完阎罗就叫我回来了,如果有机会见着她,我还要找她算帐呢!这一切刘氏在房角都听得清清楚楚,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想我这个儿子在生前对我是那样的孝顺听话,我对他也是那样爱护和心痛,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了?但杨大爷事先有吩咐,所以她也不敢出声,只能悄悄地躲在

## 养尸地

传说在片口还不是很繁荣时，整个街上大约有一、两千人居住，街团转都还很荒凉，在上街子往“三清庙”走的大路上边有一块专门埋人的地方，叫“陡关山”，那里面埋葬着先后死去的几百个人，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上街子有一姓王的人家，媳妇潘氏，人长得漂亮，又爱好收拾打扮，但在她32岁那年害病死了，也就埋在陡关山。在她被埋下去后的第七天下午，太阳刚落坡，有一姓周的汉子从陡关山边路过，看见潘氏在那里出现，一晃就不见了，当时这人以为自己眼睛花了，也没有对别人说。到了第二天下午，他就又来到坟场附近，注意看着昨天潘氏出现的地方。等到太阳刚落山，只见潘氏真的又出现了，这次他确信自己没有看花眼，但潘氏在坟前大约停留得有一分钟，又是一晃就又消失了。晚上，他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了家里人，大家都不相信，说人死后都埋了七八天了，怎么会又活了昵？莫非你看到鬼了？但他肯定地说他看到的不是鬼是人，真的是潘氏。家里人也半信半疑，决定第二天大家都去看，是否潘氏真的能出现。到了第二天太阳快落坡时，

一家人来到昨天他看到潘氏的地方静静等候潘氏的出现。等到太阳一落下去时，只见坟边真的又出现了一个人影，大家定眼一看，那硬是死去的潘氏，穿的衣服和埋葬她那天穿的一模一样，但大家只能看到她的背影在那里晃动，看不到脸，等了几分钟，潘氏就又消失了。这下大家都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这世上真的有这样的怪事吗？人死了还能复生吗？

第三天，老周就去找当地的保长，把这一情况详细说了，保长也是大吃一惊，但不相信这是真的，他说要亲自去看，等他看了之后再作定夺。于是到了第二天下午，保长就早



那里看着自己的儿子。这时只见这个年青人走进屋内，看见立在那里的穿着刘氏衣服的草人，他以为是真人，就直接走上前去拔出腰中的宝剑对草人说：“刘氏，你前世欠我的帐还未还完，我本来是打算再给你当三年儿子，把帐收完的，怎奈阎罗有急事叫我来办，所以我提前回来了，今天既然见着你了，那我就砍你三剑，把你欠我的帐一笔勾销了吧！”说完后举起宝剑对着草人就砍，三剑砍完后，草人就倒在地上了。然后只见他收回宝剑，走出房门，骑上高头大马，头也不回地就直接走了。等那人走远后，杨大爷才叫刘氏出来，这时刘氏已吓出一身大汗，浑身哆嗦着走出来，对杨大爷说：“全靠你早有安排，不然我已经被我这个可爱的儿子杀死了。”杨大爷说：“这就是阳间和阴间的差别，也是生死轮回和前世今生的写照。因你前世欠了别人的钱，别人又无法来收，经阎罗和阴间一些管事的人查明后，就叫他投生到你家来给你当儿女来收账；如他前世和你是冤家对头，阎罗就会叫他投生后和你成为夫妻；如前世别人欠你的钱未还，阎罗就会叫他投生到你家的猪、牛肚子里，变猪变牛来还你的帐。所以这一切都是前世你自己所为。今天你也看到你的儿子了，也听到他所说的话了，你也应该死心了，也了却你想见儿子的心愿了吧，现在咱们该回旅店去了。”

回到旅店后，杨大爷说：“我现在不能送你回片口了，我给你一张路条，你拿着路条自己回去吧，有我这张路条，你是不会迷路的。”刘大娘无奈，在旅店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就上路回家，按照路条指引的方向走了三个多月才回到片口。回来后，人们纷纷前来打听她到丰都的情况，问她见到自己的儿子没有，刘大娘把她在丰都所看到的一切详细告诉了大家，并叫大家对死去的亲人不要过度的悲伤和思念，因这一切都是自己生命里早就注定好的，和自己的前世今生做事有关。劝大家在阳世间一定要多做善事，莫做恶事，对人做事要讲信用，欠账一定要还，不要瞒心昧己，只图自己，只顾自己享乐，不管他人死活。并总结出：“不是债帐不是儿女，不是对头不是夫妻。”你这辈子欠人家的债未还，来世必须变猪、牛给人家还债，要想来世还变人，今世就得做好事。当人们问起她是怎样从丰都回来的，她就拿出杨大爷给她的路条给大家看，并说出此路条的神秘之处，使人有路条就不会迷路。

后来人们在亲人死后，为了他们能顺利到丰都鬼城报到，就请道士先生为死者“开路”，并仿照杨大爷给的路条模样填上死者的姓名和生庚八字，在做道场时当众读给大家听，读完后用火焚之随死者一道，并领死者顺利到达“鬼城”。后来就把开的这个路条叫“路引”，每逢死去的人都要请道士做法给他填上一张“路引”，以免死者迷路。

早的来到了周家,周家就住在“陡关山”旁边,等到太阳快落山时,他就和老周来到他们前几次能观看到潘氏出现的位置上等候。在太阳刚落下时,只见潘氏坟边真的出现了一个人,并坐在那里梳头,但也是背向着这边的,保长看后确认是潘氏无疑,也就相信了,但他无法相信为何人死后埋了那么多天了,怎么会活着出现呢?他忽然想起了父辈们关于“养尸地”的传说,说如果是人死后埋到了养尸地里,不但尸体不会腐烂,人还会活过来,还会出来找吃的,如到了七七四十九天,活过来的人已长成红头发并长出獠牙了,那时她不但出来吃鸡鸭这些小动物,还会吃人的。难道这个潘氏真的埋到养尸地了?如真是那样,到了七七四十九天她出来伤人,岂不是要危害一方了?自己作为一保之长,有责任保护一方平安,但又有什么办法能消除这个灾难呢?当时回到周家和老周商量怎样处理这个事情,老周建议说把本保的人全部召集起来,让大家来出主意,看有没有什么好法子来解决这个问题,保长同意了老周的建议。

第二天,保长就把全保的人召集起来,把他们所看到的情况详细的告诉了大家,并把危害性也给大家说了,让大家想办法怎样来解决这个麻烦事。大家纷纷议论各抒己见,最后一致同意找道士先生来镇住她,除掉这个恶魔。保长叫大家分头去找,要找道法高深的人,才有可能把这个还了魂的女鬼除掉为民除害。于是全保的人都纷纷出动,最终找到了一个从遂宁来片口的道士,此人在老家遂宁就很有名气,最擅长的就是收拾那些奇妖怪鬼,也曾在老家见到过埋在养尸地还魂的女鬼。大家把此人带到保长面前,保长见此人身高五尺,面相长得仙风道骨的,十分高兴,就和此道士详细商议了具体办法,决定第二天一早到坟上去查看。当他们到了坟场时,发现这座坟的中间有盒子大小的一个洞,洞口很光滑,这位道长就判断这个变成鬼的女人,就是从这个洞口出入的,由于她每天出入把洞口磨得很光滑,这时他心中已有了方案了。便和保长回到家里,叫保长派人准备几样东西:一根一丈二尺长的铁钉子、一盆狗血和一盆乌鸡血。到了第二天太阳刚刚出来时,就带着这些东西和香蜡纸钱和几个壮汉一起来到坟上,只见他布置香案,焚起香蜡钱纸,口中念念有词,手执桃木降魔剑在空中挥舞,当把咒语念完后,叫壮汉们把一盆狗血和一盆乌鸡血从坟中间那个洞口倒下去,并马上把那根长一丈二尺的铁钉从坟头打下去,打完后就叫壮汉们用泥土把洞口填了,并在洞口贴了一张符,坟头压了一张符,口中念道“邪魔和鬼统统打入万丈深渊,永世不得超生”,然后拆了香案,对大家说这一下你们这里太平了,这座坟内的人永世不得超生了,他说很多地方都有一个“养尸地”,但一般是不

容易埋到这块地上,如果真埋准了,埋下的人尸体就不会腐烂,并在三至七天还要还魂变成鬼出来伤人,看来这个潘氏是埋准了,所以还魂变成鬼了,但由于你们发现得早,还没到她变成厉鬼的顶峰,先用乌鸡和狗血把她的灵气解除,然后叫把这颗长钉从坟头打进去,刚好穿透了她的心脏,使她尸体逐渐腐烂,再也无法还魂,再用两道符把洞口和坟头封住,她的魂魄也无法出来,咱们用咒语把这块地灵气解除,使它失去了养尸的作用。一个地方只有一块养尸地,我把这块地的灵气一除,这个地方就再也没有养尸地了,从此这个地方就太平了。大家听了道士的话,都从心里感谢他,感谢他为片口除了害,也保住了一方平安,使大家能安心生活。但从那以后,凡是家里死了人,就要请道士或阴阳先生来帮倒看墓地,都生怕又把人家葬到养尸地了。

从此社会上又多了一项“看阴地”的职业,后又演变成为人死后要选一块“风水宝地”,尤其是家里的老人死后,如能葬到“龙脉地”,那后代子孙就会升官发财,一些有钱人家,为了能葬到一块好地,不惜重金请“阴阳先生”给他们找“风水宝地”,有的为了能葬到一块好地,在家里人没有死就把坟园修好,把这块地占到,有的还年纪轻轻的就自己给自己寻找墓地,以至把自己的坟修好几年、几十年了人都还没有死,真是可笑之极。



## “三清庙”木头搬家



在片口场逐渐走向繁荣时，宗教活动也开始大发展，根据片口的山脉地势，人们准备在一个叫“转经楼”的山顶上修一座规模很大的“三清庙”。

他们从尖尖山上把建庙的木头砍好，运至修建“转经楼”的山顶，那时从尖尖山这条山梁子一直伸往街中间，尾端由于白草河水从那里经过，这条山梁子就此中断，人们就把它定于片口乡的中心位置，现在修建“三清庙”的位置原来不是一块平地，而是顺着尖尖山下来依次降低，比现“转经楼”山顶还高，所以人们想把“三清庙”建在这条梁子的尾端，把庙基平好后，只等选好吉日开工修建，当时因为这样一座大型庙宇的修建是一件非常大的事，人们不敢马虎，从庙宇的设计规模，内设多少尊菩萨，怎样布局都全部到成都去找那些大庙宇的高僧帮到规划建议，并请他们给选定一个黄道吉日来开工动土。经过这些高僧的反复推敲后，确定到那年的阴历四月初八动工。四月初七的晚上，人们把木头放在选好的地方，初八一早人们来到那里都大吃一惊，大小上千根木头一夜之间不见了，这可是件大事。于是他们沿着山梁子去找，惊奇地发现，这一千多根木头竟然顺着山梁子往上搬动了一千多米，回到了叫“转经楼”的山顶上，顿时大家明白了这是天意，上天决定要人们把庙子修在那里。于是人们决定，既然上天要我们把庙子修在这里，那我们就把庙子修在这里吧，他们就开始在木头自动来到的地方破土动工。

动工初期效果非常好，从这条山梁挖一个庙基，虽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很快人们还是把山梁表面挖了一个坪坪出来，后面几天进展都很顺利，大家非常地高兴，按这样的速度，估计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庙基就会建成。有一天，地基内挖出一根地瓜子藤藤的根。地瓜子是一种根藤植物，爬到地上长，根上结果实，这种果实很好吃，一般在八月十五后成熟，人们都喜欢到那时来采摘这种果实吃。被挖出的这条根很大，比人们见到的“地瓜子”根要大出好多倍，要把庙基挖好，就必须把这条根砍断挖掉。人们就找来斧头轮流砍，当砍到快要断了时天就黑了，大家决定收工明天继续砍。等到天亮大家来到工地时，竟发现昨天被砍得快要断了的地瓜子根一夜之间长得完好无损了。大家感觉非常奇怪，于是又派出身强力壮的几个青年人继续砍，看到快要断了时天又黑了。不料，第二天上工时，这条根又长好了，这样砍了长，长了砍，反反复复。人们非常纳闷，为什么这条地瓜根就砍不断？为什么砍了后又长得这样快？为什么每天刚砍到快要断时天就黑了？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无法解释。他们决定暂时停工，另想办法。

他们走访了当地的几位老人，都说从未见过这样大的地瓜子根，也不知用什么法子来砍断它。一连十多天过去了，还是一无收获，正在着急而想不出办法的时候，在工地守木料的人提供了一个线索，他说他每个晚上睡到半夜时，都听到像有人说话，他起来看时又没有人，他很奇怪，刚开始他以为是有人来偷木头，但第二天木头又没少一根，他也仔细看过四周，也没有人走过的痕迹，并说晚上说话声是从工地停工后开始的，大家听后都觉得很奇怪，这种说话声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大家决定叫守材料这个人晚上不要睡觉，注意倾听这种声音到底来自什么地方。当天晚上他一直守到凌晨三点钟，都没有听到有人说话，到天亮后大家问他听到没有，他说他什么也没有听到，大家叫他不要灰心，今天晚上继续去听。到了晚上，他就在他守材料的棚子里坐着一直没睡，到了半夜的时候，他又听到有人说话，而且是两个人的声音。他一边仔细听着，一边悄悄地朝发声的地方靠近，原来发现这个声音是从这根地瓜子藤根内发出的。只听到一个声音说：“伙计，他们这几天怎么不来砍了？”另一个声音说：“就凭他们那样砍，我是不怕的，他们砍得快，我长得快，反正他们是砍不断的。”另一个声音又问他：“你既然连斧头砍都不怕，那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把你弄断了吧？”另一个声音答道：“那也不然，我还是怕一样东西。”那个声音问他：“你到底怕啥？”他说：“伙计，实不相瞒，我只怕一来一去。”说完后这个声音就消失了。

天亮后一大早，这个守材料的人就跑去找管修庙宇的负责人，把他所听到的对

话原原本本讲给他听。负责人听了以后问守材料人,他说的一来一去是什么呢?守材料那人说他也不知道,他昨天晚上听到后,想了几个钟头也没有想出来是什么。当天这个负责人就把大家召集在一起,来分析这个一来一去到底是什么,大家分析来分析去,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最后有一位木匠老师傅说:“他说的一来一去是不是我们用的锯子,因为当年鲁班发明锯子时,就是因为他在上山砍木材的路上,手拉着一种宽叶子的草,这种草叶子边上有很多小齿齿,就这样看它并不锋利,但鲁班拉着它往上爬,由于路陡很滑,爬上去又滑下来,手在草叶子上滑来滑去,就被割出一道很深的口子来,鲁班当时就说没有想到你这小东西一来一去还真是利害呢。后来他就发明了用一张薄铁片在一边的边上弄成若干个小齿,用它在木头上一来一去的拉,很快就把木头锯断了,后来鲁班就加以完善,这就发明了锯子。不管再大再坚硬的树子都能锯断,我们不妨用锯子来试一下。”大家一致同意老师傅的意见,就由他负责去找一把大锯子,在木工队伍内挑选了几个能吃苦耐劳的人来锯,这次总结了上次的教训,不管它天黑不黑都要坚持锯,直到把它锯断为止,并叫人准备了几十个火把晚上加班用。

五月十五大端阳就开始锯,几班人轮流锯,刚开始还很好锯,锯了一半时,那地瓜子根就开始流出像血一样的粘液,越往下锯,血水越流的多。当木匠师傅锯到天快黑时,而这条根也才锯了一半,负责人在那里鼓励大家,叫大家一定要坚持锯下去,



不能中断,一定要吸取上次的教训,不能前功尽弃。于是大家把火把点燃,又开始锯,又锯了一天,到第二天傍晚时,终于把这条地瓜子根锯断了。当把这条根锯断后,只听到离这里不远处的山上竹子梁传来爆竹声,一直响到天亮。

五月十六人们跑到那里去看,只见竹子梁那一片近百亩的斑竹全部自动爆开了,而每一节竹筒内都有一个兵和一匹马,有的刚把脚搭在马背上,有的还把马拉在手中,但全部死了。人们在一根很大的竹子里发现了一张白布条,上面写着:“破了三清庙的阵,气死竹子梁的兵。”找来一位得道高僧看后,他解释说:“这三清庙的地瓜子根和竹子梁是联通的,你们用锯子把它锯断了,把这个地脉破了,使竹子梁正在修炼的兵马得不到地脉的灵气,无法吸收天地的精华,所以全部气死了,如你们再迟半个月,也就是过了六月初六才把这个地瓜子根破了,那竹子梁的兵都骑上马了,他们就不会被气死,他们就修炼成功了,那你们这个地方就会出现一批草寇,占山为王,那时你们百姓就会遭殃,所以你们提前把这个阵破了,也是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现你们修庙宇一定会很顺利。”

事后正如道长所言,地瓜子根锯断后,血水流了三天三夜,把这块地都泡胀了。但施工非常顺利,很快就把庙基挖好了,前后用了半年时间就把三清庙修起来了。第二年又塑了很多菩萨,后又修了禅房、山门,几年下来就建成了一座很具规模的庙宇,并住有道人长期供奉香火,所以现在看来三清庙的位置是从山梁中硬挖下去的一个缺口,并还能看到上边一方有地瓜子根被锯断的痕迹。当人们把三清庙建成后,才发现原来选的修庙宇的梁顶上还空着一块地基,于是他又从松潘请来工匠,利用这个特殊地势,修了一个转经楼,上面安置的经转转是风来吹着转的,因片口虽是羌族居住的地方,但离松潘很近,很多藏族的习俗都流入片口,“转经”就是藏族流传过来的。

话说地瓜子根锯断后血水流了三天三夜,原先这个地方全是黑土,地瓜子根流出来的血水把它全部染成了红色,所以现在“三清庙”团转的土全是红泥巴。这种红泥巴很有粘性,是做砖做瓦的上等材料,原来离片口40里路的小坝人为铸铧砌炉子、做马项(风嘴),都经常跑到片口来背红泥巴。

## 郑屠夫骗鬼

片口下街子有一座桥,叫“富贵桥”,桥下水是从“倒阴沟”的山上流出来的,非常清,由于山上的植被长得很好,水土流失不严重,所以不管是天晴下雨,水都很清凉,人们都爱在下午没事到桥边转要和在这桥下泡脚,尤其是热天,到河边来玩耍的人很多。有一天下午,住在街后边的何家两姊妹到河边玩耍,因天气很热,她们就把两只脚放到水里泡着,坐在岸边看书,过了一个多钟头,那时天色已快黑了,姐姐说:“妹妹,天色不早了,我们回去吧。”妹妹说:“再玩一会吧。”姐姐也就依了妹妹,当她们又在河边坐



了约十多分钟,正准备回家时,突然妹妹一下子掉进河里去了,姐姐大声呼救,当周围团转的人跑来时,妹妹已被河水冲走,因富贵桥虽是修在倒阴沟这条小河上的,但它已是小河的出水口了,离大河很近,所以很快就冲进了大河,加上大河水流湍急,所以当人们赶到时,人已被冲得很远了。人们顺着大河两岸寻找,终于在下面的鸡冠石那里把她找到,但人已被淹死了。当把尸体抬回家里时,人们惊奇的发现,这个女子的两只脚小腿上有一道像是用手捏过的红印,大家向她姐姐询问当时水里有没有人,和她在那里坐着还有什么人,姐姐回答说:“当时就只有我们姐妹俩,没有其他什么人,更不说水中有人了。”大家很奇怪,又没有什么人,那这女子为什么坐在那好好的,又怎样落水了,为什么脚上又有一道像是被人捏过的印子呢?莫非是遇到鬼了?但一时人们也找不到答案,后几天也就将此女埋葬了。渐渐的人们也就把此事淡忘了,仍然在桥上玩耍,在河边泡脚,也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

直到第二年夏天,片口街上有一户卖猪肉的,姓郑,大家都叫他郑屠夫,此人对人和气,做生意态度谦和、公平,所以大家对他印象很好。话说那一日,由于是大热天,猪肉销量不是很大,郑屠夫很早就收了肉摊,吃完夜饭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干,就走出家门来到富贵桥上和在那里转耍的人闲谈。一晃就是个多时辰,眼看天就擦黑了,郑屠夫只觉得天气太热,浑身冒汗,本想到河里去洗个澡,怎奈这里又是大路边,来往的行人多,自己又未带多余的衣裤,总不会赤裸着去洗吧,但又热得很,心想既然澡洗不成,去河边泡泡脚也好。于是郑屠夫就从富贵桥头走下去,来到何氏姐妹曾经洗脚的地方,坐在那个妹妹落水的位置上把脚伸在水里泡着。刚过了有两三分钟,郑屠夫突然感到有一双手把他脚抓住并往水里拉,这时候他马上想到何家女子落水后,脚上有被人捏过的印子,很可能同样的现象他这儿又遇到了,这很可能就是水鬼在作怪,他马上镇静下来,脑壳里反复思考怎样才能脱身,他想我必须把这个鬼稳住,想好对策来对付,这时他并不惊慌,也没有大喊大叫,而是稳坐在那里,并自言自语的对鬼说:“伙计呢,你是不是要找人陪?你看时间还早嘛?你如果真是要找人去陪你,你要找桥上还有一个妹子,你把我放开,我叫她和我一道下来,来陪你如何?”他说完后感觉到抓住脚的手松了一下,但马上又抓紧了,他心想这个鬼在犹豫了,一定要抓紧对他攻心,于是对他又说:“伙计你就放心吧,我妹妹就在这桥上面,你把我放开,我马上去叫她下来陪你,你若不相信,我把我这双鞋子放在这里,我赤脚去喊,你想我是赤脚,这河坝里尽是乱石头,我还会跑到好远吗?”当他把这几句话说完后,那双抓住他脚杆的手也就松开了,这时老郑感觉到机会到了,马上把脚从水里抽出来拔腿就跑,一鼓作气跑回家里,回到家里坐在板凳上人就全身耙软



完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可把全家人急坏了，等他慢慢缓过神来后，大家才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才把他所遇到的情况详细告诉了大家，并说自己如果要不是急中生智，想办法把这个鬼骗住了，那现在他也被这个水鬼拉进河里去了，这个时候你们可能已在河边四处找尸体了。大家听后都十分震惊，也很佩服郑屠夫的机智。

这件事很快就在片口街上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纷纷议论，都觉得倒阴沟这条沟很不清净。因这条沟两边的山都很陡峭，多半是石头岩缝，经常有人在山上砍柴或割草摔下山来，有的当时就滚死了，也有的滚到沟里被水淹死了，有的死得非常年轻，因上山砍柴割草的都是青壮年。按当地人的说法，一般年轻人非正常死亡都属于凶死，他们死后都是冤魂不散，都是冤死鬼，所以这些冤魂就在这条沟里游荡，在合适的时候就出来找替身，前几年何氏女子就是被这样的鬼拉去的，这次郑屠夫遇到的也是这些冤魂屈鬼，只是他很幸运把这个鬼骗住了，才得以逃生。

自从郑屠夫骗鬼这个事情传出来后，人们也就再也不敢到富贵桥下面的河里去洗澡泡脚了，甚至连到富贵桥上转耍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此事也引起了地方上的绅良们的重视，他们也到处去找那些有法术的高僧高道来给这些死去的冤魂做法事、做道场来超度他们的亡灵，使他们的游魂能尽快回到地狱中，在阴间有一个安身之处，以免他们又出来找替身，闹得地方不安宁。自从请这些僧人道士做法事和道场后，这条沟也就清净了，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水鬼拉人的事件。

## 刘氏羌人背界碑

北川过去叫石泉县。相传在片口场刚建立不久，那时的石泉县并没有管辖片口场，只管到蛮坡渡，也就是现在的开坪乡伏地堡，那里立了一块界碑，上有“番地”二字，那以上就不是石泉县管辖，而属于蛮荒地带了。

但片口场自从有了人户，场镇逐渐形成后，片口羌人始终不忘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子孙，一心想要归顺石泉县统一管理，他们多次派代表到石泉县县城，也就是治城，找到县官表明要归顺石泉县管理意愿，但县官总以各种理由拒绝，其中有一条理由就是为什么石泉县不管你们上面，是因为先人已立了一块石泉县的界碑在那里，所以我们也无法。这几个羌人回到片口后，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大家，大家纷纷议论，都觉得你县官说，先人把界碑立在哪里了，石泉县县界就在哪里，如果我们把这个界碑给搬了，那县界不是也就随之变化了么？但要想把这个界碑搬走，又谈何容易？伏地堡离片口少说也有100多里路，那时又没有公路，尽是小路，有些地方还要过偏桥，人空手走都很危险，别说把这块石碑背起走，这块石碑少说也有100多斤重，一般劲小的人根本背不动，这的确是个实际问题，大家都感到十分为难。这时只见人群中走出一人，此人姓刘名自元，长得牛高马大，平时做事说话都是惊风火扯

（风风火火）的，年龄在30岁左右。他说：“大家不必发愁，这个碑我去搬，保证让大家满意。”众人听说有人自愿承担去搬这块界碑都很高兴，但要具体实施起来，还是有很多麻烦的。于是大家就坐下商量实际办法，族人中的长辈说这件事必须悄悄进行，不能让县衙的人知道，还要选一个好日子去，在出发前一定要烧纸通白，让山神保佑一路平安，最后把时间定到冬至节这天。因每年的冬至节这天晚上的夜晚时间是最长的，古有“冬至至长，夏至至短”的说法。到了冬至节的前一天，大家都积极准备，除了给这个姓刘的小伙子准备第二天需要的东西外，还要给他沐浴更衣，祭拜山神，等一



## 九口吃“白草”

片口场的地势是九条山梁子伸向中间，中间是一个大坝，一条河流从大坝中间穿过，这九条山梁子每条都有一个出口，它们分别是上泽口、下泽口、三江口、桃李口、沟口、梭子口、太白垭口、上片口、下片口。

传说在明末清初年间，中间这个大坝上长出一棵皂角树，此树长得非常茂盛，不到三年就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更为神奇的是这棵大树上约4米高的地方树干突然分叉，长成两股，树叉中间竟长出一棵神草，此草的叶子全部是白色，不管春夏秋冬都不变色，并长得非常茂盛，有磨盘大小，大家都叫它“白草”。人们如有生疮害病、三灾八难，只要到这棵树下，向着白草许愿，不用吃药病就好了，不用再去求神烧纸，灾难也就免除了，人们都认为此草一定是神草，于是把这个坝子也改名叫“白草坝”。

话说这白草坝住着一户人家，姓安，他也是开发片口从松潘杨柳沟迁过来的12户羌人之一，此家祖辈在松潘就爱骑马、射箭，也有人去参加朝廷每年的科考，考武状元的想法。迁居到片口后，他们也保持了这种习俗，并在白草坝修了长达数百米的马道子，每天骑马练箭准备去考武状元。每年到了朝廷开科考普选时，安家总会派出二、三名青年后生前去应试。终于在清朝咸丰年间有一名后生考上了武状元。这名后生回家时，安家老远就张灯结彩，鸣锣开道，迎接状元归来，让后生很是威风。

随后又大摆酒席三天宴请家亲内戚和地方绅良官员，热闹非常，这在当时的片口场可称得上是一件非常轰动的大事件。

当然安家这样做也就引起了很多和安家一起从松潘迁过来的人的嫉妒，尤其是河对面上泽口的田家，因为田家的祖上有一人曾在明末时在北京做官，当时虽然是一个五品官，但在天子脚下，就和其他地方的五品官有差别的，清朝推翻了明朝后，田



切进行完毕后，就叫他早点休息，第二天天一亮就出发，赶到伏地堡去住下，等天黑就把界碑背走。并一再叮嘱他要保密，不能让别人知道。第二天天刚麻麻亮，此人就带上麻绳和干粮，从片口出发，中午时分就走到了伏地堡，住下后他就悄悄跑到立界碑的地方去看了看，并把今晚行动的路线看好后，再回到店子里休息。等到天黑后，当地的人都睡了，他悄悄来到立界碑处，用麻绳把界碑绑好放到背上背起就走，他途经白肚坪、干鱼坝、石板房、关门子，走拢小坝地时已是半夜了，他不敢休息，喝了几口凉水，又出发从内外沟爬上东岳庙也未休息。一直走到片口街上时，族人都在街上等候他，只见他满头大汗但仍精神饱满，族人都劝他在街上休息一会，但那时天已快要亮了，他坚持要走，族人也不好阻拦，就让他走。他从场口出去，爬上青杠梁，下去又开始爬坡，爬上稀泥沟这架坡时鸡已开始叫头道了，等走拢地母庙时鸡又开始叫二遍了，这时他感觉到背上的石碑越来越重了，过了地母庙他觉得石碑变得有先前两个那样重，简直背不动了，他又咬着牙背起来坚持走了十几丈远，鸡又叫第三遍了，这时他实在背不动了，就把石碑放下来。说来也怪，当他把界碑放下来后，那界碑就跟生了根一样立稳了，推都推不动。他也无奈，就只好让界碑立在那里了。

天亮后，他回到片口，族人都很高兴，杀羊摆酒为他庆功。三天后族内又派出代表到石泉县衙去找县官，并把连夜背界碑一事给他说了，县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说：“这伏地堡离片口场至少也有100多里，那块界碑说少点也有100多斤吧，哪个一晚上就把它背出100多里了？我无法相信，除非我亲眼看见。”于是大家当天就用滑杆把县大老爷抬到片口，那晚就住在上街子明星铺张家，第二天又用滑杆把他抬到梭子口上面的地母庙立界碑的地方，他一看这块界碑真的是原来伏地堡那块，上面“番地”二字非常的清楚，这下他才深信不疑，也为羌人这种执着的精神所感动，当场就承认石泉县界就以此为准，片口场无疑也就成为石泉县的一个乡了，这为石泉县的版图上又多出了一百多华里，从此这块移动了的“番地”界碑也就成了北川县和松潘县的县界标志。

后来据背界碑那人回忆说，羌人这种精神确实感动了山神，他把界碑背起走时，总觉得有个人在帮他使劲，他背起感觉很轻松，所以也走得快，不觉得累，后来天要亮了时，就感觉到越来越重，尤其是鸡叫了以后，因一般鸡叫了后，山神也要回去了，石碑也就重了，如果没有山神暗中帮他，那无论如何他一晚上也背不到那么远，也不可能把这个界碑立到离“伏地堡”100多里的地方，也不会为石泉县争回这一百多里的区域版图，看来这一切都是天意，是上天在保佑片口场百姓。

家这名官员虽然免于性命之忧,但被贬回了原籍为民。此人回到原籍后,虽无职无权,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官倒威风在,在家乡还是很有势力的,后人迁入片口时也把这一段历史带到片口,在田家的祖坟中保留有此人一个席位,并刻有碑文详细记载了他的历史和任职期间的辉煌,现在田家虽然身为庶民,但毕竟是官臣之后,所以对安家中了一个小小的武状元就如此张扬,很不服气,就要想办法收拾安家,打压一下这家人的威风。于是他们找来阴阳先生来看风水,怎样才能把安家整倒。阴阳先生看后说:“白草坝安家之所以能考上武状元,是因为地中间这棵皂角树上长了一窝仙草,而整个片口的地势又是九条山梁子象征着九个龙,而这九个龙都张着口要想吃这窝“白草”,所以这九条龙的脉气全部吐向白草坝,所以安家就能出人才。”田姓人家听完之后都觉得很有道理,但山形河流已生就了,又有什么办法改变呢?阴阳先生说:“大家不要着急,办法是有的,就看你们是否愿意出钱。”田姓人家都表示只要能改变这种景象能把安家整倒,我们出多少钱都愿意。阴阳先生听后面带微笑说:“既然大家都愿意出钱,那我就给你们出一个主意。你们来看白草坝这块大坝像不像一个“裹肚子”(就是肚兜),这条大河围到这裹肚子流了一个半圆,像不像一把刚拉开的弓,但这把弓缺少一支箭,你们不妨在这河的中间,修上一座桥,是不是好像给这把弓配上箭?这样这只箭就直射坝中间的皂角树上的白草,就能把这风水破了。”田家人听后都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大家都纷纷出钱,并请先生决定黄道吉日,开工造桥,地点就选定大河拐弯的中间,用竹子划成篾条编成大绳子,用六根这样的大篾绳做低绳,上面再用两根做天绳,中间用藤子编成桥一样大的巴子铺上去,一边在用两根小篾绳做扶手,前后用了两个月就修建成了一座长达200多米的索桥。桥修好后,又把片口场通往外界的大路改到以索桥为中心的地方,也就是把这条大路改到白草坝的中间,把白草坝以大路为界分为两半,从远处看这座桥和这条大路,和河水相连贯真像在拉开的弓上放出一支箭。当索桥完工时,大家都兴高采烈的来庆祝这座桥的落成,并请当地的官员和有名人士来踩桥,当大家正走到桥中间时,突然从人群中跑出一个讨口子(乞丐),他也随人群来踩桥,并边走边唱:“河是弓,桥是箭,射死安家翰林院。”说来也真怪,自从这座桥修起后,白草坝中间皂角树上的“白草”就枯死了,安家考上武状元这位后生,一直在家等朝廷来放任,可是半年过去了,一直没有得到朝廷的任何消息,也没有受到朝廷放任为官,就一直在家闲起。安家也多次到石泉县衙门去打听,但也仍无消息,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在一次家族聚会中,族人都对此事议论纷纷,为什么我们白草坝这棵上百年的“白草”会突然死去?为

什么我们安家的后生考上武状元朝廷不放任为官?这些现象都是在对面上泽口那些人修索桥后发生的,难道都和这座桥有关吗?正当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时,族中有一人说:“大家是否记得索桥落成后踩桥那天,有个讨口子边走边唱的事,他反复唱‘河是弓,桥是箭,射死安家翰林院’,莫非这是天意?”经大家仔细回忆后,觉得修索桥这件事确实有些蹊跷,为什么原来在下场口过短桥,大路从白草坝山边过,一切都很顺利,白草也长得非常茂盛,他们却非要修索桥改大路呢?难道这一切都是针对我们安家的吗?于是大家商量决定派人前去暗中调查,弄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十几天后,暗中调查的人回来说:此事的确是上泽口田家所为,因他们不服安家出了武状元,并大摆酒席宴请嘉宾,认为他们田家也是官臣之后,现在却门庭冷落,于是请阴阳先生来算命看相,随后用修索桥改大路的办法破坏龙脉,以此来压制安家。当大家得知内情后,都非常的气愤,有的提出去找他们当面质问,有的提议去找当地官员评理,但大家都觉得这样做不合适,不管他们出于什么目的,但修一座桥也是不容易的,也是为片口人民做了一件好事,至于他们修桥来破坏龙脉的事,毕竟也是见不得官,见不得天的事,他们既然可以用这种方法对付我们,难道我们就不会用这种方法来对付他们吗?大家听后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他们也请来了阴阳先生来看,用什么方法来整河对面田家。阴阳先生在反复把白草坝前后左右的山势地形观察清楚后,觉得要想整着对门田姓人家,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在白草坝后面的几个山梁子上选一处最响亮的地方,修一座庙宇,庙内请僧人长期念佛,并常敲木鱼和撞钟,用钟声和木鱼声来整他们。安氏家族的人听了也觉得有道理,就在族中抽出几个精壮人士和阴阳先生一道对九处山梁子进行查看,最终选定在麻柳弯和茶窝子之间的山梁子修一座八角庙,庙内供八角老君,长期香火不断,并请僧人长期敲钟念佛,敲木鱼送忏,使钟声木鱼传入对面,正如片口下场口的石头牌坊上的对联所写“十家木鱼敲泽口,九户灯火照三江。”

就这样,上泽口的田家,白草坝的安家互相诋毁,后来都没有出过什么官员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安、田两家也就相安无事了,大家都过着平淡而愉快的生活,这索桥、庙宇也就成为了片口历史的见证。

## 金德贵打启伐



在清朝末年，各地军阀纷纷拉队伍占山为王，他们烧杀抢夺不断扩大地盘，同时大量招兵买马、购买枪支弹药装备增强部队战斗力。金德贵就是在这个时候发迹的。

金德贵本是湖北人，随父辈来到四川金堂县，从小不好好读书，专爱舞枪弄棒，他父亲就把他送到武馆学了一些功夫。长大后正逢乱世，各地军阀混战，他先后也跟过几个小军阀的屁股后面跑，但都未受到重用，也没有发挥出什么才能。在他30岁那年又去投靠杨森的部队，跟着队伍打过几次仗，由于他打仗勇敢不怕死，所以被提升为连长。手下有一百多号人，一百多条枪了，这时候他就不满足只当个小小的连长了，就想把队伍给拉起走，自己单独干。当时虽然是军阀混战，但那毕竟是弱肉强食的社会，你那点人马装备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就萌发了到富裕的地方去抢夺来扩充自己实力的想法。金堂县很早就有人到松潘赶烟场，因到松潘赶烟场必经片口，那时的片口已有“小成都”的号称了，白日场（天天逢场）人多得很，非常繁荣。有人给金德贵出主意，不如把队伍拉到片口去，一来抢一些钱财，二来还可以在片口占山为王。金德贵一听，觉得的确是个好主意，但又想，你总不能无缘无故的把部队拉到片口去，总得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让官府和百姓相信，才能让你顺利的到达片口

吧！于是他就找到当时在金堂县的毛奔、何长子等几个人商量，帮他出主意。这几人商议后告诉金德贵说：先由毛奔、何长子他们以袍哥的身份去片口，找一些当地人为非作歹，让群众产生愤怒，同时搞些小摩擦使当地群众和他们打起来，找官府评理，然后他们又反过来支持这些人找官府闹事，并到处宣扬要造反，最后，就由金德贵带领部队来协助官府镇压，这样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到片口，我们在暗中协助你把这些群众镇压下去，这时，你不是一方面得到群众拥护，二方面也得到了当地官府的信任了吗？只要你在那站住了脚，那个地方你说了算，一切财富还不都是你的了吗？金德贵听完后，觉得这真是个好主意，当场决定就这样办，并给毛奔、何长子二人拿了两根金条，叫他们去组织人手，尽快出发到片口去。毛奔、何长子本来就是在社会上操“浑水袍哥”的，巴不得有这样的好机会，又有人给拿钱，又可以吃喝玩乐，几天后就组织了十几个人到片口来卖小百货。到了片口后他们也拜了当地的码头，交了帖子，很快就得到当地袍哥组织的认可，并和当地的“浑水袍哥”打得火热。他们开始还很规矩，随着时间一久，就开始实施他们的计划，在羌人与汉人之间制造分裂，在各个保甲之间制造矛盾。那时候片口场12个保，连太白（现小坝镇外白村管辖的地方）都属于片口管，每个保的民团都有枪，虽然步枪很少，但明火枪还是有的，所以一遇到各个保出现矛盾时，都把枪拿出来，弄不好就要出人命的。因各保的民团平时难免不为这样那样的事有些争执，有些矛盾，再加上毛、何这伙人从中添油加醋的一整，矛盾就更深了，经常出现各个民团之间打架，有时候甚至动枪，找到当地政府解决，当地政府也无能为力。那时片口场虽然是在刘氏族把界碑移了后，石泉县承认片口归石泉县管，但一直没有正而八经的派过人管理，当地的政府大事都是由本地几家富户的人在负责处理，其他一些纠纷事务就由当地的袍哥组织解决，到茶馆讲理，输了的人给茶钱，所以当一些大的矛盾出现时政府也无法解决，这也给金德贵到片口打启伐提供了机会。所以，在毛奔他们来片口的三个月后，金德贵的部队也就开到了片口。他们到片口后就住在片口中街肖家苑里。那时，片口人还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兵，好多都吓得躲起来了，当地的几家富裕的人户也都跑到乡下去了——怕被“拉肥猪”（被敲诈勒索），所以片口场几乎就是这支部队说了算。刚来时部队还是很遵守规矩，但住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就开始乱来了，到馆子头吃了饭不给钱，大白天到处抢东西、随便奸淫妇女。有一次有一班士兵没事就背起枪到后街子乱转，转到许家磨坊（片口从上街子到下场口有十六家用水冲的磨坊），看到白羊高山有两娘母在那里推磨，这伙烂兵硬是用枪把老婆子赶走，把女子轮奸了，等到这伙烂兵走后，



老婆子回到磨坊看到她女儿睡在地上已奄奄一息，找人背回家没几天就死了。还有一次，在金德贵的部队住进片口的三个月时，有人来报说太白的民团造反要来打片口，金德贵听后马上派兵去镇压，把太白造反的人全抓起来，

审问后最终押了一批主犯回来，第二天在地藏庙坝坝开公审大会，要杀32个人。金德贵晓得他这样做，本地人是不满的，但他就是要让本地人怕他，当他把这32个人押出来后，他不要他的兵去杀，而是找本地人来杀，当时本地人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杀。金德贵就拿出一堆银元来，说哪个愿意来杀，砍一个脑壳给他一个银元。这时，人群中有人说他愿意来杀。大家一看是黄占云，此人37岁，一直没有娶到老婆，成天在街上喝酒瞎逛，正愁没钱用。于是他就上前去从金德贵手中接过马刀，硬是把这32个人头砍了下来。他砍完人头浑身沾满了鲜血，手脚直发抖，拿到银元后在地藏庙坝坝头坐到天黑才离开，后来他用这32个银元讨了个婆娘。但当他婆娘怀上娃儿后，他就开始睡不着觉，每晚上眼睛一闭就出现这32个人向他要脑壳，吓得他浑身直冒冷汗，并且一晚上比一晚上严重，后来人慢慢消瘦，吃不下饭，没有等到三个月就死了。死的时候，他婆娘还没生，没多久他婆娘也就改嫁了，后来娃儿生了也就跟别人姓去了。

金德贵在片口滥杀无辜，奸淫估霸，引起片口本地人极大不满。尤其是最早来片口那12姓羌人，他们多次在一起商量，要把这支队伍赶走，说我们羌人要自己人来管理片口。他们暗中和各保的民团联络，定好时间统一行动，把金德贵赶跑。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先把毛奔和何长子杀了，再去攻打金德贵，并由上泽口田家的二大王出面领头，因此人在田家排行老二，幼年习武学了一身功夫，胆子很大，人称二大王。

行动那天片口赶会的人很多，田二大王先带了几个壮年到街上喝茶，当看到毛奔和何长子走出来后，他吩咐几个壮年说，你们去对付何长子，我一个人来对付毛奔。这时，毛奔已走到中街子李家面馆门前，田二大王大步上前抓着毛奔，几拳打在胸口上。哪知毛奔也非等闲之辈，只见有人偷袭他，急忙挣脱田二大王之手跑进李家面馆。田二大王接过手下早就准备好的杆子（木棒上安把尖刀，类似长矛）冲进李家面馆，拿着杆子就杀，这时毛奔已无处藏身，急忙钻到面馆的案子下面。田二大王几杆子就把毛奔戳死了。同时，几个壮年在街上也把何长子杀死了。听说杀死了人，当时街上全都轰动了。田二大王伙同几个壮年已随人群撤到后街子，那里早已埋伏民团，只等金德贵的人马出来。这时金德贵正在肖家苑门里边烧烟，听说有人把毛奔和何长子杀了，急忙集合队伍准备出来清剿，这时只听到肖家苑门周围枪声大作，他知道已被包围了，就叫队伍暂时不要出去，看看情况再说。等到天快黑时，他想出来看看，刚走出门，外面就开枪把他的卫兵打死了，金德贵只好缩回去，他想，如今晚上出去，必然要遭消灭，加上自己是外地人不熟悉环境，跑是跑不掉的，不如派人去谈判。于是他就派了两个人空手拿着白旗出来投降，当这两个人走出来，见到田二大王，他们说明了来意，田二大王的本意也不过是把金德贵等人赶出片口，而不是消灭他们，因金德贵这个队伍虽然是杂牌军，但他们多半是金堂县的人，金堂县有很多人在片口赶烟场好多年了，而片口有一个金堂帮，若是把这些人消灭了，必然引起金堂帮的愤怒，对片口没有好处。所以只要把他们赶出片口，让他们知道片口人也不是好惹的，也就达到目的了。所以，当听说要投降，他也就马上答应了，并提出限时三天把队伍全部拉起走，抢片口的东西一样都不准带走，并只能走东岳庙这条大路，不能走外白这边。出来投降的人把这个情况给金德贵说了后，金德贵一想也没有其他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只好答应。

第二天，草草埋葬毛奔和何长子二人的尸体后，金德贵连夜集合部队，把枪全部留在片口，只让每个士兵带了五天的干粮，从下街子过短桥经东岳庙出去，走路回金堂县，沿途有些人开小差跑了，部队回到金堂县时已不足100人了。

## 晒金坡的来历

晒金坡位于片口乡竹林沟内(现在的晒金三组),此地海拔1500多米,植被茂盛,山上长着各种药材,野生的大黄、独活、羌活、齐苗子,家种的有木香、厚朴、杜仲、黄柏、黄连,山上有大熊猫、金丝猴、小熊猫等珍惜野生动物。

晒金坡原先叫晒经坡。传说在很早以前,这里原来是一片圆形开阔的荒滩沼泽地,唐僧带领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等人到西天取经,在经过通天河时,遇到河水猛涨,又无船无法过河,孙悟空把通天河的老龟请来驮他们过河,到对岸时,老龟叫他们师徒到西天后,帮忙问一下如来佛他何时才能成仙。唐僧师徒当时爽快地答应下来,但到了西天后却把这事搞忘了,再回到通天河后,又找老龟来驮他们过河,快到对岸时,老龟问起此事,唐僧师徒才记起此事,便说把此事忘了,老龟大怒,转身沉入水中,把唐僧师徒连同随身取回的经书抛弃在了通天河里。后来师徒们几经努力才把经书打捞出来,但经书已经被全部打湿了,他们只好把经书摊开来用太阳晒。但是一百零八部经书要好大一块地盘才摆得开呀?于是大徒弟孙悟空驾起跟斗云,四处寻找高山宽平之处来晒经书。当孙悟空驾云来到片口上空,一眼就看见竹林沟这块沼泽地,它虽然不是很大,但晒一部分还是可以的,而且这里地势很高,受到的太阳光射最强。于是他马上回去拿了一些经书来摆在这里晒,哪知这一晒竟晒了几十年,当唐僧师徒收完各地所晒的经书后,一清查还差一部,就叫徒弟们回忆还有晒在哪里的经书未收回,当孙悟空想起他曾带经书来过石泉县境内找地方晒,应该是那里的经书未收回吧?他又驾起跟斗云来到石泉县上空到处查看,他先后看过旧关岭、鸡窝坪、走马岭、水井坪都未发现经书,最后来到片口上空,只见竹林沟内,原先那一块沼泽地不见了,出现一个大草坡,草坡的顶端是大坪,坪上面有几块大青石板,而整个草坡上全部摆着经书。孙悟空大喜,急忙按下云头来到草坡前,只见原来的沼泽地全部干了,变成一条小溪,小溪的左边是一个大坪,坪上有一根长达十米的大树,树上有一种油脂在燃烧,活像一盏油灯,灯光照耀着对面坡上的经书,再加上太阳光的照射,使经书上的字闪闪发光,于是孙悟空急忙将经书收起,一本本装入书袋,当他收完草坡上的经书后,一经清理还差两本,于是他又走上山顶去找,只见那几块青石板上都印着经文,孙悟空想那莫非就是所差的两本了,走近一看正是所差的那两本的内容,于是他运用法力将石板取下,按上面所现内容,按顺序叫了一声“变”,就将石板上的经文全部取下,变成了两本书,装入书袋回去找师傅唐僧去了。

说来也很奇怪,当孙悟空把对面草坡上的经书全部取走后,这边这棵大树的油灯也就不亮了,当人们走去看时,才发现树上的油脂全干了,所以这盏灯的油干了不亮了,后来人们就把这个坪叫“灯干坪”,对面的草坡也随着经书被取走,草也就慢慢枯萎了,变成了一片金黄色,每当太阳出来,阳光一照射到那里,就是一片金黄,还是犹如当年经书晒在那一样,所以人们就把那片草坪叫做“晒经坡”。后陆续搬些人户上去住,种植药材、发展林木、养殖牲畜,过着日出而行日落而息的生活,倒也自在。

但是由于这条沟的地势险峻,经常发洪水,又无开阔地,沟两边都是陡坡,海拔很高,一年有一半的时间是阴雨绵绵的天气,所以当时人们把这条沟叫“霉洞沟”,有一句民谣是:“好个霉洞沟,三年两不收,男人砍大碱,婆娘编箩篾”,就是当时那里居住的人的生活写照。但在清朝中期,这条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一年夏天,天气特别热,还没有进三伏天,就热得没有办法,也许是片口有史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六月十三刚过的那天晚上,整个沟都是乌天黑地,雷声大作,到了下半夜,就开始下大雨,越下越大,河水也开始猛涨,第二天天亮了后,人们发现这条沟原来是小股小溪,现在已变成一条大河,河岸的庄稼和树木全部被水冲走,有的人家离河较近的猪圈已被水冲垮,居住在晒金坡上的人户,也惊奇地发现,离晒金坡山顶很近的一条沟垮了一个大崩流子(泥石流)。崩流子中间流出一股红水,直冲下面河里,崩流子垮出来的不是泥巴,而是一些石沙,并有一定的光泽,人们等第二三天大雨停了以后,河水也消退了,又跑到这个跨崩流子的地方去看,觉得这种沙子很特别,有人怀疑这种沙是否是一种什么矿物质,沙子里是否含有金子,于是就有人去找金船子来试(因当时片口街团转、白草坝、保尔窝这些地方金子都出得很好了),一试果然含金,并含量还很大,他们马上组织人马来开采,因这个崩流子把上面的表土层都垮掉了,就可以直接挖沙来溜,很方便,加上这条河通过这次涨水以后,水流量也大多了,对溜沙摇金船子都很方便,挖金也很顺利,几年下来这里的人们也都因挖金改善了生活,平时家里农活忙完后,都可以去挖金,每天收入几十元上百元。

后来人们把这个“崩流子”叫做“金崩流”,由于这个金矿来源于晒经坡,“经”与“金”谐音,所以人们也就把“晒经坡”改为“晒金坡”了。

## 走妖

片口的地势是九龙治水，就是九个山梁子都向街上的中心“转经楼”伸来，而每条山梁子都有一条深沟，沟内都有水，有的沟平时看到水很小，但一遇到下暴雨，就马上涨水并涨得很大，由于沟内狭窄、坡度大，所以水流很急，一旦涨大水沟两边住的人户都非常害怕，怕洪水把房子冲走，把猪牛圈冲垮，把两岸的土地庄稼冲毁。传说每一条沟里都有妖怪，这些妖怪一般都是蟒蛇、蚯蚓或“癞克宝”之类长大变成妖精的。它们平时都藏在大山深沟里修炼，一般要成百上千年才能修炼成功，它们一旦修炼成功，就能呼风唤雨，就要回归大海。所以它们就从修炼的地方出走，通过小河进入大河，再由大河进入大江，然后才到大海。在这个迁移过程中，它们凭借修来的法力，能使小沟里平地起水三尺，猛涨洪水，它们随着大水走，每到一处，任何阻挡它前进的东西如房屋、猪牛圈等都会把它摧毁，它们尤其怕桥梁，因为古时修桥都请了阴阳先生，看了风水的并画有八卦图压在桥头，对这些妖怪有震慑作用，所以它们每到有桥梁的地方，都要用它们的法力把水涌起来把桥冲垮，然后才通过。如遇到它们走时人还没睡定，一定不要大声叫喊惊动它们，如果惊动了它们，它们马上就会加快速度，使水流更快更猛，它们还会剧烈摆动头尾，形成一个个巨大的回水湾，甚至给两岸百姓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灾难。所以一看到走妖时，人们一般不敢大声说话，



并把鸡狗关好，以免它们的叫声惊动了这个妖怪，有的还拿出香蜡纸钱来烧，祈祷让它顺利地走，以免伤害人畜和房屋。

记得在民国六年(1917年)的七月间，那天天气晴朗，太阳很大，片口逢场，赶场的人很多，当人们吃过中午饭后，天气突然变化，满天乌云，还没有等到一个钟头，就下起倾盆大雨，并越下越大，尤其是尖尖山那边雨更大，不到两个钟头就涨了大水，街后边这条河是尖尖山的正沟，是两条叉沟结合起来的。听老年人说尖尖山正沟几乎每年都要走妖，有时是晚上，有时是半夜，有时是早上天还没有亮，所以人们都没有看到妖怪，只看到一场大水河床冲得很宽，把河两边的庄稼树木全部冲走了，冲得溜光。所以每次走妖后，住在河两边的人户都要遭受一定的损失，他们还怕下暴雨涨大水。那天涨水恰好在白天，又是逢场天，人很多，见河里头水越涨越大，都打着伞或戴着斗篷、披着蓑衣跑到水巷子的坝坝头去看稀奇，因片口街两头和中间都修有栅门子，水巷子是中街的出口，也是中街子上人们担水的大路，也是片口往保尔窝走的大路，河上修了一座石头矮桥，桥这头上大路有个大坝子，是供交易猪和其他牲畜的市场，所以叫猪市坝，猪市坝旁边就有一个油磨坊，由一姓肖的油匠经营，当人们全部挤到猪市坝看大水时，只见河里头水越涨越高，这时人们看到大水中有一根近5米的杉树杆子，有水桶那样大，笔伸浮在水面并左右摇摆着随着水走，当木杆子来到石矮桥时，就停止不前了，并在原地打转，木杆子后的水也涨的更高，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大的水塘，越淹越宽了，这时站在猪市坝上的人们都大声惊呼，有的说快把木杆子捞上来，人们正准备去打捞时，只见那木杆子一头马上立了起来，搭上了桥面，当一搭上桥面时，那石桥马上就垮了，那木杆把尾巴一摆，一股大水马上涌上大路，并直接冲入肖油匠的油磨坊里，瞬间，肖油匠的油磨坊马上就被水冲走，这时那根木杆顺水而下，很快就进入大河里，它后边的大水也随着它急速流走，这时河面上到处都是漂流的木料、衣物和装清油的大油缸，有的油缸里面的清油都还在，人们当时惊呆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肖油匠的油磨坊离河面至少也有十几米高，水为什么爬坡上来，并且在那里转了个弯冲下来把房子全冲走了？幸好那天人也跑得快，才没有一个人被水冲走。后来听一些老点的人说，那天就是在走妖，河中间那根杉木杆子就是妖怪变的，走到水巷子，因石拱桥挡住了它的去路，它正在那里盘旋时，上面猪市坝人又多，都大吵大闹，所以把它惊动了，它就发怒了，把尾巴一摆，不但破坏了石桥，而且还把肖油匠的磨坊冲走了。

还有一年，大概在晚上9点过，人们正要入睡，突然听到一阵阵如同打炸雷的声

音,感觉地皮子都在抖动,但又没有下雨,大约持续了半个钟头,有些胆大的人就起床出门去看,只见河中间有一条长约数丈的怪物正在翻滚爬行,头上两个灯笼似的眼睛射着白光,它在前面走,身后一丈多高的泥浆子随着它滚滚而来,而它前面的河流还是清澈的。之前听说过水打肖油匠磨坊的故事,人们马上意识到这是在走妖,所以凡是看到的人都悄悄的不敢出声,有人还马上拿出香蜡钱纸来烧,通白妖怪保佑百姓,请它好好走不要损坏沿河两岸的庄稼和房屋。说来也真灵,人们一烧纸通白,那条怪物就一直顺着河中间走了。第二天天一亮,人们到河坝头去看,河中间洗出一条两丈多宽的大槽,把河心上的石头全部冲走了,原来有的石头有房子那样大,少说也有十几吨,都被冲得无影无踪了,但沿河两岸的土地树木都没有损坏。

据说也有人亲眼看到过走妖的全过程。那是一个住在尖尖山脚下的一位孤寡老人,名叫刘福财,年纪70多岁了,有时到山上挖点野生的药材来卖。那一日,刘老汉闲下无事,就在山边到处转悠,当他刚走到片口场街后边的二道沟尽头时,突然看到从水的发源地(那条沟的水是从一个岩上出来的)钻出来一条红色的大蚯蚓,约有小碗那样大、一丈多长。他想: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长、这样大的蚯蚓,莫非是个怪物或妖精?于是非常害怕,马上退到山包上去看,只见那条蚯蚓出来后马上就开始变大,顺着水流而下,沟里的水原本是清的,它经过后就成浑水了,并伴随石头、泥浆涌着波浪滚滚向前。才走出不到半里远就变得有水桶那样大、两三丈长了,头上还长了角,两只眼睛如同两个灯笼,闪闪发亮。这时空中也就布满乌云暴雨倾盆了,整条沟都听得见很大的响声。这时若无人惊动它,它就会顺顺当当的游出去,到大河再进入大海;如果有人或其他什么惊扰了它,那就会扇动尾巴毁坏沿河两岸的房屋和庄稼,造成很大的损失。

据传说,如蛇、蚯蚓、癞克宝这类小动物,它们生在哪里,就在哪里吸收天地日月的精华,慢慢地就成了精,它们成精后不满足原来狭窄的修炼场地,就要另找更好的地方去修炼,就要搬家,这个过程就叫走妖。实际上,所谓闪闪发亮的光,是大山里的朽木经过太阳紫外线长期照射后在山洪冲击下夜晚发出的荧光,其余则应该是人们的幻觉或夸大的神话。

## 端午节钻石秋洞

石秋洞位于片口街后边尖尖山脚下,离街上只有一里路。它是一个天然溶洞,洞中有股泉水流出,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此水都是非常清凉,喝起来有一股香甜味,从来不浑。尖尖山两边的王家沟和麻窝溪沟的水在九倒拐汇合后从片口场后边流过进入大河。



传说在片口场刚刚开发不久的时候,片口的场镇规模还很小。当时修建片口场时古人考虑到防火,在街中间开凿了一条水沟,从上场口一直通到下场口,水沟上面大多用石板盖起来,隔三五户人家门前留一段三尺长的空子不盖,供大家洗菜、洗衣服和舀水,并保持常年水流畅通,所以说片口场的用水是十分方便的。上场口住有一户姓童的人家,这个姓童的人家看中这个水源,就养了一群鸭子,当鸭子长到有三、四斤重的时候,有一天下大雨,整整下了多半天,等雨停后已到傍晚了,童家人才发现自己养的鸭子全部没有回家,当时大家都很着急,赶紧到河边去找,但眼看已经黑了就只在近处到处找了一下,没有找着也就回家来等,第二天天亮后再去找。第二天,天仍然下着雨,童家人就把街房四邻都叫上一路去找。大家披着蓑衣、戴着斗笠,分别四处寻找,找了一个上午都未找到一只鸭子。中午大家回到家里纷纷议论起来,有的认为,街后这条沟水涨得很大,而且全部是浑泥巴水,鸭子还是不喜欢的,况且鸭子就是从这条沟冲下去进入了大河,在大河里也应该能看见一两只鸭子,为什么连一只鸭子都没有发现呢?所以大家认为鸭子不可能从这条沟跑掉,而是很可能顺着水往上边走了。因上边也就是九倒拐以上的王家沟的水要比麻窝溪这条沟的水要清些,因这条沟中有石秋洞流入的清水,鸭子喜欢清水。大家就很奇怪,于是他们又顺着麻窝溪这条沟往上找,找到山脚下,再往上就是一个两三丈高的坝坎,连人都无法上去别说是鸭子,大家又回到家中,童家人觉得实在找不到,也就只好放弃了。可是就在鸭子失踪后的二十天,有人来给童家说,片口场的山那边太白河坝里出现了一群鸭子,叫他们赶紧去认。于是童家人马上找了两个人从家里出发,因片口和

太白中间相隔一个大山梁子,也就是尖尖山的支脉,一行人从阴山湾上去,爬上陡坡梁,经过凉水井,走到大梁子垭口,在那里歇了一会,吃了点干粮,又下山走到太白河坝已是下午了,果然见到一群鸭子,一看认得就是那群丢失的鸭子,一只也不少。但使他们非常纳闷的是这群鸭子是怎么来到山这边的?鸭子走旱路根本就不行,就是能走,这一二十天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发现吗?大家分析来分析去,都觉得不可能,于是有人提出了大胆的设想,鸭子是不是顺着清水从石秋洞中过来的,若真是那样,那就证明石秋洞可以通往太白河坝,大家在太白河坝仔细查找,果然发现一个洞口,也有很多清水流出,但弄不清楚洞内的情况,不敢贸然进洞去看。大家最后决定还是先把鸭子运回家后再做决定,因如走原路回去,背上几十只鸭子,又要爬上山顶很累人,所以人们决定顺着太白这边的王家沟出来,走到金凤桥,从外白的大路回来。当他们回到片口把这个情况给当地的保甲长说了以后,立即引起了保长甲长的重视,他们决定在片口场抽几个精干又有经验的人从石秋洞钻进去,看一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

五月初五端午节这天,选出来的四个人来到石秋洞口。因从来没有人钻过石秋洞,洞门口已被各种藤条网满,他们拿出准备好的砍刀把藤条砍开,就见一个簸箕大的洞口,里面的水流得哗哗作响。于是他们就把带来的雄黄和酒兑好,抹在脸上、耳朵上避免毒蛇和蚊虫叮咬,披着蓑衣点燃火把、蜡烛钻了进去。他们一进洞,惊奇地发现洞内非常宽广,洞是顺着山势往上延伸的,全是雪白的石头斜坡,水顺着斜坡往下流淌,石坡上出现各种形状的图案,非常壮观。洞顶有一个斗筐大的石灯笼,再往上走约十几米,就是一道门,石头门槛门枋,高约五尺,宽三尺左右,进到门里面,又是一个很宽广的空间,有一张石桌子四个石头凳子,桌子上摆的石头盘子,里面装有石头豌豆、胡豆,洞顶上有各种动物,如鸡、鸟等。过了这一段上面又有一道门,和上一道门一样,石头门槛门枋,进去后,也是一个很大的空间,里面有石头碗、灶和石头蒸笼,很像一个厨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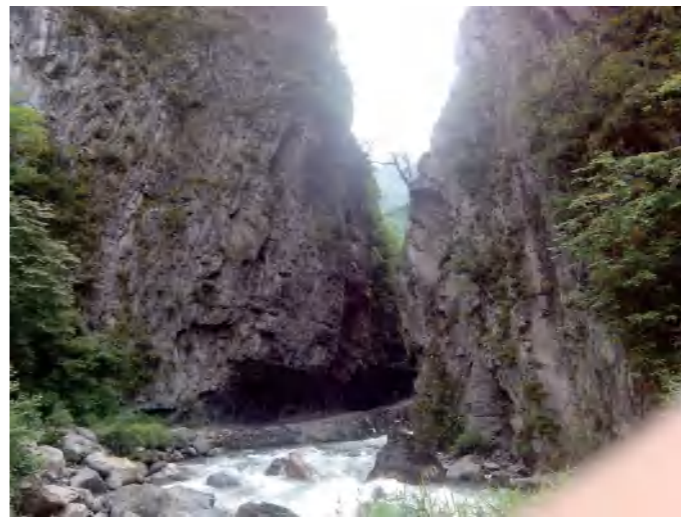
过了二道门,就走到第三个洞门了。这个洞门比前两道门略小些,样式和格局都和前两道门是一样的。进了门后,里面是一间很大的卧室,里面有一张大石床,床上有帐子、被盖、枕头。四个人都很惊奇,难道这个石秋洞里真的住过神仙吗?为什么这个洞里会有这些东西,虽然是石头的,但跟真的一模一样,不是住过神仙,这些东西又是哪里来的呢?

在三道门停留了一会儿,他们见手中的火把已快燃完了,就把蜡烛点燃继续往

前走。但因为洞里面空气稀薄缺氧,蜡烛越燃越小,他们眼看蜡烛就要熄灭,于是决定往回走。因往回走离洞口越近,空气就越通畅,蜡烛就不会熄灭了。当他们走回洞口时,洞口围着很多人,都想知道洞内的情况,当他们把在洞里所看到的景象情况给大家说了后,大家都很好奇,都想进去看一看。这时族内一位老者说:“大家不要急于进洞去看,因这个洞到底有多深,洞内有没有什么妖怪都还不清楚,所以大家都不要盲目的进去,要想证明这个洞是否能通往太白河坝,还是先用鸭子来试吧。”于是派人去捉了两只鸭子从洞口放进去,并派人在洞口守住不让鸭子出来。结果等了十天,也就是五月十五,那两只鸭子果然从太白河坝边上的洞口出来了,当派出等鸭子的人把鸭子捉回来后,大家都深信不疑,这个洞是能通太白河坝的了。

虽然把这个洞能通到太白河坝这个事情弄清了,但这个洞到底还有几道门,每道门内还有些什么,洞内一直是往上走的,又到什么位置开始向下,洞内的水又是怎样来的,等等一切都还需要去弄清楚。但又有什么办法来弄清楚呢,因洞内越往里走越黑,空气越稀薄潮湿,蜡烛火把根本就点不燃,那时又没有电筒,更没有其他好办法进得洞去。于是保长决定暂时放弃,等找到好办法再进洞去看。

又过十多天,大家也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来。有人提议用灯笼去照明,因灯笼四方是用纸围住的,不怕风,但纸怕水,因洞内水很大,稍不小心把纸打湿了,灯笼也就熄灭了。最后有人提议用牛皮做灯笼,这样的灯笼就不怕水了,大家都觉得是个好主意,于是就请匠人赶制,做了四个牛皮灯笼,还是由上次那四个人去,因他们上次去过,虽然只走到三道门,但毕竟对洞内情况已熟悉了,这次进去看能否走到底,把洞内情况进一步弄清楚。



过了几天,这四个人就又出发去了,这次没有带雄黄酒,只带了点干粮就提着牛皮灯笼钻进洞里。由于上次走过,对洞内情况也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很快就走到三道门,他们在三道门里短暂休息后又继续往前走。这时突然一股寒气吹来,大家

都觉得很冷,直打哆嗦。当他们停止不前时,这股寒气也就没有了,他们又继续往前走,刚往上走了几步,那股寒气又从上吹来,他们又只好停止不前,这时有人提议不往上走,干脆回去算了。但领头的说,既然我们费了这样大的神,现已走到这里了,外面大家都在盼望我们把洞内情况弄清楚,如我们现在回去,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吗?我们也无法向大家交代,所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克服,一定要把洞内情况弄清楚,才对得起整个片口场的父老乡亲。经他这样一说,大家也都没有什么说的了,都表示一切听他安排,一定把洞内情况弄清楚。

他们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等寒气散完后,又继续往前走。走了十多米,眼前又出现了一道门,看样子这道门要比前三道门都大些。当他们刚要走到门口时,突然一股更强大的寒风从门内吹出来,这时他们已站立不稳,急忙后退,但退了几步就被寒风吹倒了,这时寒风越来越大,他们根本站不起来,手中的灯笼也全部掉进水里被冲走了,洞内一片漆黑,他们也被风吹着顺水往下滑,根本看不见任何东西。

等他们看到一丝光亮时,已经到了洞口,全部浸泡在水里。这时,他们四个才清醒过来,他们是被寒风赶到洞口的。他们从洞口爬出来,回到家里把这个情况向保长和乡亲们汇报了,大家都感到很奇怪,可能这个洞中住有妖怪,这股寒气就是妖怪吹出来的,但又怎样才能弄清楚洞内是不是有妖怪呢?人又不敢再进去了,大家商议后,决定去找一位道法高深的法师来弄清到底是什么妖怪,看有没有办法把这妖怪赶走或除掉。

大家分头去找,最终从云华山找来一位高僧,此人多次赶妖除怪很有经验,来到片口场后,保长把石秋洞的情况给高僧做了详细介绍。第二天,他来到石秋洞外边仔细查看,对周围的地势、水流、山形情况都认真地看了一遍,回到家后,保长问他是否弄清楚了是什么妖怪,高僧微笑着点点头,说他基本上有数了,再等几天便能清楚了。

第三天,高僧就叫人带上一筐鸡蛋,和他一起来到石秋洞,叫人把石秋洞洞口放上一些树枝做过记号,然后叫人把鸡蛋放进去,就带着人回来了。大家都不知其用意,问他他只是笑而不答,最后他说:“你们明天就知道了,回家去吧,好好休息。”第二天,他又带着昨天去过的几个人来到洞口一看,昨天放的鸡蛋一个都不见了,树枝做的记号也被拉出一条很宽的路来,这时高僧胸有成竹地说:“果然被我猜中了,正是这妖孽在里面作怪。”

大家问高僧是什么妖孽?他说是蛇妖,根据这两条沟来看,沟内的水都是从尖尖

山上发源的,沟并不很深,而两条沟内的水都是从草地或山坡上慢慢浸流出来的,汇合在一起慢慢变大,这种岩洞出来的水受地内温度变化的影响,很容易突然变大变小,这样就很容易引发山洪爆发。一旦山洪爆发,就会把山上的蛇、癞克宝、蚯蚓等冲出来,这些动物有的在山上吸取大地精华修炼了多年,有的已修炼成妖,趁山洪爆发就顺着水走了,游到大河再到大海,所以每年都要涨几次洪水,走几次妖。而有的虽然修炼成功,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走入大海,就在山里和岩洞内继续修炼,而石秋洞内住的就是这种蛇妖。它已是修炼成妖的了,住在洞内只是等时间和机会,一旦有了合适的机会,它也会趁涨大水时走入大海的。

大家听了高僧的解释都纷纷点头认可。但又有人提问说:“既然山里那么多动物都能变成妖怪,你又怎么这样准确判断出石秋洞内是蛇妖呢?”高僧说:“我听你们把进洞里看到的情况一说,尤其是遇到一股巨大的寒气把你们吹出洞来,我就怀疑是蛇妖,因其他动物修炼成妖后,不可能吹出这样大的寒气,更不会住在这潮湿寒冷的洞中,而这条洞长达十几里,出口入口都是河流,也便于它出走和到大海。常言说‘蛇大成蟒,蟒大成蛟’,它们一旦成蛟后就要到大海里去,在海中看能不能变成龙。还有就是前几天我让你们放在洞口的鸡蛋,也是试探里面是不是蛇妖,因只有蛇才吃鸡蛋,其他的像癞克宝、蚯蚓等是不会吃鸡蛋的。当第二天我们来看鸡蛋不见了,我更坚定了我的判断,加上我用树枝做的记号,也被它破坏了,而被破坏的痕迹来看,也是蛇走过的痕迹。”

大家听他的分析后,都觉得很有道理,但还是有人提出异议:“你说洞内住着蛇妖,那为什么鸭子从洞中走过去却完好无损?一只也没少呢?难道蛇妖就不敢吃鸭子吗?”高僧说:“问得好!但你们忘了鸭子的粪便是蛇的克星,蛇一旦从鸭粪上梭过,身上沾了鸭粪,它身上就马上会脱皮,甚至烂掉。所以蛇一般不会去有鸭粪的地方,你们想那样多的鸭子从洞中通过,难免不屙些粪便,所以蛇妖看见鸭子来了,早就躲得远远的了,你们没有听说过,有些人家为了避免蛇还专门去喂些鸭子吗?这就是为什么鸭子能顺利地洞中通过的原因。”

这时又有人提出问题:“你说洞中住着蛇妖,进洞的人是被蛇妖的寒气赶出来的,那为什么第一次进洞的人又没有遇到寒气,又没有被寒气赶出来,若不是火把熄灭了,他们可能都从洞内走到太白河坝了,也早就把洞内的情况弄清楚了吧。”高僧笑了笑说:“你们忘了那天是什么日子了?”大家说:“没有忘,那天是端午节。”高僧说:“对了,你们听过白蛇传的故事吗?就是说的白蛇修炼成妖后变成人去和许仙成

了亲,在端午节这天被王道凌用雄黄酒灌醉现出了原形,把许仙吓死了,后白蛇醒来看自己因喝了雄黄酒而现出了原形,把自己心爱的丈夫吓死了,追悔莫及,从此就惧怕雄黄酒了,所以后来凡是蛇都怕酒,尤其惧怕雄黄酒了。况且端午节这天还有恶月恶日驱避说,在端午节这天百虫都要躲避,因那日白草都是药。你们第一次进洞正好是端午节,加上你们又带了雄黄酒,并把脸上、耳朵上都抹得有,这雄黄酒的气味老远就能闻到,那蛇妖闻到这种气味早就躲得远远的了,况且这条洞有通外白乡的太白河坝,它也有可能顺着太白河坝走,所以端午节这天也许它并不在洞中,即使在洞中也早就躲在某个角落里了,也就是你们第一次没有遇到寒气的原由。第二次进洞,从时间上看不是端午节,错过了恶月恶日驱避日,从物质上看,你们没有带雄黄酒,更没有把雄黄酒抹在脸上、耳朵上,少了对蛇妖最有杀伤力的武器,所以就被寒气赶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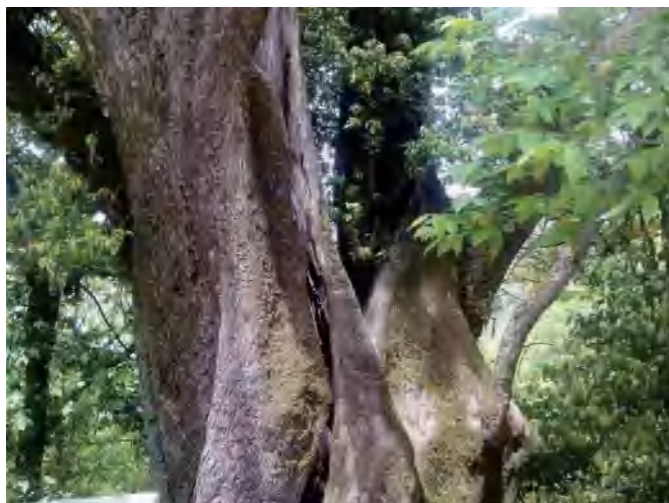
大家听完高僧的话,都觉得心服口服了,但保长还是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在虽然弄清楚了洞内住的妖怪,但请问高僧,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妖孽除掉或赶走呢?”高僧想了想说:“目前暂时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来除掉这个妖孽。但是请大家放心,这种妖孽它一般不会伤害人的,即使它们在涨大水时顺着水走入大河时,只要你们不大大声喧哗,它都不会伤害人畜的,也不会毁坏两岸的房屋和田地。所以你们今后如遇到走妖,一定不要都围起去喧哗,要静静的看或给它烧点香蜡让他顺利地走入大河到大海去。就目前这个妖孽来看,它也基本上是修炼成功了的,走入大海是迟早的事了,它是等合适的时候涨水就走了,所以没有必要去收拾它,当然如它走后,也有可能会有其他修炼的妖孽进入洞中,今后你们想要进这个洞,一定要选在端午节这一天,并一定记住要喝雄黄酒,当然把雄黄抹在脸上耳朵上更好,这样保证你没有事的,不是端午节一定不要进去。”

后来人们就把这作为一习俗,每年端午节,大人、娃儿在吃了中午饭后,都要结伴去钻石秋洞,因中午每家都要喝雄黄酒,都会把雄黄酒抹在脸上和耳朵上,但钻进石秋洞最多也只走到二道门和三道门,因里面空气稀薄,越往里走越冷,火把根本打不燃,现在人们带上电筒照明,但也走不了多远,只在洞口和一道门等地捡石胡豆、石豌豆和一些各种形状的彩石回来玩,从来没有人走完过这个洞,所以对洞中为何形成这些奇特的景观一直是个谜,至今也无法解开。

### 三、片口往事



## 金银号开木厂



明成化十年(1475年)期间,片口场镇已具有一定规模,那时很多外地人到片口做生意开商号,以陕西人居多,其中,“金银号”就是他们开办的几个商号中经济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那时片口街背后有一片原始森林,野杉树一抱多粗,长得非常茂盛,当地人根本无法开

采,“金银号”的老陕们(当地人对陕西方向的人的称呼)早就盯上了这笔财富,他们和外界联系好了,就组织当地人砍伐,砍伐后经过初步加工,用水运的方式运出去卖,当地人只是挣苦力钱,帮他们砍树子,锯树子,加工成型,然后背到大河边上,也帮他们从水中放出去。后来从下河来了一伙人专门放排子,就是把几十根木头捆在一起,扎成一个长方形的排,前后有舵,由两人前后掌握方向,从大河中间走,如遇急流险滩技术不好的就会有生命危险。当时这种“放排子”技术都是下河人才能掌握,当地人很少会。后来成为片口首富的“袁二贡”就是因为放排子来到片口的,所以片口至通公路以前都还保持着放排子和放散漂的运输方式。

前后开采了十几年,把街背后和周围团转的木头全部砍完,后又砍到尖尖山,狮子背,甚至砍到鸡公山,打牛棚子,硬是把这一片原始森林砍光了,后因越砍越远,运费太贵,老板不想多给工钱,所以就没有多少人干了,最终造成砍下来的木头运不出去,全部烂在山里。现在那些大森林里头,仍然可以看到当年砍的木头烂在那里的痕迹,最后这个木厂也就无法开办下去了,在明弘治三年(1490年)就彻底办垮了。

“金银号”木厂算得上是片口有史以来开办的第一个企业,也使当地人大开了眼界,增长了很多知识和经验,也学会了很多和外界打交道的本领。

## 法国神父建教堂传教

清同治六年(公元1868年),一名法国年轻神父葛叶被成都天主教会派到片口来考察修建经堂一事。他一到片口就被片口的山青水绿、地势开阔所吸引,当场决定马上动工修建,地点就定在片口场下街梨儿园。教堂建筑规模为四楹四合样式,和成都驷马桥的教堂一模一样,占地2407平方米,于第二年完工,规模宏伟壮观,拥有房屋42间1641平方米,有大厅、神台(神父讲经传教的地方)、钟楼、厢房、厨房、客房,中间一个大坝子,坝内修有消防池一口,约可容水30立方米,四周栽满花草,环境十分优雅。后又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两次重大维修完善,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教会除房屋外还拥有墓地8134平方米,供埋葬奉教人员用,土地4344平方米出租,收入归教会所有,做补充教会经费支出,有信徒200余人。天主教在清代传入北川,据现《北川县志》记载,天主教约在清朝同治年间传入北川的,同治至光绪年间法国传教士在北川先后建立了片口本堂及四个支堂(俗称经堂),属川西北代牧区管辖。代牧常驻成都,后属新成立川西代牧区,代牧仍驻成都,1946年川西代牧区改为成都主教区,片口本堂属之。四个支堂分别为小坝上沟经堂,曲山北街经堂,擂鼓坪经堂,小坝上街经堂。小坝上沟经堂始建年代无考,曲山北街经堂建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擂鼓坪经堂建于光绪十年至二十年间,小坝上街经堂始建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片口教堂常驻神父一人,负责全县天主教事务,由成都主教区委发给经费,另有经书教员修女等童贞女,教堂内设有天主教教会、追事祈祷会等机构。天主教教会设会长一人,由教民民主选举,神父认可产生,主要负责管理教会的教务活动等,追事祈祷会先称禹王会,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后改为诸事祈祷会,设会长副会长各一人,会员若干人,当教徒亲人丧葬或遇不吉利之事,即带领事主向天主祈祷,祈求赦免罪过或逢凶化吉。

当地信奉天主教的人很少,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北川有3名教徒,最早领先入教。至1867年,片口教堂建成后,就由成都天主教会直接为川西北片区委派神父,第一任神父就是法国人葛叶。此人很年轻,知识渊博,对人和善,到片口就开始他的传教活动。

第一批加入片口天主教的有王



姓、邓姓、董姓、李姓、曾姓、何姓等四十余人，后逐渐扩大增加，到民国三十七（1948年）片口教堂已拥有教徒200多人。小坝上沟经堂有教徒180人，常年开展活动，每逢礼拜六、礼拜日都要举行早课，全部教徒到经堂念经两小时，片口经堂最后一位神父杨式如，成都神职学院毕业，民国三十四（1945年）被派到片口经堂任神父，管整个北川各个经堂。最后一名童贞女王朝英，片口本地人，在王家奉教时，王朝英只有九岁，被选中后，派到外地学习礼仪，三年后学习归来，正式当童贞女负责照顾神父饮食起居。1951年受广元天主教革新运动的影响，北川的片口、小坝全体信徒集会，成立片口天主教革新委员会，民主选举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6人，取代原教会，并领导本县教会的教徒，学习和开展宗教活动。据绵阳市民宗委教志记载：民国三十七（1948年）片口教堂仍占地面积2407平方米，有房屋1641平方米、墓地12.2亩、土地6.5亩。1952年片口教堂的墓地、土地和小坝上街、曲山县城、擂鼓三个支堂的房屋被没收，片口教堂和宅基地被粮站租用，没收了全部宗教用品。神父杨式如被批斗，宗教活动中断，并把神父弄到三清庙去给片口供销社喂猪。童贞女王朝英下放农村劳动，后嫁给神父杨式如。供销社养猪场撤销后，杨式如和王朝英被下放到片口乡的磨盘沟劳动改造。杨式如于1988年病死，王朝英就跟她侄儿生活，2008年才去世，终年81岁。

1979年落实宗教政策，恢复了片口教堂，1985年正式对外开放。现有门面三间，占地约400平方米，教职人员1名，有信徒200多人，门店年租金收入1800元，无其他收入项目，2008年“5·12”地震前民宗局每年补助2000元做维修费。在“5·12”大地震中，建筑物有中度损毁，现已全部维修完好。现上沟经堂有教徒180人，占地面积1221平方米，有房屋9间，建筑面积337.6平方米，在“5·12”大地震中受到严重损坏，但由于远离场镇无法出租，更无其他收入项目，民宗局每年补助房屋维系费2000元。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红四军、红九军、红三十一军、红三十三军、红三十四军、妇女独立师、川陕省委等相继来到北川，建立县、乡、村苏维埃政权。红四军、红三十四军在片口住73天，就把政治部设在片口教堂。红三十四军路过片口后，政治部在片口经堂围墙上留下的大幅标语“红军是穷人的军队，跟着红军走，打土豪、分田地，有饱饭吃”保留多年。可惜在后来的改造维修中全部毁坏了。值得庆幸的是片口教堂的其他房屋未被破坏，地震有的已加固维修，现仍保持原貌。宗教活动在神父姜天祥的带领下有序进行，并由姜神父定期来片口召集小坝、泗耳乡的教徒讲爱国、爱教的道理。

## 奉教人打死五品官

清朝同治年间，片口也渐渐繁荣起来，很多有志之士把自己的娃儿送去读书考取功名。片口就出了一个五品大员——肖登品。肖家祖籍在湖北，湖广填四川时来到石泉县片口乡，在他爷爷时就发了财，是片口的富户之一，在片口中街修了一座很大的院落，由几个四合院组成，两重天井，两边是封火墙，后边有花园、鱼池，这就是片口历史上著名的“聚芳园”。“聚芳园”在肖登品封官后，改名叫“肖家苑门”。肖登品在家属老二，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肖登品从小勤奋好学，聪明过人，他爷爷和父辈都很喜欢他，在18岁时就给他娶了妻，但他一心要考取功名，终于在26岁那年考取功名。当时考取功名后，要等朝廷放任才能为官，但朝廷却迟迟没有消息。这一段时间，他就经常到石泉县县衙去打听，也顺便帮县衙做一些文书类的杂务。

当时的大路是从东岳庙翻过去到内外沟（现小坝镇的上沟村），从内外沟出去才能走到小坝镇。内外沟有一座天主教经堂，比片口的教堂还要早建好几年，住有神父和童贞女（天主教修女），肖登品路过此地多次在经堂歇脚，和神父谈古论今，时间一长便和童贞女也就熟悉了，两人经常眉来眼去，互生爱慕。肖登品私下许诺童贞女，等到他放任为官时，就一定把童贞女带走。这一切都被神父看在眼里、恨在心头。表面上神父不露一点声色，背地里却在组织他们的教徒，等时机一到，就要收拾肖登品。

第二年朝廷的圣旨下来了，任肖登品为龙安府府官，正五品，立即上任。肖家上下欢喜无比，在片口街上大摆酒席，请亲戚家门、地方绅良欢庆，场面闹得很大。这个消息自然也就传到了内外沟经堂。神父于是就召集奉教人商量如何对付肖登品。经商议决定派出十几个精干的人，在东岳庙这边设埋伏，等他路过时把他打死。

翌日，肖登品告别父母妻儿和众乡亲，从片口出发去龙安府上任。因当时朝廷只把官服送到石泉县县衙，叫肖登品到县衙去换官服，所以从片口走时肖登品并未穿官服而是便装，坐滑杆（儿）并只带了几个家丁。刚翻过东岳庙，就跑出来一伙人把肖登品他们围住。这伙人都用锅烟墨抹了脸花，根本认不出是谁，不由分说，一阵乱棒把肖登品给活活打死了。

县衙忙将此事报奏朝廷，朝廷派人来查，当查到是奉教人所为，也就不了了之。因清政府从慈禧太后和洋人签订了卖国条约后，中国就允许洋人在中国传教，朝廷一直惧怕洋人，更何况你只不过是个五品官。真所谓色字头上一把刀呀！

## “肖家苑门”人吃人

民国廿五年(1936年),片口出现了一场罕见的大瘟疫,大人、娃儿身上都无名中毒地生疮,抠一下就流黄水,流到哪里就烂到哪里,医不好,据说光是得这种病就死了好多人。其实主要是当时莫得吃的,买又买不到。头年就没有种下去,现在来种就连玉米种都莫得,就只有用折耳根、矮茶籽、树皮、草根等野菜充饥。人要是长期吃这些东西,就会黄皮寡瘦,脸上浮肿,走不动路。据说当时有的人走到走到倒下去就死了,根本莫人埋,到处是尸体。

人一饿慌了就精神恍惚,见啥都想吃。据说当时有几个外地人,原来在片口做手艺,遇到闹兵荒后,就莫人请,他们就住在肖家苑门里面混日子。因当时肖家属于富豪,人都跑去躲起来了,值钱的东西也基本上被抢光了,也没得啥吃的,这伙人实在饿得不行了,有人就想出吃人肉的主意,不然大家都只有饿死。

于是,他们暗中把落单的人用棒子打死,把尸体清洗干净,砍成坨坨,内脏全部不要,用大锅煮起来吃。

才开始人们并没有发现他们在吃人肉,只是发现场镇上隔几天就少一个人,隔几天就有人端骨头出来倒。他们说猪、牛骨头,但大家不信,那个时候哪有什么猪肉、牛肉可吃?从骨头形状上来看也不像猪、牛骨头,于是就有人去报了当时在片口管事的。管事的就派人去查看,发现在肖家厨房的大锅里正煮着一条人的大腿肉,当场把这几个人抓起来审问。据他们交代,他们已吃了三个人了。这就是震惊全县的肖家苑门内吃人肉的惨案。

这场瘟疫使片口人饿死一半,加上民国廿四年(1935年)又遭受一场兵灾,红四方面军几千人在片口驻扎两个多月,把原来的粮食基本吃完了,当时闹兵荒,正值5月份是种大春、收小春的时候,人们都忙着躲兵荒,小春没有收回来,大春又没有种下去。红军走后,川军又来扰骚了一段时间,使片口本地人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种庄稼,即使要种连玉米种子都找不到。当时有一些外面有关系和熟人的,就跑到安县等地去把玉米弄回来卖,但价格很贵,一斤玉米要卖五吊钱(相当于解放后的5元钱),一般是买不起的,更别说大米了,那更贵。所以当时片口人要吃大米,是很稀奇的,只有病人和小娃儿才能吃到。后川军中有一个郑旅长给片口赈济了一些玉米种子,让每户人家去种。半年后,也就有了收成,人们再弄些野菜搭着吃才勉强度过了难关。

## 片口的张开不得

张志诚,片口的首富,解放前曾任过片口的乡长,解放后土改时抵抗政府被枪毙了,现片口保留完好的碉楼就是此人建修的。

张志诚祖上是湖广填四川迁来的,到片口后就居住在磨盘沟的上寨子,其父辈入乡随俗,所以修的房子全是羌族风格,吊脚楼,石头墙,加之勤奋努力,经营有方,很快就在片口买了很多地盘,并在磨盘沟修了几个寨子,开烧坊,大量养猪,现在磨盘沟仍还保留着上寨子、中寨子、下寨子的地名。随着财力和地方扩大,就开始向街上发展,并把儿女送出去读书,到张志诚这一代就发展得很好了,在街上有一定数量的街房,在乡下有大量的土地,烧坊也越开越大,家里请的“长年”(长工)也很多,土地租出去,光每年收租子就上百担,长工佃户无计其数。

国民政府也有军队在片口建制,当时的乡长就是由军队里的最高长官认定,首先要凭实力,看你每年能给军队出好多军饷,或帮军队添置好多武器,一般的人家是拿不出来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片口的首富就数张家和袁家。但袁二贡没有文化,是个实足的土肥鳖,所以乡长就只有张志诚来当。张志诚当上乡长后,随着势力的扩大,经商就更加方便,加以此人和外界交往甚密,各路袍哥、大爷到片口都要到他的门下朝拜,向他上寿(送礼),所以到快要解放时,是片口名副其实的富豪,碉楼就是在那个时候修建的。因袁二贡比他先几年就修了一座碉楼,但修碉楼时四方墙全是用土筑起来的,外观很好看,但不太结实,所以他修时全部从松潘和茂县请工匠来,完全按羌人的风格用石头砌墙,每砌一层中间用杉木杆子铺一层,非常结实,所



以在“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时都完好无损。

此人很有远见,把儿女都送出去读书,有几个在成都读了大学的,并在省政府谋事,家里接了几个媳妇也都是学生。此人文化素质也很好,也很有涵养,并不是那种蛮不讲理的。

当时流传着一个说法叫做“片口的张开(开罪、得罪)不得”。这里所说的“张”也并不是指张志诚一家,还有一个张家,就是出名的张家院子的张家,主事者是张敬秋,人称张老仙。他们这个张家和张志诚同姓张,但不是一个本家。这家早于张志诚他们来片口,据说明朝晚期(1600年前后)就在片口很有名声了,修了张家院子、上片口等三座庄园,都是几幢天井,古色古香,柱头和窗子都是雕龙画凤的,光是修张家院子从动工到完工都前后花了十年,上片口庄园,也很具规模,还修有地下室和花园。当时这个张家的后人有好几个在从军,并有在国军中当了团长的,在地方上很有势力,家里有很多条枪,如遇到有人敢公开对抗他们,就可以随便把你打死,不管你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在临近解放时,组织过几次叛乱,打共产党都是由他们家的三孙子张启荣带队去的,此时他担任片口乡保安团团团长,当地人民政府在1950年清匪反霸时在片口把他枪毙了。这家人临近解放时都跑到成都去了,房屋财产全部没收。由于两个张家的势力、财力加起来远远超过袁二贡,所以就形成了“片口的张开不得”一说。



## 赵家同杀袁二贡

袁二贡,名叫袁继光,又名袁胖子,原籍袁家平地,于“金银号”开木厂时随水运队到片口,是个“排子客”(专门从事水运放排子的人),并经常运些盐巴到片口来卖,因当时盐巴很贵,几经来回,本钱逐渐扩大,就抱给(入赘)袁家当娃。

由于此人舍得吃苦,做什么都很认真,经营有方,后就在麻元头开烧房,煮酒,喂猪,赚了钱就买地方,修房子,渐渐财力扩大。有了钱就出钱捐官,捐了个贡爷,当时仍实行科举制度,举、贡、生员都是闲职,无实权,因他排行老二,所以人们就叫他袁二贡。

此人随着势力壮大,财产巨增,就大肆购买地盘出租,每年收取大量的租子,在清嘉庆末年(1800年前后)就在片口的下街地段(王爷庙边上)修了一座碉楼,3层,高约20多米,四方用土墙筑起来的,每层都留有架机枪的洞,装修豪华,在当时的片口是座标志性建筑,解放后,乡人民政府就在那里办公,后在1958年由当地政府给拆了。

袁二贡随着财力增大,佃户增多,脾气也越来越大,对佃农手段也越来越狠,对交不起租子的佃户,经常拉到他家里去打,致使佃户都很怕他,怨声载道。他后来看上了本地一户人家的小姐,产生了纳妾的念头。殊不知,片口的张家三少爷(张志诚的堂弟)也同时看上了此女,由于都是片口的富绅、歪人(横行霸道之人),所以谁也不肯让谁,都在暗中出主意,致使对方不能得逞。但张、袁二家相比之下袁家的势力要比张家的弱些,因张志诚在片口当乡长,他的兄弟、侄儿们多在政府谋事,所以张



家就准备干掉袁二贡,但此事又不能公开进行,于是张家就把片口街上的“烂滚龙”赵家同找到,出钱叫他去把袁二贡杀了。

赵家同属街上的混混,平时在街上只要有人给他钱,叫他去干什么都行,但有勇无谋。第一次由张五老爷把袁二贡约出来转要,让赵家同预先埋伏在岩石上边,把石头准备好,当袁二贡一走到那里就把石头推下来打死袁二贡,给人们造成是石头自然垮下来的,是天灾。但赵家同在袁二贡还没有走拢时就把石头推下去了,所以没有成功,袁家也未怀疑此事。但赵家同拿了张家的钱,又没有把事办成,张家自然就不依,又找到赵家同商量,要他一定要把袁二贡弄死。赵家同也就横下一条心来,一天下午,袁二贡在“小可居”茶铺子的街沿上和几个大爷打牌,袁二贡就坐在靠街这一方,背后就有一根亮足柱头,赵家同就靠在柱头上假装看打牌,当看到是时候了,赵家同就用左手把袁二贡脑壳扳过来,右手用刀去抹颈项,哪知出手时被柱头一抵杀偏了,一刀杀到袁二贡嘴巴上了,并不致命。如他当时不把袁二贡扳过来,直接从背后一刀,那也结果了性命。这时街上人很多,在光天化日之下有人敢杀袁大爷,那可不是小事,张家虽知内情,但也不得不在众人面前把赵家同逮捕关起来。此事袁家就不依了,非要严惩凶手,张家也无法包庇下去,只好把赵家同押送到县衙去受审,但一到县衙,赵家同一交代,必然暴露真情,所以张家就买通了押送人员,准备在半路上结果赵家同的性命。当把赵家同从小路押送到小坝的白肚坪上的“弓弓桥”边,这一带山势狭窄、水流很急,押送人员趁四处无人,就把赵家同背上绑一块大石头推到河里,然后跑到县衙报案,说犯人在押送途中逃跑了。

但谁知此人冤魂不散,时隔不久,尸体就被水冲到石泉县北门外的河坝头搁起,当时轰动了治城,人们都纷纷跑到河坝里去看。恰好赵家同有一个在石泉县干公事的姐姐也跑去看,一下子就认出了死者是她的弟弟,并怀疑是被人谋害的,非要给其弟伸冤,多次找到片口乡管事的要求严惩凶手。片口张家无法,就把片口一个叫胡瓜娃的孤人抓去顶罪,据说此人后来死在牢里了,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事隔几年后,张袁二家又开了亲,张志诚的女子嫁到袁家为媳,仇人冤家又变成了亲家。

## 官封石泉县只能石家铸铎



在清顺治十年(1654年),当时的石泉县属茂州(治所在现在的茂县)管辖,县城设在现在的青石乡,周边乡镇大多居住着白草羌少数民族。当时的县官推行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尤其是羌族很歧视,认为他们是野蛮人,把他们居住之地称为蛮荒地,把他们统称“番人、蛮人”,对他们实行经济封锁、物资限制、政治歧视政策。这就引起广大羌民的不满,他们纷纷前往县衙找他们评理,但县官采取一律不予答复的态度,后来对前来找他们评理的羌民就用武力镇压,这更激怒了羌民的反抗情绪,于是这些羌民就组织起来公开对抗官府。

羌族老早就有上山打猎的传统,几乎每家都有一两支火枪,而且枪法都很准,在和县衙对抗中就显得实力非常强,几次战斗官兵都失败了。县官对此非常恼火,就上奏朝廷请求支援,朝廷几次派兵前来,但羌人多半居住在山上,对地形非常熟悉,你朝廷的援兵来了,他们就分散躲起来,不跟你打,等援兵走了以后,他们又出来继续对抗,弄得官兵也非常疲惫,但始终无法把这场战斗平息下来。当时官兵也使用一种土炮:就是用青杠树的树干挖空作炮筒,里面装火药和铁砂子和铅弹子,用引线把火药点燃打出去,但因炮身用木头做的,火药在里面燃烧,内径就越烧越大,直接影响射程,威力不大,所以对羌民威胁不大。后来军中有人提出用生铁铸炮筒,全部用铁做大炮,县官听后大喜,下令在全县召集工匠来铸大炮,但几经试验,都未成功,县官非常生气,把参加铸炮的工匠训斥一通,说这么大的一个石泉县就找不出一个能铸造大炮的人来吗?这时工匠中有人说,听说从贵州遵义府迁过来的石氏兄弟就是祖传铸铎的,不如去请他们来铸造。县官听后,就说你们为什么不早说呢,快派人去

请。

当时的石家从贵州遵义府迁至重庆巴南地区,经商未果后又迁至石泉县继续从事祖传打铁铸铍手艺养家。石家第四代五弟兄到石泉县后,分别居住在陈家坝、漩坪、治城(今禹里镇)、小坝、片口开铁匠铺和务农种庄稼。清顺治十年(1654年),也就是石泉县县官找到他们时,已是石家第五代传人,名叫石金元,此人正值壮年,对铸造技术已是炉火纯青了,当县官派人把他找到县衙把情况说明后,他满口答应。就召集本家的弟兄并带上自己的儿子石文贵一起来承接铸炮筒的差事。他们首先分析了前面这些工匠失败的原因,认为原先采用的一个炉子化铁水,而大炮炮身又大,需要的铁水多,不能一次浇铸,等到第二炉铁水化出来再浇铸时,第一次的浇铸面已经冷却了,把铁水倒进去后就不能很好的溶合,浇铸出来的炮身不是裂缝就是断裂,还有采用手工抬铁水去浇铸,这也造成第一次的铁水和第二次的铁水中间有时间差,也是不能很好溶合的原因。于是他们商量后,对炉子、模具进行了改革,采用三个炉子同时化铁水,把人工抬铁水改为从炉子到模具用引水槽直接供铁水,并三个炉子同时放铁水,一次浇铸,就这样一次取得了成功。把土大炮铸成后,县官非常高兴,马上派人通知军中拉去使用。这种大炮炮身長4米,口径20公分,射程50米,威力很大,在后几次讨伐白草羌的战斗中,羌人被打得落花流水,从此再也不敢进犯了。石泉县县令将这一功劳禀报朝廷,皇帝大喜,亲自下旨,责成石泉县县令重赏石家。石泉县县令接到圣旨后想,怎样重赏石家呢?给金钱、给荣誉好像都不太合适,跟师爷商量后决定,把石泉县的铸造行业专营权交给石家,作为对石家的奖赏。县令召集石家众弟兄和全县知名人士公开宣布了这一决定,后又再三强调了从现在起石泉县只准石家人从事这一行业,外姓人不得再涉足,同时鼓励石家众人,一是要保密此技术不得外传,二是希望石家把此技术发扬光大,把石泉县的铸造业发展得更好。从此整个石泉县铸铍和其他铸造全部由石家担任,石家众弟兄分别在全县各地从事这项技术,也认真负责地为全县百姓服务。

到石家的第六代传人石文贵继承父业后,对全县只准石家铸铍这个规矩有所改变了。因当时清政府也被推翻,也没有什么皇帝了,又因石家这个家族心胸都比较开阔,也乐于助人,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和当地人和谐相处,所以也不管石泉县封了只准石家铸铍,有些外姓人因祖上就从事这个行业,你现在不准别人做也有些不大符合情理,所以只要他们在技术上有困难找石家,石文贵都乐于去帮助别人。如治城的李家,祖上也是铸铍的,在石泉县令宣布只准石家铸铍后,也就在下一代儿女都没有

从事这个行业,都全部出去读书去了,但父辈仍在从事这项工作,他们接手给一个庙子里铸一口大钟,但因后继无人,光父辈几个无法完成,几经试验都失败了,最后找到石家请求技术上的支持,石文贵满口答应,并带自己的大儿子石明荣一道去。当时石明荣只有十六岁,但已技术精湛,不光是做模子,还能在模具上做字、做图案,样样精通。关于石明荣的事迹北川县志中有详细记载,他协助父亲在李家工作一月,终于把这口钟铸成功了,拉到庙里试,声音洪亮,外观好看,钟上面的图案、文字清晰,赢得了寺内外的一致好评,这使李家也挽回了面子。李家非常感谢石文贵父子,准备用重金酬谢,但被石文贵谢绝了,他说我们手艺人不会贪财,该付给我们多少工钱,我们只能收那么多,多一分不要,这使李家深受感动,认为石家人不光是技术过硬,而且人品也很好,和这样的人家交往很放心,后来李家商量打算将正在读女中的女儿许给石家为媳。当李家托媒把这个意思告诉石文贵后,石文贵满口答应,说现在双方儿女都还小,等成年后,再商定时间迎娶。几年后,石家将李家女中学生李泽兰接回与四儿子石明亮完婚,更加深了石李两家的感情,并且长期保持了生意上的合作关系。

后来,石文贵在1935年被红四方面军征去给部队打马刀,跟他随军去的小儿子石明海也参加了红军童子团,两爷子跟大部队走后一直杳无音讯,不知牺牲在哪里了。石文贵走后,石家的打铁铸铍重任无疑就落在了大儿子石明荣肩上,他带众兄弟分别在小坝、开坪、片口建立铍厂,开展铸铍、铸钟等铸造业务,他不光是技术上负责,还要在这几个地方负责管理,帮助兄弟们经营,拓展业务,尽职尽责地履行长哥当父的义务,到使几个兄弟都能独立经营为止。他还打破了石家铸铍不外传外姓的规矩,为了把自己的技术毫不保留的传下去,他先后收了十几个徒弟,遍布松潘、白羊、平武、江油等地。

解放时,石明荣积极参加农会协助政府清匪反霸、减租退押,1952年被选为川北行署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到南充参加了川北行署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并受到胡耀邦(当时川北行署主任)接见,后来又连任北川县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人民代表,片口成立工商联,由他担任第一任主任到1958年。他坚持不懈的实用技术创新,各种家具改革,1958年到北京出席了全国农具改革代表大会,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回来后仍坚持从事这项业务,把打铁、铸铍的技术不断创新,发扬光大,到他这一代已是石家第七代传人了。

## 国民党二十军在片口投诚

1949年冬天,随着全国的解放临近,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举向西南进攻,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川军20军,是杨森的部队,当时杨森挂军职,景嘉漠任副军长,驻守金堂,实际军队一切指挥全是景嘉漠负责。景嘉漠在金堂和解放军打了一仗,溃败后来北川,想把部队从片口带到松潘大草地去,但沿途都遭到解放军的追击,于1948年10月从外白到达片口后就住下了,准备在此地和解放军决一高下。



当时片口遍地是兵,一个军的人,虽说一路遭解放军追击,死伤了一些,但至少也还有六七千人,除街上每家每户住满外,连泽可、阴山湾、上片口、保尔窝都住满了兵,几乎是一家住一个班,甚至一个排,石开忠家里房子较宽,驻了一个机枪连。张志诚家里主人跑完了,军部就设在他家里。因解放军是从当时小坝的内外沟追来的,驻扎在东岳庙梁子上,川军就在片口河这边的白羊寨、青杠梁、圆包山、客家坪等几个制高点修筑工事挖战壕,准备和解放军决一死战。当时片口街上的老百姓有地方躲的都躲起来了,没有地方躲的就在家里不敢出来,街上除了兵,几乎无人,片口又再一次遭受兵灾。川军部队驻下的第五天晚上,就开始打仗了,解放军在东岳庙那边用迫击炮轰,20军在白羊寨这边也用迫击炮、重机枪还击,打了一个晚上,不分胜负。第二天稍作休息,晚上又开始打,但刚打到半夜,枪声就停住了,很多部队都还没拉上去。都很纳闷,不知道为什么不打了。有的就跑到军部去问,当时军长景嘉漠不在,据说是被人接走了。第二天就传出了景嘉漠昨晚被解放军的代表接到白草

坝去和谈已经基本达成协议,川军无条件就地投诚。这一消息传出,下面的营长、团长,旅长都不服,扬言要把景嘉漠打死。他们不服的是,你景嘉漠身为军长,不为弟兄们考虑,部队在金堂县吃了败仗,你不投诚,在其他几个大地方你也不投诚,硬要把部队拉到这个山沟里来才投诚。他们也知道全国的形势,国民党大势已去,投诚是迟早的事,但你把部队拖得筋疲力尽又到这么个小地方,连吃的都莫得,让兄弟们受尽了罪,有些连队基本断粮食,有的把金圈子、金戒指都拿出来换粮食了。听说有几个连队在重庆抢了一家银行,金银首饰很多,饿慌了就拿出来换粮食吃。当20军投诚后撤离片口时,片口的豌豆、胡豆都是吃光了的,更不用说玉米、小麦了。

驻在阴山湾的一个旅,听说军长要投诚后,就把枪炮砸烂,往地头水沟里甩,有一个重机枪连架起机枪往天上打,直到把子弹打完为止,他们把手榴弹,手雷到处乱甩,往地头埋,说是难得背,走的时候轻松些,这给后来造成很多隐患。解放后,当地老百姓挖地经常挖到枪支弹药,保尔窝还出现过小娃儿把手雷捡到耍,用石头砸,砸响了把人炸死了的事件。也有一些人在部队走的时候偷跑了,或躲起来,等部队走完了才跑出来,就留在片口了,有的抱(入赘)给别人当娃,有的给当地人“上门”,有的找熟人担保给别人当兄弟等等。后来这一部分人就成了每次运动的清理对象,北川县把片口列入抓阶级斗争的重点地区。因历史造成片口人口复杂,居住的人分布有5个省、30多个县,有很大一部分是20军留下的,还有一个团从白羊乡拉出去翻桦子林跑到松潘草地里去了,解放初的红原草地叛乱,就是这个团的人在作怪。接受投诚那天,解放军到片口街上只来了两个班,由一个叫郭参谋的带队,景嘉漠是由解放军保护着走的,投诚部队还是按原编制撤离,被押送着从片口下街场口过矮桥翻东岳庙走的,解放军的大部队驻扎在东岳庙和街对面白草坝后边的客家坪梁子上,把机枪架好监视着这支投诚部队离开片口。在20军部队过矮桥时,有好些兵就把枪和子弹往大河里甩,等部队过完后,光是长枪在河里都捞了上百支,还有被水冲跑了的不算。

20军走完后,解放军就来了,住在杨世贵的房子里,就是后来小学办幼儿班的地方。由于20军几千人在片口住了近一个月,把片口的粮食都吃完了,解放军就从治城和小坝运了一个多月的粮食到片口,才避免了片口人又一次因兵荒而吃草根树枝。后来,这支解放军部队就驻扎在片口,继续清剿国民党残匪和地方反动武装。

1950年1月,片口宣布正式解放,成立农民协会并开始清匪反霸、减租减押、土地改革等等解放运动。

## 片口清匪反霸

1949年,人民解放军把国民党20军在片口收编后,20军全体人马都在解放军的看管下离开片口,到金堂接受整编,随着片口就解放了,成立乡农会,建立新的政权,紧接着就开始土改,清匪反霸,把一些罪大恶极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反动会道门徒、恶霸地主、袍哥大爷拉出来斗争,让群众揭发他们的罪行,诉说贫下中农的苦难和受到剥削压迫的经历,通过群众的揭发把一些罪大恶极的报请区农会批准杀头。当时并没有成立法院,也不需要审理,只要有群众揭发,区农会的头头批示就可以杀头。片口



从1950年到1952年共枪毙11人,他们是国民党伪政府乡长卢维仁、张志成,国民党军政人员张建兵、张启荣、康宝芝,地主恶霸魏耀堂、于洞斌,袍哥大爷何朝建,反革命分子王顺仕,一贯道会首廖颖益,国民党师爷、反革命分子田华民,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笔血债,都是解放前残害贫下中农的凶手。下面分别叙述被杀的原因和经过。

1950年,片口第一个被枪毙的人是何朝建。何朝建,男,家住片口三江口,是百草河三江片区的浑水袍哥大爷,手下管理着一百多人,对三江口到东岳庙这一带施行控制。东岳庙是当时从片口走小路到县城和小坝的必经之路,各地来片口的行商、坐商、烟邦、土匪都要给这个码头办交接,给何大爷上寿。如果有人胆敢不办交接,不光你走不到路,还会有性命危险。当地有一个贫农出身的人叫李太奇,原是何大爷家中的长年,在国民党20军来片口时跑去给解放军带路。片口解放时,严朝炳带队成立土改工作团,李太奇参加了民兵,后来严朝炳任小坝区区长,就把李太奇选为通讯员,因他对小坝至片口东岳庙三江口的大小路都非常熟悉,就由他负责把小坝区上的文件、信息带回片口,又把片口乡农会的上报材料带回区上。那时没有电话,只有靠人跑,这样来往次数一多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然更引起了何朝建这伙袍哥大爷的注意。他们本身对李太奇从他家跑出来就很有意见,加上李太奇又当了严区长的通讯员,当时他们正在筹备攻打北川县政府,夺取政权,正需要掌握土改工作团

的动向,于是就派人埋伏在东岳庙梁子两边,等李太奇路过。那天李太奇一个人从小坝回片口,刚爬上牛啃土梁子就被埋伏在两边的土匪逮住了,被用黑布把眼睛蒙上押回三江口交何大爷处理。何大爷仔细搜查了李太奇身上的东西,把文件和有用的资料全部拿走,并把李太奇的手枪也收缴了。至于人吗,何大爷想,李太奇原本是他家的长工,对他的情况很熟悉,如今又是严区长身边的红人,如把他放了,他必定要报复,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他杀了。于是下令把李太奇双手用麻绳绑了,押到核桃坪那边一个小沟里用刀砍杀了。当时片口刚解放,局势很乱,土匪也很多,土改工作团人手又少,李太奇失踪后一直找不到。后来有个当地人到核桃坪扯草药发现了尸体,就悄悄跑到乡农会报案。乡农会马上派一些民兵和干部到实地查看,认出此人正是失踪的李太奇。把这情况立即汇报小坝区委,严区长听后大怒,说一定要严惩凶手,就派出工作组到三江口驻起彻查此事,很快就有了眉目,何朝建手下的弟兄们也纷纷跑来找工作组,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向工作组汇报。最后锁定是何朝建这伙所为,当把情况向严区长汇报后,严区长下令立即逮捕何朝建,并把他手下的王顺仕、张国泰等全部抓获。经审讯,何朝建承认是他安排张国泰等人去抓的李太奇,也是他叫王顺仕去杀的。严区长下令枪毙何朝建、王顺仕,把张国泰等人押送北川监狱坐牢。1950年2月10日,片口乡农会在小学操场召开公审大会,枪毙何朝建、王顺仕。这就是解放后第一批枪毙的人。

第二批枪毙的是魏耀堂、于洞斌。这两人都是以反革命罪枪毙的,魏耀堂曾杀死过红军,一直担任乡保安团队长,专门组织民团攻打政府和解放军,于洞斌担任乡保安团团练,负责教民团的军事、技术等,是国民党忠实信徒,也积极参加过组织攻打北川县政府。1950年3月,二人被抓到后不到十天,片口乡农会在小学操场召开公审大会,会后就直接拉出去枪毙了。

第三批枪毙的是张志成、卢维仁。这两人都是国民党伪乡长、恶霸地主。解放军进入片口时,这二人都跑去躲起来了,但暗中组织民团准备攻打解放军。张志成的儿子张建斌,解放前曾在成都担任省交通厅中层干部,对共产党的一些政策比较了解,临近解放时,回了几次片口,把一些情况和他老汉儿商量,劝他老汉儿自己做好准备,说国民党是大势已去,北川片口解放是迟早的事。但张志成不相信,仍然暗中组织民团准备攻打北川县政府。当他把队伍组织起来时,派先遣部队与小坝乡的民团会合一起往北川走,刚走到离北川县城还有十几里的大水湾就被解放军消灭了。所以后面的部分民团还没有开出片口场,听说先头部队已被解放军消灭,就自行散伙

了,张志成、卢维仁等人也被农会的民兵逮住了,押回乡农会关了几天后押送到小坝区公所,由严区长他们审判。二人在小坝关审了半个月,又被押回片口,第三天公审大会执行了枪毙。

第四批只枪毙了廖颖益一个人。廖颖益一贯道会首,长期在片口上街、横街的地主宫、南华宫两座庙内组织信徒开展活动。家有土地几十亩,请有长工7、8人,解放时划为地主,本人地主分子。解放后,一贯道被定为反动会道门,廖颖益被定为反动会道门徒,自然是政府镇压的对象,所以在1951年2月,经小坝区公所批准将其枪毙,据说枪毙时,廖颖益头戴一顶缎子瓜儿皮帽,一炮打在后脑勺上,瓜儿皮帽被子弹打飞上了几丈高的空中。

第五批枪毙的是张建斌、康宝芝。这二人都是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张建斌是张志成的儿子,1950年从成都回来后在北川新生政权县政府交通科任科长,直到1952年经查证,他在临近解放时,被他父亲张志成几次喊回片口商量如何对付共产党,如何反对北川片口解放,虽然他是极力劝他老汉儿,全国都解放了,北川片口解放是必然趋势,不要继续与共产党对抗,但终因没有劝住张志成,张志成还是组织了民团去攻打北川,加上他家里被划为地主,当时的政策是:被划为地主成分的成员只要年满十八岁都定成地主分子,都是专政的对象,张建斌是张志成的三儿子,年龄当然超过了十八岁,因当时他在县政府工作,所以没有定为地主分子,1952年清匪反霸已接近尾声,又把他清理出来定为地主分子,押回片口,以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罪名将其枪毙。康宝芝,原是旧政府小坝区的文书,后又担任片口乡公所的文书,解放军来片口后,又被安排在新成立的乡农会任文书,他和唐海源都是乡农会的主要写手,片口颁发的土地证和各种文书都出自这二人之手,一手毛笔字写得非常漂亮,后唐海源在小坝区上参加了清匪反霸的会议后,回来就自杀了,如果他不自杀共产党可能也不会枪毙他。康宝芝,也是清匪反霸快结束时被逮捕的,1952年4月份和张建斌一起在片口学校开公审大会被枪毙的。

最后一个枪毙的是张启荣。他是临近解放时才当上片口的乡长,此人从小在外面读书,知识渊博,后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连长,他是片口首富之一,张老仙张敬秋的孙子,其父母随爷爷很早就离开了片口,但他们在上片口的庄园还在,所以他在1947年回到片口,刚开始担任片口民团的团长,组织把片口民团训练得井井有条。1948年,由于张志成不想再当乡长,就把他推上了乡长的位置,刚当不久就解放了,此人对共产党十分不满,北川解放后,片口几次组织民团攻打北川都是由他带队。

1950年被共产党抓住,先后关在小坝区公所和北川县监狱,经过多次审讯,他仍不服罪。1952年4月,押回片口交群众批斗,每次批斗他都不服,和揭发他的群众顶嘴,农会的领导感到很头痛,最后决定押回小坝区公所做最后审判。片口派了四个民兵自卫队员押送,小坝很快判为枪毙,第三天押回片口。就在押送途中出了事,罪犯把一名自卫队员拖到百草河中淹死了。事情的经过是,张启荣从小坝被押回片口,是由县大队2名解放军和片口押送张启荣到小坝的4名自卫队员共同负责押送的,快拢片口时,2名解放军看已经安全就转身回去了,由四名自卫队员继续押着走。要经过一座矮桥,走到河对面的白草坝,张启荣就不时地回头看,这就引起了自卫队员的注意,认为张启荣是不是想逃跑,但张启荣双手是麻绳绑着的,只要绳子不掉他逃跑是不大可能的,当走上矮桥时,有个叫雷先云的自卫队员上前把绑张启荣麻绳的尾端绑在自己手上,并从张启荣被绑的手臂中把自己的手穿过去两人连着走,他想的是我把你连在一起,看你往哪里跑。谁知,刚走到桥中间,张启荣就纵身一跳,把雷先云一起拖进了河里。因这条河平时流量就比较大,加上正是汛期,水很大,二人马上就被冲走了。这时桥上的自卫队员拿着枪都不敢打,怕伤着雷先云,只有顺着大河两岸向下游跑去拦截。跑着跑着就发现河里只有张启荣了,雷先云已不知去向,这时自卫队员才忙向张启荣开枪射击,但均未打中。后在离矮桥约一里的叫鸡冠石的地方,张启荣终于浮到岸边来了,但手还是绑着的。自卫队员把他抓住时问他雷先云呢?他说他们下水后,雷先云就被大水把手冲开了,但他不会水,分开后就被大水冲走了。他自己从小游泳功夫就好,所以一点都没被淹倒。后在鸡冠石下游一里的地方才把雷先云的尸体找到。当这一消息传到片口街上,乡农会、自卫队、街上的老百姓都纷纷跑到下河坝来打张启荣,要求立刻处死张启荣为雷先云报仇,当时群情激愤,场面即将失控,还是解放军出面把张启荣从后街小路押回乡农会的。第二天在小学操场开公审大会,当把张启荣押上审判台时,群众愤怒了,又纷纷涌上台来打张启荣,雷先云的母亲一上台就昏倒在台上。群众揭发张启荣时,他仍然拒不认罪,还开口大骂。当台下群众喊口号:“农民要翻身!”他也喊:“永远翻不了身!”把解放军和县中队的战士气坏了,就用刺刀往张启荣腿上扎,当公审大会快结束时,宣布死刑后,张启荣两条腿已被刺刀扎得尽是口子,鲜血长淌,但他仍桀骜不驯,押往刑场,一路还喊着反动口号,所以解放军在还没有把他押到刑场时就开枪了。张启荣也是片口清匪反霸时期枪毙的最后一个人。

## “国民党特务”在片口

陈伟，三台县刘营地人，毕业于南京国立医务大学细菌系。后分配到成都某中学教书，解放前两次到台湾。

第一次是在1946年，国民党政府把大量的书籍和文物分类包装运往台湾，在分类包装时需要大量知识分子来工作，于是就从各学校抽人。陈伟被抽出来整理资料，当第一批资料整理完后，就把参与整理资料的原班人马连同资料一起运往台湾去。到台湾后也就由这些人把整理好的资料分别放入指定的位置，后又返回大陆，继续参加第二批整理。所以陈伟就随这批资料第一次到了台湾，回来后又继续参加第二批整理。

当第二批文物和书籍清理完后，也就是1948年，陈伟他们又随第二批文物飞到了台湾。这时台湾也很混乱，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家属都纷纷来到台湾，在台湾建立自己的家。但当时国民政府是准备把陈伟他们这一批人留在台湾，因当时台湾已在筹建故宫，需要大量的有这方面知识的人来工作、来管理，但陈伟按他后来在接受批斗时的说法，他当时25岁正值青年，看不惯国民党那一套腐败体制，他也在成都和重庆等地看到了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他一心想回大陆看一看共产党领导天下的情况，于是他就趁混乱又上了返回大陆的飞机，回到了大陆。回来后已是1949年上半年，大西南正在解放，他还是回到他原来的学校。

解放后，学校恢复了正常上课，他继续担任教师，直到1957年大鸣大放时，他在学校里随口说了一句“到台湾赶飞机犹如赶班车一样方便”的话，被老师反映到上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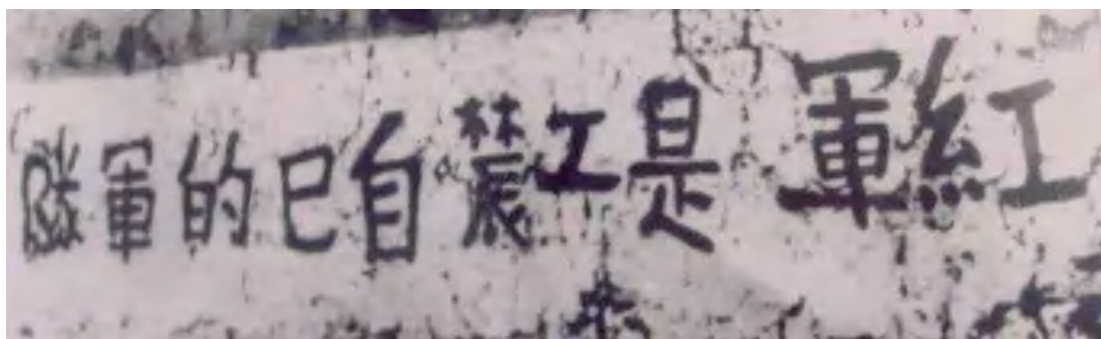


去了，那时刚开始整风反右，学校就把陈伟抓来批斗。一查就查出他解放前两次到台湾的事，硬说他是国民党派到大陆的特务，天天批斗，要他交待出国民党的地下组织名单、是谁派他来的、任务是什么、回大陆要暗杀谁等等问题。就这样批斗了几个月，始终没有挖出什么，陈伟自己说他本人是清白的，并不是国民党的特务，回来就是自己不愿意在台湾生活，所以随便怎样批斗、殴打，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后来学校也没有办法，请示上级，因那时狠抓阶级斗争为纲，认为只要有右倾思想的都一律打成右派，还何况你陈伟两次到台湾给国民党办事，那不是特务是什么？所以在1960年就把陈伟定为国民党特务，开除出教师队伍，下放农村。

这时的陈伟才30多岁，又没有结婚，回到老家三台，家里又没有什么人了，从小读书，又没有参加过劳动，农活根本干不来。家里原来的两间土坯房已淋垮了，又无房屋住，简直无处安身。往年的同学、朋友都因他被定成国民党特务而不敢接待他，这时的陈伟只有四处漂泊流浪。

后来，陈伟听人说北川大山区那里阶级斗争抓得松，可能要好过点，于是他一路询问来到了北川县片口乡。那是1962年时，当地公共食堂已撤销，大跃进基本结束，片口地区已开始允许开九边地（房边、路边、田边等），可以私人开垦出来种菜或粮食来补贴家里生活，在生产队分的粮食不够吃，街上的馆子买饭又都要凭粮票。陈伟走到片口街上已是下午，身上没有粮票根本买不到饭，只好漫无目的地顺到大河边的小路往上走，走到现在的熊猫桥时，他实在不知道往哪里去，感觉有些累了，就在那里坐起。由于没有吃饭，全身无力，这时已是晚上七八点了，又是冬天，天气很冷，几乎全黑了，这时他看到前面有几户人家有亮光，心想管他如何，前去找点水喝。于是摸着黑走到那里，敲开门说明原因，当然不敢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只是说他来这找亲戚，迷了路无法，要点水喝。这家人姓王，是片口乡沟口村四组人，王大爷一看，此人年轻力壮，身体健康，是个好劳动力，





就有心把他留住帮自己家开九边。那时已有好多下河人没有吃的往山区跑，片口已有几家捡了几个外地人，还有捡到女人当媳妇的。于是王大爷就叫他进来，并叫他吃饭，留他住宿。第二天王大爷就直接给他说明，你既然是一个人，亲戚又没有找到，不如就留在我这里帮我做活路，我供你饭吃好不好？陈伟听了此话，心想自己本来就无家可归，又没有饭吃，管他如何，暂时留下再说。于是就答应王大爷在王家住了下来。白天跟王家人上山挖九边地，晚上就住在家里。

陈伟从读书起就养成了一个习惯，爱看报纸，不管什么报纸都看，当时片口还很封闭，公路都没有通，报纸只有一周或半个月送得到一次，订报纸的人很少，乡下根本看不到报纸。头几天陈伟白天做活路，晚上安心睡觉倒也没有啥。后来，如遇天下雨，无法做活路，闲的无事，他就到处去找旧报纸看，或找小学生的活页文选看。那时片口当地文墨人很少，喜欢看报纸的人更少，他这个举动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赶场时就有有人把他的情况在街上说了出来。那时全国都是以抓阶级斗争为纲，防止阶级敌人破坏社会主义，所以有人马上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沟口大队，大队书记李仕全，此人是红人，抓阶级斗争很有经验，听后心想那此人肯定有问题，一定要好好查一下，于是就派人去沟口上把陈伟抓来在大队部审问。当时陈伟啥也没说，只承认是来走亲戚。李也无法，就把这一情况反映公社。公社书记也觉得这个人有问题，就把这一情况反映到县上，县上又派人来查，也没有查出什么。但县上决定既然此人有大问题，未弄清楚就不能放走，但也不能住在贫下中农家中，就安排由大队给他单独搭建个简易房子让他住下，白天劳动，晚上接受审查，从此陈伟也就算正式落户片口乡沟口村了。后到1963年县公安局抽人去成都调查核实，陈伟确实曾经两次到过台湾，被组织上定成国民党特务，开除下放农村的。当把这个调查结果传达给片口公社时，公社决定一定要把陈伟这个国民党特务严加看管，并责成大队每天派人监督劳

动，晚上批斗。公社如有批斗会，每次都要把陈伟作为一个重点来批斗。那时批斗地、富、反、坏、右时，手段极残忍，贫下中农们出手就打，开口就骂，各种体罚都用上了。有几次把陈伟打得死去活来，屎尿都屙到裤子里，被好心人抬回去，要睡好多天才能下床走路。他每天除了爱看报纸外，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从不乱说话，他订报纸的钱全部是他靠他自己去老林头拾柴背到街上去卖得来的钱，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钱凑起来订报纸，所以当地群众都觉得此人不像特务，开始同情他，有的还悄悄地送给他一些药和吃的。大队干部不在时，就让他干些轻松活或干脆让他休息。他也就这样坚持下去。

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小将纷纷起来造反，片口也不例外，群众分成几派各自为自己的观点争斗、打闹，整得沸沸扬扬。这样也就放松了对陈伟的监督、批斗，倒也使陈伟过了几天安稳日子。但他仍然保持着天天看报纸、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他相信共产党总有一天会还他一个公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粉碎了“四人帮”，很多事情都拨乱反正了，中央也开始给地、富、反、坏、右摘帽子，落实政策，陈伟也没有被监督得那么紧了。公社革委会决定，把陈伟弄到公社修新电站工地来给伙食团背柴和守工地，没有人监督，只是叫他每周写一份检查交到公社来。

到1976年，陈伟的冤案终于得到澄清。北川县公安局来了一个副局长来宣布对陈伟平反的决定，说原来把他定为国民党特务是错的，全部撤销，并恢复工作，让他回到原学校去教书。当陈伟接到这份平反决定时，真是悲喜交加，泪流满面地呼喊道：“我相信共产党是会还我一个公道的！”他简单把片口一些事处理后，就回成都找到了原学校，由于他离开学校十多年，教其他课也跟不上形势，但他英语基础很好，那时中国各学校都缺英语教师，就将他派到康定中学去教英语。但好景不长，不久就被查出患了胃癌，并且已到晚期，学校安排他住院治疗，1977年3月因医治无效死亡，时年54岁。这就是所谓片口一个“国民党特务”的遭遇。

# 茶马古道老片口

李承隆

这里是北川大熊猫的故乡,竹林沟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家园;  
这里曾经是“白草番”羌人的聚集地,白草羌的故事在这里世代传扬;  
这里是茶马古道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享有“小成都”美誉,曾经商贾云集,财达三江;  
在这里,那座依然耸立的百年石砌碉楼见证着片口昔日的繁华和历史的变迁……

## 藏在深山里的人间仙境



在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西北部的岷山山脉中,有一座曾经号称“小成都”的古镇,静静躺在崇山峻岭间。每日,白草河水从小镇喧嚣而过,晨曦与落日透过云华山升起的云雾,抹抹阳光静静泻在古街中心那座高高的古碉楼之上,开启了片口人周而复始幸福而美好的一天。

“九口归一片”。片口乡是古白草羌的居住地,俗称:白草番。白草河是片口的灵魂,它指向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白草番”。作为古代羌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他们曾在明代不惧强暴、揭竿而起,终为整个族群带来风云激荡的百年传奇。而片口古街上的晨曦与落日仿佛是千年历史的缩影,这座茶马古道上川甘陕“东小路”的重镇,业兴千年,财达三江。但如今,“小成都”的记忆只残留于少数尚健在的老人口中。

在夕阳的余晖中,古镇如一位垂暮的老者,他似乎早已忘记了自己曾经拥有过的辉煌和繁华,看淡了曾经发生过一幕幕风云变幻,人情世故。历史更迭,美好的回忆在时光的记忆里慢慢的沉淀……

## 片口老街是一道迷人风景

古老的片口古街是一个有故事的古街。凡是去过片口的人,都会被片口老街独特的设计和魅力所打动。

整个片口古街是一座船型布局。因片口地形几面临水,把街道修成船型,水涨船高,就不会被水淹。从下场口到上场口,古街地势逢高就高,采用石梯子,平地铺石板。街中间有一条水沟从上场口引水一直流入下场口,每十户人家门前留一个长五尺左右的洞口,供大家舀水、洗菜、洗衣服用。其余地段全部用石板盖好,并保持长期水流畅通,为防火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片口自古一直是茶马古道甘青道“东小路”上的一座重镇。清末至民国时期,片口至松潘的道路上马帮穿梭、片口商贾集聚,商贸往来日渐兴旺。这是由于成都至松潘这条商贸线,客商往往选择穿越北川经停片口,该线路在当时较容易走大宗商品(主要是鸦片,注:当时清政府禁烟失败后,几乎公开承认种植,买卖鸦片合法),其最重要的是比较安全。

片口作为商贸线上最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与中转站,云集了云、贵、川、陕、甘、安徽、福建六省和省内七个专区八十多县三千多人,他们常驻片口进行商品贸易。除了鸦片之外,茶叶、洋货、藏区特产商品也十分丰富,大量外来人口不仅带来物资的繁荣,同时还带来各种文化思想和习俗在这里交融、碰撞。

昔日老片口商贾、帮会、匠人、僧众、传教士等各类人三教九流汇集;汉、羌、藏人等各族人开店设铺百业兴旺;街上有会馆、庙宇、教堂、烟馆,茶馆比比皆是。在当时,成都有的,片口就有;成都兴盛的,片口也不落伍。凡是到过片口的人都深深感到片口的繁华,片口的热闹,片口的好耍,那时片口已然是“白日场”(天天可赶集),夜市开到晚上半夜,各类馆舍通宵营业,所以很多外地人都说片口简直就是“小成都”。



## 民俗风情演绎古今传奇



片口乡是古白草羌的居住地，现如今居住有羌、藏、回、彝、黎等少数民族，是北川多民族聚集地。昔日的片口本为羌人聚居之地，贸易往来不仅吸引大量客商，同时让羌藏汉三族人们在此和睦相处，共谋发展。而今，大量的古迹遗迹与习俗

传说都保留着三族人共同的印记。如去掉防卫功能的民居(木构吊脚楼)、汉传庙宇、天主教堂、庙会、祭祀与节庆、生活习俗、传奇故事等。一块砖木、一段祭词、一顿乡食，无不记载三族和好，共同繁荣发展的方方面面。被遗弃的记忆仍在述说过往的日子，和那段无法言说的时光魅力。

追寻片口记忆，体验民俗魅力。而如今片口人没有忘记他们的祖先，也没有忘记片口的历史文化。

“片口可以说是北川民俗文化最丰富的一个乡镇，几乎每个月都有活动。”据片口当地人刘良虎介绍，目前，片口挖掘恢复的民俗文化活动有：正月初九“上九会”耍火龙，三月初三抢童子，六月十九“观音会”抬狗羞灵官、祭天耍水龙，腊月初八“尔瓦热”(羌族感恩节)等。“高跷舞狮”更是片口一绝，文阵武阵那耍的都是真功夫啊。”“高跷舞狮”已名扬四方，每逢重大节庆活动都会隆重上演。白草羌族婚嫁仪式、传统打铁技艺、民间小吃更是远近闻名、脍炙人口。这些具有片口印记的民俗文化也在一代又一代继承发展。

片口各类民俗文化活动的开展，繁荣了文艺，刺激了消费，促进了交流和发展，更让人找寻到了昔日“小成都”的繁华，体会到“白草羌”独特的人文魅力。

## 红色文化传承发展

“1935年4月24日，红军先头部队30余人占领片口。5月2日，邓锡侯部驻松潘城防司令派连长曹钧衡带领一个连和操持的少数民族武装进攻驻片口红军，红军寡不敌众，暂退小坝。5月11日，在我爷爷安登榜的全力帮助下，红军当晚奇袭野猪窝，取

得东岳庙战斗胜利，将邓部驱至马鸣。5月15日，红军一部从平武县水晶出发，经松潘县白羊场到达片口。7月中旬末，红军离开片口。”安波博士是土生土长的北川片口人，他对爷爷“红色土司”安登榜参加红军这段历史津津乐道。

“在片口期间，红军成立了片口乡苏维埃，治所在麻园。成立了竹林、磨盘、白草、泽可、三江、永清、白杨寨、小溪、何家院9个村苏维埃。开展了土地革命，重新分配土地，打土豪、分浮财；组织生产、恢复经济。片口人民广泛积极支援红军，为红军筹集、运输物资，参军扩红。”

红军是20世纪上中叶，给片口这个鸦片泛滥，豪强、军阀、帮派横行，草菅人命的三县交界山区羌地带来的第一缕曙光，虽然当时只有2个多月，但它让人们看到并感受到了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磅礴力量和新世界、新秩序的魅力，它播下了共产主义的种子。红军以拯救亿万人民于苦难、重新建造一个新世界的救世情怀和方式，给片口羌汉各族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烙印。这些都凝聚成为片口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

在毗邻片口乡的松潘白羊乡境内至今还留存有沙树林篆刻的红军标语。这段光荣的红色历史，片口人民不会忘记，片口-白羊一带的红色文化也逐渐成为片口乡的一大旅游资源。



## 文旅融合康养圣地美片口

片口之美在于风光宜人。如今的片口，人文厚重，产业兴旺；绿水青山，四季风光各有千秋。片口集古老和文明于一体，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文旅融合发展。一年四季，前来休闲观光旅游的游客不计其数。片口，已然是远近闻名的康养胜地，世外桃源。片口乡境内均属白草河上游，地貌以山地为主，属东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空气湿润，全年降水量在800cm左右，主要集中在7~10月，从12月开始境内就开始打霜降雪，其红叶景色尤为壮观。入冬后，到片口赏彩林，看红叶；过羌年，赏雪玩雪……无不是人生一件美事

片口之美在于自然和谐。片口境内生态系统完整，保存有完好的生物群，生物资源十分丰富。境内森林景观丰富多彩，生态环境清幽宜人，整体景观壮丽迷人。植

物呈垂直带状分布,从低海拔到高海拔共分布5个植物类型,其中不乏古老的子遗和特有的植物物种。动物种类繁多,有各类脊椎动物380余种,其中有大熊猫、金丝猴、野牛等一级保护动物,有一级保护树种银杏、珙桐、红豆杉等珍稀植物。四川省片口自然保护区就在该乡境内。全乡森林覆盖率达85%以上。

片口是北川名副其实的中药材之乡。全乡种植中药材7万余亩,木本中药材以厚朴为主,草本中药材以云木香为主,另外还种植大黄、山药、黄连、当归、玄参及其它中药材,由于独特的自然条件,片口中药材质量高,品质好,是群众收入的主要来源。

片口之美在于产业兴旺。老片口系列土特产演绎纯正的北川味道。片口每年生猪(含特种野猪)存栏3800头,年出栏3200余头;给猪喂的主食是粮食,主要有大豆、玉米、红薯等以及山间野菜。集圈养和放养相结合,猪吃的是没有农药残留的野生植物,喝的是没有污染的山涧泉水,至少喂一年才屠宰。

片口的野生药蜂蜜闻名遐迩。片口乡目前共养蜂4000余箱,年出产深山药蜂蜜达30余吨。片口乡药蜂对生存环境有特殊的要求,在远离空气污染的山涧林中筑巢、采蜜,空气中富含负氧离子,含氧量高。采食的是林间药材花,产出的是极具保健作用和营养的高品质蜂蜜。片口药蜂蜜味道纯正,口感舒适,实在是养生极品。

昔日“小成都”,今日美片口。片口,一座隐匿在凡尘的人间仙境,历史文化古镇。

这里,民风淳朴,民俗独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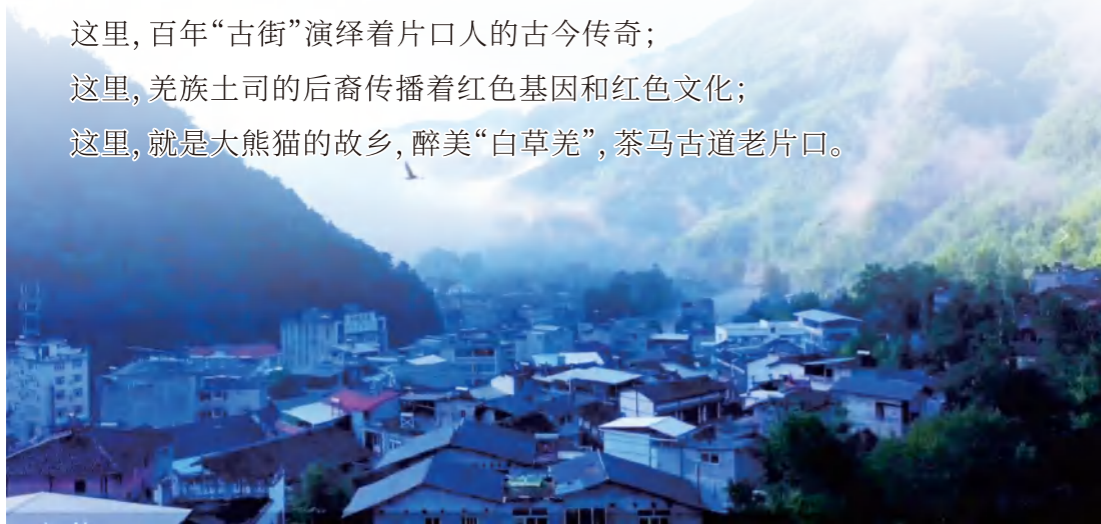
这里,拥有白草羌人祖先传承至今的文化遗产;

这里,百年古“碉楼”见证着片口的历史变迁;

这里,百年“古街”演绎着片口人的古今传奇;

这里,羌族土司的后裔传播着红色基因和红色文化;

这里,就是大熊猫的故乡,醉美“白草羌”,茶马古道老片口。



## 编者的话

石开忠先生是土生土长的片口人,从小耳濡目染,对当地的民俗文化、传说故事烂熟于心,对挖掘、保护、传承、弘扬民间文化热心组织积极参与。为了让民间文化不断档,不被毁湮灭在纷繁的各种潮流中,他历时数年收集、整理、撰写了这本《片口龙门阵》。

由于大多数内容来源于当地民间口口相传,内容既有当地史实方面的蓝本,也有不断的加工渲染、夸大或被神话的成份。我们在选编过程中,对于部分与史实不符或无可查证的,作了适当的取舍和修定,对被神话或迷信色彩的,尽量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

来自民间、流传在民间,内容不免会有失实或错误,需读者去伪存真去甄别,去洞察传说背后的历史真像。

一个乡镇区域的资料汇编成册,不失为一个有借鉴意义的良好开端。我们也希望其他乡镇和各有识之士能为我们提供更好、更多、更详实的区域文化史料。

本书在修定过程中,得到了有关领导、各方面人士的大力支持,我们一并表示感谢,对于书中错误不足敬请指正。